

# 荡寇志

## 结水浒全传

山阴忽来道人俞万春仲华甫手著

这一部书，名唤作《荡寇志》。看官，你道这书为何而作？缘施耐庵先生《水浒传》并不以宋江为忠义。众位只须看他一路笔意，无一字不描写宋江的奸恶。其所以称他忠义者，正为口里忠义，心里强盗，愈形出大奸大恶也。圣叹先生批得明明白白：忠于何在？义于何在？总而言之，既是忠义必不做强盗，既是强盗必不算忠义。乃有罗贯中者，忽撰出一部《后水浒传》来，竟说得宋江是真忠真义。从此天下后世做强盗的，无不看了宋江的样：心里强盗，口里忠义。杀人放火也叫忠义，打家劫舍也叫忠义，戕官拒捕、攻城陷邑也叫忠义。看官你想，这唤做甚么说话？真是邪说淫辞，坏人心术，贻害无穷。此等书，若容他存留人间，成何事体！莫道小说闲书不关紧要，须知越是小说闲书越发播传得快，茶坊酒肆，灯前月下，人人喜说，个个爱听。他这部书既已刊刻行世，在下亦不能禁止他。因想当年宋江，并没有受招安、平方腊的话，只有被张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话。如今他既妄造伪言，抹煞真事。我亦何妨提明真事，破他伪言，使天下后世深明盗贼、忠义之辨，丝毫不容假借。况梦中既受囑于真灵，灯下更难已于笔墨。看官须知：这部书乃是结耐庵之《前水浒传》，与《后水浒传》绝无交涉也。本意已明，请看正传。

## 第七十一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

话说梁山泊上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，当夜做了一场凶梦。梦见长人嵇康，手执一张弓，把一百单八个好汉，都在草地尽数处决，不留一个，惊出一身大汗。醒转来，微微睁开眼，只见“天下太平”四个青字，心头兀自把不住的跳，想道：“明明清清是真，却怎么是梦？”披衣坐起，看桌子上那盏残灯半明不灭，便去剔亮了灯。再看那四壁静悄悄地，只听得方才那片哭声，还在耳边，真个不远。卢俊义大疑，道：“怕他真有此事！”跳下床来，走到房门边细听，越听越近越不错，只在房门外天井里，哭得好不悲伤。卢俊义大怒道：“有鬼么，我此刻还怕他是梦！”便去床上拔了腰刀，右手提著，左手去拔了门闩，拽开房门，大踏步赶出天井里看时，只见满庭露气，残月在天，那片哭声兀自在青草里。卢俊义直赶到外边一看，吓，原来是青草堆里许多秋虫，在那里唧唧嘈嘈的乱鸣乱叫。卢俊义看了一转，走进房来，把房门仍就关上，把腰刀插好了，坐在那把椅子上，灯光下想将起来，好不凄惶，叹口气道：“再不道我卢俊义今年三十三岁，却在这里做强盗。梦虽是假，若只管如此下去，这般景象难保不来。招安不知在何日。可恨那班贪官污吏，逼到我这般地位！今日如果做得成，亦未尝不妙。”听那谯楼更次，已是四鼓一点。又想了一回，只得上床去睡，

翻来覆去那里睡得著。听著更鼓，渐渐五点，正要睡去，忽听外面人声热闹。

卢俊义听了半歇，愈加惊疑，正要起身去看，房门外一派脚步声，已赶到房门前，乱敲乱叫道：“卢头领快起来！”卢俊义吃了一惊，跳下床来，忙问甚事。外面两三个人应道：“头领快来，不好了！”卢俊义大惊，一面开门，一面问道：“甚么事不好？”那四个外护头目道：“忠义堂上火起了，正烧著哩！”卢俊义听说是火起，反倒放了心，随那几个头目赶到忠义堂前，只见蒸天价的通红，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，已被大火卷去，连旗竿都烧了。宋江同许多头领，立在火光里，督押火兵军汉，各执救火器具，乱哄哄的扑救。那火那里一时救得灭，只见哔剥爆响，黑烟红焰，火片火鸦，翻翻滚滚的只顾往天上卷去。西风又大，烈焰障天，残月曙星，都无颜色。那些水龙水箭，横空乱射，好似与他浇油，满地下的水淋得象河里一般，那火总不肯熄。只见公孙胜打散头发，仗剑喷水，驱那力士天丁就掇泊里的水来泼。虽有几处乌云肯拢来，怎当得火势甚盛，反把乌云冲散，落下来的没得几点，全不济事。公孙胜只顾踏罡步斗，诵咒催逼。直到天色大明，火势已衰，那乌云方得盖紧，大雨滂沱，泼灭了余火。及至太阳出来，忠义堂已变了一片瓦砾白地。那两边的房屋，也不免延烧了几处。众军汉把一切器具，及各头领的箱笼什物，仍搬归原处。

宋江到后面厅上坐落，大怒，叫把忠义堂上本夜值宿的两个头目、三十个军汉，一齐拿交铁面孔目裴宣严讯，因何失火，立等回报。山前山后各处头领，已自得知火起，不敢擅离职守，都差人来禀安。少刻，裴宣亲来颤覆：“严讯两

个头目，都供称四鼓时候看见一个人，身子甚长，手执著一张弓，走上忠义堂来。众人喝问，那人并不答应。上前去捉他，却不见了。正骇异间，不知怎的却火起。又严讯众人，都这般说。只有几个睡着的说不知情。”卢俊义在旁边听得，心中大惊。众头领也都骇然。只见宋江道：“这厮们眼见是不当心，不知薰蚊烟，煮饮食，走了这火，却将这荒唐话来支吾。竟照我们定的条律，凡失火烧毁忠义堂、忠义堂上房，及军营内烧毁中军帐房，不及令旗、令箭、兵符、印信者，不分首从，皆斩立决律，斩立决。”说罢，便伸手去案上取那面刑人的白旗，拔下来掷去，就叫裴宣典刑。卢俊义忙上前止住道：“哥哥容禀：这事委实蹊跷。小弟四鼓之时，也得一梦。梦见一个长人，执弓到忠义堂，醒来便已火起。正与头目、军汉们的口供相符，恐真有别情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兄弟，这班男女，你救他则甚！我若赏罚不明，何以令众。”遂不听卢俊义的话，催裴宣斩讫报来。裴宣只得拾起那面旗来，走出去。只听得辕门外炮响，须臾血淋淋的三十二颗首级献于阶下。

裴宣缴令毕，宋江吩咐将首级去号令了，对众头领道：“皆因我宋江一个人做下了罪孽，平日不忠不孝，以致上天降这火灾示警。倘我再不改，还望众弟兄匡救我。”众头领道：“兄长过谦。”吴用道：“那日识天书的何道士在山上时，曾对小可说起。他说深明堪舆相地之术，说这梁山本是廉贞火体，那忠义堂紧对山前南旺营，门壁朱红的，又是甚么祝融排衙，今年七月尽，防有火灾。小可以为无稽之谈，不放在心。今日果应其言，何不再叫他来问一声？”宋江道：“军师何不早讲？”便差人赍带银两，去聘请何道士。

这里山前山后众头领差来禀安问候的，络绎不绝。宋江也辞了众人，去上房里禀了太公的安。

不两日，何道士请到。宋江请他进来，见礼毕，赐坐。宋江问起忠义堂将要动工，却如何起造。何道士道：“小道前日在此，曾对吴军师说起，七月大火西流之时，忠义堂必有火灾，今日果应。将来造时，不可正出午向，须略偏亥山已向，兼壬丙三分，大利。四面都用厂轩，露出天日。比旧时低下三尺六寸。门壁不可用红，即使仪制如此，也须带紫黑色，不可全红。‘忠义堂’三字，旧用全红金字，今须绿地黑字。如此起造，不但永无凶咎，而且包得山寨万年兴旺。”宋江大喜，便邀何道士同一干头领，到那忠义堂屋基地上。那瓦砾已自打扫干净，何道士就在空地上安放罗经，打了向桩，另画了四至八道的界限。都毕，宋江设筵款待。宋江闲问道：“山下近来有甚新闻否？”道士道：“别的没有，只有近来一个童谣，不知怎解。”便说那童谣道：“‘山东纵横三十六，天上下来三十六，两边三十六，狠斗厮相扑。待到东京面圣君，却是八月三十六。’人都解他不出。”宋江笑道：“‘东京面圣君’，明明是应我们将来受招安之意。”吴用道：“谣里之言，共四个三十六。那三个正应我们现在一百八人之数，还有一个，想是未来的弟兄之数。”宋江便邀何道士入伙。道士道：“深蒙头领雅爱，只是小道有个老娘，染患疯瘫之症，不能起床，受不得惊恐。先父殁了多年，兀自未曾入土。更加家兄出仕在外，恐连累他。”宋江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待令堂归天之后，邀令兄同来聚义。”何道士欣然应了。宋江将金帛谢了道士，便叫道士一发择个吉日兴工。那道士把左手五个指头掐了一回，选就了一个黄

道吉日。

当日，宋江著人送道士下山，便叫青眼虎李云采办木料砖石等物，依吉日动工起造，直至十二月方才落成。依旧金碧辉煌，焕然一新，仍竖起替天行道的杏黄旗。忠义堂两边又造了两座招贤堂。凡有以后入伙，在一百八人之外者，便都在招贤堂上，依先后入门排坐位。众头领连日庆贺欢饮。

那梁山泊一百八人，自依天星序位之后，日日兴旺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准备拒敌官军，攻打各处府厅州县的城池。自那徽宗政和四年七月序位之后，至五年二月，渐渐聚到四十五六万人。连次分投下山，打破了定陶县；又渡过魏河，破了濮州；又攻破了南旺营、嘉祥县；又渡过汶水，破了兖州府、济宁州、汶上县。宋江又自引兵破了东阿县张秋镇、阳谷县。各处仓库钱量，都打劫一空，抢掳子女头口，不计其数，都搬回梁山泊。吴用又劝宋江说：“孤山恐难久守，择平地州县有形势之处，把据几处不坊。”宋江便教豹子头林冲，带领赤发鬼刘唐、摸著天杜迁、云里金刚宋万、操刀鬼曹正，带八万人马，镇守濮州；双鞭呼延灼，带领天目将彭玘、百胜将韩滔、圣水将军单廷珪、神火将军魏定国、活阎婆王定六、险道神郁保四，带九万人马，镇守嘉祥县，兼管南旺营。其南旺营，便是单廷珪、魏定国带领王定六、郁保四驻扎。八字大开，向著东京。各处的官军，那里敌得过他。四方的亡命强徒，流水般的归附梁山。看官，数与你听：都是沂州府管下青云山，江南冷艳山，直隶盐山，青州府管下清真山。那几处的强徒，都倚仗著梁山作主，年年进纳供奉。

别处且不题，单题那盐山上四个为头的最利害。一个叫

做金毛狻施威，本是个私商头脑，因醉后强奸他嫂子，他哥哥叫人拿他，他索性把哥哥都做手了，逃来落草；一个叫做毒火龙杨烈；一个叫做截命将军邓天保；一个叫做铁枪王大寿。四个都是狼躯虎背的好汉，擎山倒海的英雄，同心合意，统著四五千喽啰，据著盐山。梁山泊的党羽，此一处最强。

那时正是政和五年二月下旬，梁山上宋江、吴用正同众头领商议大事，忽报上来说：“直隶盐山有公文到，差体己人在此。”宋江唤入。那人进来叩首毕，递上公文。拆开看时，上面说：“东京蔡京，因大寨破了大名府，擗掇赵头儿，起二十万大兵，要来侵伐大寨。隆冬不便兴兵，今年春暖，官家日日操演人马，不日就要起兵。”宋江道：“我们早知道了，正在此要差人去探听备细。”那来人又呈上一封信，上写著施威等于正月间攻打南皮县，吃沧州、东光两个兵马都监，一个是邓宗弼，一个是辛从忠，引兵杀败，“我兵即忙即回，叵耐那两个都监，引二千多官兵，逼到盐山。我军连战不利，乞大寨救援。”宋江、吴用都吃一惊。宋江叫那来人且退，同吴用商量道：“施威等已归附我们，为我们的辅佐，不能不去救他；东京又来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那怕东京二十万来，对付得他，只不知是何人为将。施威受困，如何不去救！就差美髯公朱仝、插翅虎雷横，带一千兵马，明日就动身。东京之事，差戴院长带一个伴当去打探详细。”只见徐宁说道：“小弟在东京，有个至交朋友，姓范，名天喜，现在蔡京府里做旗牌。小弟修一封信去，劝他入伙。戴院长就在他那里好居住。”小霸王周通道：“说起范天喜，我在东京时也认识他，我便同戴院长去。”宋江大

喜，便教徐宁快修起书来。吴用道：“不必请他上山，就教他在东京。戴院长来往，好在他家歇脚。这里财帛照股分与他。”

到了次日，朱仝、雷横点齐人马，正要起身，忽报盐山又有紧急公文到来。宋江取来拆看，上写着：“邓宗弼用埋伏计，施头领遭擒，共伤了八百多人，求大寨速发救兵。”宋江、吴用都大惊。宋江便要亲自去救，吴用道：“哥哥岂可轻动！”便传令教再添霹雳火秦明、急先锋索超二位头领，再加一千人马，一同速去。李逵也要去，吴用道：“东京兵马来，正有用你处。”止住了他。又叫戴宗、周通亦同往：“如无大事，便往东京；倘有缓急，速来通报。”

六位头领一齐辞了宋江，带领二千人马，星夜飞奔盐山，一路秋毫无犯。不日到了盐山，邓天保、王大寿下山来迎。六个头领见那二人同喽啰都挂著孝服，连忙惊问，方知毒火龙杨烈，前日上阵，中了辛从忠的飞标阵亡，只夺得没头的尸首回来。秦明听罢大怒，道：“我们都不要上山，就去厮併他。倒要看怎样一个邓宗弼、辛从忠！”索超也要去。朱仝劝道：“孩儿们辛苦了。”雷横道：“天色已晚，何争一夜。”邓王二人俱劝道：“诸位鞍马劳顿，且请少歇。”都一齐上山。邓王二人吩咐杀牛宰马，与众人接风，犒赏三军。那杨烈的尸身已用香木刻了头颅，盛殓好了。秦明动问邓宗弼、辛从忠二人的形状，邓天保道：“那两个都是北京保定人。那邓宗弼身長七尺五六寸，使两口雌雄剑，各长五尺余；那辛从忠使丈八蛇矛，身長八尺。”王大寿道：“那辛从忠一手好飞标，杨二哥正被他伤。”秦明、索超听了，恨不得天就亮，吃饱酒饭，气忿忿的都去睡了。

一早起来，众好汉吃些饮食，只留戴周二人守寨，其余六个好汉，点起了喽啰，到官军营前挑战。邓宗弼、辛从忠正领了人马要来厮杀，恰好两阵对圆，邓辛二位英雄威风凛凛立马阵前。那邓宗弼头戴乌金盔，身穿铁铠，面如獬豸，双目有紫棱，开阖闪闪如电，虎须倒竖，腕下挂著霜刃雌雄剑，座下惯战嘶风良马。那辛从忠面如冠玉，剑眉虎口，赤铜盔，锁子甲，骑一匹五花马，手挺丈八蛇矛，腰悬豹皮标囊。两个英雄立在阵上，分明是两位天神，一齐大叫道：“杀不尽的草寇快出来！”那边秦明脑门气破，不待布阵完，飞马先出，大叫：“认得霹雳火秦明么！”邓宗弼大骂道：“背君贼子，还在人间！”秦明大怒，直取邓宗弼，宗弼舞剑敌住。索超亦拍马来夹攻，辛从忠出马来迎。两边阵上战鼓齐鸣，喊声大振，朱仝、雷横、邓天保、王大寿一齐都出。只见邓宗弼剑光落处，把秦明的马头砍落。秦明掀下地来，幸亏朱仝马到，救了回去。五个好汉攢那两个英雄。秦明飞跑回阵，换了马重复出来。正酣战间，忽然天色变了，风雷大起，骤雨、雹子一齐下来，两边只得收了兵。到晚来风雨甚大，一连三日不止。邓宗弼与辛从忠商量道：“我兵粮草将完，这雨看来一二日不能止，器械都湿透，他那厮又来了帮手，不如权且收兵。”从忠道：“他来追怎好？”宗弼道：“我已安排下了。”都依计而行，把施威的槛车钉坚固了，用木桶盛了杨烈的首级，连夜冒雨退兵。

去了四日，秦明等方哨探得是个空营，悬羊击鼓，虚插旌旗。众好汉要追赶，探得已是去远，众好汉都望西痛哭而回。秦明、朱仝道：“这厮必把施大哥解赴东京。这里去劫，路又不便。叫戴宗、周通速去东京托范天喜，万一有门

路救得，亦未可定。”戴周二入忙作起神行法来，冒雨而去。秦明等一面申报梁山，恐官兵再来。又住了几日，天已晴明，恰好梁山上探问信息。秦明先发文书禀覆，对邓王二人道：“待回大寨与公明哥哥、吴军师商量，替二位头领报仇。”却同了索超、朱、雷等，带了本部兵马，快快而回。

却说邓辛二将亲自断后，将施威正身、杨烈首级直解到景州来。天色晴正，景州太守大喜，一面详报冀州留守司，一面加派得力将弁，多添军健，一同解到冀州。邓辛二将把本部人马都安顿本营，自己带了随身兵役将弁，一路小心解去。冀州留守司听说拿了施威，斩了杨烈，大喜，亲出郊外迎接。邓辛二人忙下马施礼，随著留守司进城。看的人成千成万，都说道：“害人强贼，今番吃拿了。这厮一身横肉，正好喂猪狗！”施威在槛车内骂道：“待老子二十年后，再来收拾你们！”又看了邓辛二人道：“这两位将军好了得！”留守司与他们把了下马杯，簪了花。邓辛二将又把那活擒的二百多人，并首级五百余颗，都一发献上。留守司先把施威收入死囚牢里，对邓辛二将道：“二位将军战阵辛苦！本司这里先申奏朝廷，从优保举。贼犯我自拨干员解到东京去，二位将军回营候旨。”二将谢了，自回沧州、东光去。

留守司传令，把那二百多喽啰，分绑各城门，尽行斩首；并那五百余颗首级，都去号令。把那施威取出来，并那杨烈的首级，俱派上等将校，多带官兵，解去东京。一面又檄各路营汛防护，那个敢来抢夺。一面写了奏章，少不得把自己也叙些功在里面。

那日天子正同枢密院、兵部商议征讨梁山的庙算，接到

冀州留守司这道本章，龙颜大悦，也不交兵部议奏，自提御笔，降旨升授邓宗弼为天津府总管，辛从忠为武定府总管，就著来京引见。部下将弁，照例升赏；官兵有功者擢升，死伤者轸恤，其余都赏钱粮三个月。又赏二将白银各一千两，玉带各一围。冀州留守司、景州太守，亦各加恩。又谕众臣道：“武将擒斩盗贼，本不为十分奇异。朕特念方当大阅发兵之际，此二将却深慰朕意，不能不破格鼓励，非朕滥恩也。”便传旨将杨烈首级号令，施威交兵刑二部审讯了，押去市曹凌迟处死。

那时戴宗、周通已早到了范天喜家，知道这事，大家只叫得苦，那里去寻门路救他。只得同范天喜商量，偷得些残骨碎肉瘞埋了。戴宗、周通都催范天喜速去打听，几时兴兵，将帅是那几个，“早早付回信，弟等要回去了，公明哥哥十分盼望。”天喜道：“里面机密得紧，实无处打听。据蔡京的意思，恨不此刻便到梁山泊，但不知官家的意思怎么。明日是蔡京代天检阅的日子，我和二位打扮了混进御教场探听，或者得他些口风。明日却不是我的班期，没公事缠障，再借两面腰牌与二位。”

次日一早，范天喜叫戴周二入一同公人打扮，带了腰牌，出了神武门，到御教场来。将近教场，只见许多披甲顶盔的已是纷纷走动。到得教场偏门首，把门的见他们是做公的，验了腰牌，都放了进去。范天喜低声对二人道：“若是官家亲来，我们却不能进来。”三人到里面看时，只见那御教场十里正方，周围四十里，开方一百里，团团红墙围著。演武厅乃是九间大殿，朱门黄瓦。面前华表石兽，文石龙墀，都有朱红栅栏护著。左首将台上竖著一枝冲霄拔地的黄

漆旗竿，上有一面杏黄旗；又一枝红旗竿，比那黄的短得一半，上有一面红旗，大大书著一个“帅”字，都随风荡漾。台上许多军官，全装盔甲，立著看守。那架子上许多鲜明杂色令旗，又有乐器金鼓。台下如意顶帐篷内，端坐著掌旗鼓的兵部尚书，旁边无数人伺候著。中间一条黄土甬道，从龙堦起，望过去杳杳茫茫的，直接到照墙边。照墙上好似彩画著五云捧日。那时太阳离地，晓雾尽散。教场里静荡荡的，存著那二十万大军，毫不挨挤。只见那些军官兵丁，都全装著，却不归队伍，也有立的，也有走来走去的，也有坐在草地上说话的，纷纷乱乱。那些战马都背著鞍辔，散放著地下啃青。那些大纛旗帜，却都归队伍，按方位齐齐整整的插在地下。又只见密密层层，成千成万，无数的帐房，一带一带的鱼鳞也似比著。说不尽那旌旗耀日，剑戟如林。

范天喜要引著二人到上面丹堦上去看，关防得紧，那里敢上去，止好在那外边各处探看。正看时，只见远远地照墙脚边一骑马飞上来，须臾到教场中心。乃是知阁门事的军官，手执一面黄旗，传谕道：“车驾启行！”那教场里各路将弁，都云收雾卷的归回本阵，排齐队伍，对面立著，露出当中的一条御道。少刻，照墙外又来了一阵马上官员，飞奔上来，都是御前供奉捧日、天武左右四厢亲军，转到九间大殿后面去了。又等了许久，只见照墙边浓烟冲起，扑通通的九个号炮响亮，卤簿仪仗到来。教场里静悄悄的，谁敢做声。御前驯象一对一对的，从照墙两边分头进来。象队之后，都是神龙卫兵马，豹尾枪排得麻林也似。羽林军后，尽是左右金枪班。殿上撞钟伐鼓。这边将台上大吹大擂，鼓角齐鸣。兵部尚书率领部属，都到甬道边立著，伺候接驾。金

枪后面，黄罗伞盖，龙凤旗，自有那些内官掌管。当朝太师蔡京，全身朝服，骑著高头大马，做那车驾的前驱。一派仙乐嘹亮，提炉内龙涎香袅，导引著九龙宝辇。那辇却是空的，官家并不亲到。辇内一张金龙交椅上盖著龙凤披罩，三十六个校尉抬著那辇。陪辇大臣，乃是同平章事赵忭、领枢密院事枢密正使童贯、经略大将军种师道、殿帅府掌兵太尉高俅。辇后又有无数随扈的精兵猛将，按部随班进教场来。二十万天兵，分两边齐齐的俯伏。蔡京到龙墀边下马，就那御道右边，与兵部尚书对面跪下；赵忭、童贯、种师道、高俅都按本位，夹御道跪下，俯伏接驾。法驾直上正殿，转身朝外大座。龙墀下又飞起九个号炮。鼓吹已罢，蔡京等众大臣都上金阶，依班舞蹈毕，分列左右。蔡京代天宣旨发放，当驾官高喝“起去”。二十万天兵齐呼“万岁”，震天震地的一声，一齐立起。卤簿仪仗分头撤去。各营兵马倒卷下去，各归本营。那些帐房都变了十八座大营，中间一座御营。霎时间二十万众收尽，营门都闭，教场里不见一个兵马，静荡荡的只有十九个大营寨。

戴周二人都把舌头伸出缩进。范天喜轻轻的道：“就要操大阵也。”许多时，只见那兵部尚书顶著阵图册本，到龙墀上跪著进上，当驾官接了去。殿上喝声“下去”，兵部尚书便到将台上伺候。须臾蔡京代天传旨，喝叫“开操”。只见种师道、高俅二人，早已捧著那上用的令旗、令箭，齐到将台上来。兵部尚书领了旨，就传令开操。将台下又一连三个号炮响，鼓角齐鸣，那两旁十八座营门大开，马队当先，徐徐而出；到了界限，一声鸣金，齐齐的收住。只见三通鼓罢，将台上黄旗招飐，马军队站在第一层；红旗招飐，大炮

鸟枪队站在第二层；蓝旗招飏，弓弩队站在第三层；黑旗招飏，刀牌队站在第四层；白旗招飏，长枪队站在第五层。二十万兵马共作五层，旌旗飘动。那阵的后面又有许多大纛，都是各营压阵的大将，齐对殿上立著，只等号令下来。只见那黄旗忽地分开，那些马军队泼刺刺分头撤去，绕著抄到大阵后面去了，露出大炮鸟枪来；一声号炮，红旗往下一压，阵后战鼓催动，阵前枪炮齐发。那一片声响，好一似地裂山崩。

看官，那大炮、鸟枪一切火器，实是宋末元初始有。以前虽有硫黄焰硝，却不省得制火药。《格致镜原》称吕望作大铳，此语失据。如果吕望所作，春秋无数战阵，何不一见？《六韬》内天潢、飞楼、云梯之类都说起，何无一语及铳礮？即使《六韬》后人伪托，总在吕望之后。或又云范蠡作大礮，亦非。按礮系砲本字，汉以前无此字。范蠡不过以机运石，后人目之曰礮，乃是石礮，非今之火炮也。总之，但看许洞《虎钳经》可以知矣。《虎钳经》并不语及火药铳礮。许洞系南宋人，南宋时尚无此物，况北宋徽宗时乎？今稗官笔墨游戏，只图纸上热闹，不妨捏造。不比秀才对策，定要认真。即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前传》亦借此物渲染，是书何必不然？不要只管考据，且归正传：

那官军一阵枪炮放毕，大阵移到第二进；又依号令，再放一阵枪炮，大阵移到第三进。话休絮烦，递连移到第九进，放了九阵枪炮。到那第九进上，红旗霍的往地下一扫，竖起来，只见信炮飞起，阵里鼓角齐鸣，枪炮兵按著连环步位，递放那连环枪炮，乒乒乓乓，好似数万雷霆霹雳一齐崩炸，震得那教场里的地都有些动摇。鸣金一声，一齐收住，

寂然无声。红旗又是一掠，那大炮不动，连环枪直卷上来，直打得烟尘障天，黑烟内电焰乱射。二十万天兵都裹在浓烟里面，那里还见一个人影。红旗一拂，鸟枪都退。只见蓝旗竖起，弓弩手往浓烟里拥出，万弩齐发，那乱箭如飞蝗骤雨一般。将台下信炮连催，黑白旗起，长枪随刀牌一齐杀出。黄旗又起，马军分两翼抄出阵前，对仗厮杀。枪炮兵去那两下埋伏，齐震一声，马军都两边分散。将台上磨动那面五色总旗，一片锣鸣，吹打得胜鼓乐，大炮、鸟枪、弓弩、刀牌、长枪都收住了，各归部伍，齐齐立起八个方营。大吹大擂，按著次序，缓缓归营，营门都闭了。御营里中门大开，里面设立龙凤仪仗，黄钺白旄，听得那笙箫管龠，奏动细乐，仙音嘹亮，悠悠扬扬的。忽然营门又闭，御营内连珠炮响。一声呐喊，海覆江翻，八营兵马随著旌旗飞出，把御营护住，翻翻滚滚结成一个大方阵。御营里一个号炮，那些大炮、鸟枪刮刺刺的从东北往西南上，流水也似的赶过去，那片声音殷殷的往四面山里卷了去。又一个号炮，仍从西南往东北赶过来。如此三转，一齐呐喊，战鼓齐鸣，仍归到起先接驾的所在，队伍齐齐整整的立著。那御营并八个大寨都不见了，教场中间又起一面大红猩猩旗，上面写著“天下太平”四个大金字。将台上下画角吹动，一齐奏那四海昇平的乐。只见旌旗翩翩，春风荡漾，鞭敲金镫，草衬马蹄。

兵部尚书传令操演龙虎杂阵，云梯技击。号令方下，照墙边一马飞来，一个将官手执黄旗，叫道：“圣旨下！”须臾，几个内相骑著马，顶个黄包袱进来，众大臣接上殿去，开读圣旨云：“后宫诞生皇子，著停操演三日。旨到，未操的阵都免。著蔡京宣旨发放。公卿大臣，由三品以上，令赴

龙符宫赐筵。各营将弁军校，著枢密院会同户兵二部，候旨赏赉。”群臣谢恩毕，内相先回。蔡京等伺候法驾回銮。卤簿仪仗排齐，种师道、高俅缴旨毕，蔡京等仍就陪辇。扑通通九个号炮，殿上钟鸣鼓动，法驾启行。殿前并那将台，军中的鼓乐一齐奏动，二十万天兵仍就俯伏送贺；御前供奉官员，齐随驾出。照墙边号炮九声，法驾出了教场，官兵齐呼万岁，立起身来。兵部尚书传令发放，只听得地动山摇的一声呐喊，将台下三个号炮，金鼓齐鸣，鼓乐喧天，奏动《将军得胜令》，倒卷珠帘，星移斗转的收了阵势，霎时散尽。兵部尚书大摆头踏，鸣锣喝道的也去了。范天喜等趁哄齐出了御教场。戴宗、周通都魂惊魄荡，暗暗的咂著舌头道：“果然利害！把我们山泊里的操演，直比得没了。如果真来征讨，这般军威，如何敌得？”

却说众大臣齐赴龙符宫恭贺天喜。天子赐筵已罢，对兵部尚书道：“一切庆典，朕已委派众卿。惟官兵赏赉，卿去查核调停，务须都沾实惠，不可致有侵蚀。”兵部尚书领旨。童贯奏道：“官家诞生圣嗣，业已恩赦各犯，梁山泊宋江，亦祈圣恩缓征，以养天和。”天子道：“非也。梁山泊宋江，屡次抗敌天兵，罪大恶极，律无从宥。使其稍有可恕，朕亦何必为此已甚。朕已定于十六日躬行大阅，二十八日告庙誓师，四月初四日辰时出师。太师蔡京既屡请欲行，业已准其所奏。今日便加蔡京辅国大将军、鲁郡开国郡公，赠节钺，便宜行事。朕已令显谟阁学士撰露布，颁发天下。”蔡京舞蹈谢恩。高俅奏道：“官家伐梁山，当出其不意，方可取胜。若先发露布，恐走漏消息，吃那厮们防备。”天子道：“非也。两国相争，不妨各尚诈力。今梁山

不过草寇，朕命将帅征讨，正当使天下闻知，明正其罪，预示师期，何必行狙诈侥幸之术！”种师道、赵忬都道：“圣论至正。”当日议毕退朝。

却说戴宗等三人看完了操演，走入城来，已是辰牌时分，各处又游玩多时。到得太师府门首，正遇蔡京回来，头踏执事，挨挤闹热，只好立了半歇，方得行动。不数步，忽见辕门外边一个大茶店内，有许多官人做公的，三三五五，在那里吃茶。数内一人欠身叫道：“范旗牌安好！何不吃碗茶去？”范天喜见了那人，便撇了戴周二人，进茶店同那人坐下，说了好一歇话。戴周二人在外面立地。少刻，范天喜辞了出来，与二人同行。到了静僻之处，范天喜道：“好也，得实信了。方才那人是蔡京亲随人的伴当。他说得知十六日大阅，二十八日告庙，四月初四日出师。蔡京拜帅，今晚可有露布。”戴宗道：“如此说，我们就好动身。”周通道：“大阅不知怎的仪注？”范天喜道：“便与方才见的一般，只是陪辇大臣都全装披挂。何争这半日，就明日一早动身罢。”范天喜又对二人说道：“今日东城酸枣门外玉仙观蟠桃大醮，十分热闹，我们去看看也好。”二人甚喜。

三个重复出城，转弯抹角来到玉仙观。未到山门，已觉挨挨挤挤。只见照墙边有一座鳌山，上面那些人物，都有关挨子曳动，如活的一般。范天喜道：“我们且看了再进去。”周通道：“何不吃著茶看？”三人就在山门外茶摊上坐下，茶博士泡上三碗茶。范天喜又去买些点食之类，一同坐著看。只见那些人来来往往，也有骑马的，也有坐轿的，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贫的，富的，流水也似的行动。看了一回，周通道：“偌大一个东京，却不见一个好女娘！你

看，便有妇人，也都是七老八十。再不然，就是些七八岁的孩儿们。若年纪中等的，都是丑恶不堪。”范天喜道：“近来一样不好，那些官宦子弟们十分啰唆，所以小户人家略好看的女娘们，都不敢出来。”说不了，只见一个公子打扮的走过，范天喜努一努嘴，对戴周二入低声道：“这就是高衙内，高太尉的儿子。——当年害林教头的就是他！”二人定睛观看那衙内，头戴一顶盘金红青缎书生巾，上面一块羊脂玉方版，顶上老大一颗珠子，三蓝绣花飘带；穿一领大江湖绉海青，雪白的领儿；海青里面露出西湖色的衬衫；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朝靴；手里拿一柄湘妃竹折叠扇。年纪约莫不到三十岁，虽不十分俊俏，却也扭捏出十二分的风流。后面跟著许多闲汉，带著些乐器杆棒。前面有两三个矮方巾陪著。只见那衙内指指画画，口里说话，一面摆呀摆的踱进山门去。范天喜指著衙内背后那一个大汉道：“这是东京有名的教头，好手脚，是衙内的亲随。那厮也倚著衙内的势，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没人不让他。”周通道：“怎得搂著这厮到手，把去双木兄，倒是一分礼物。”大家都笑起来。范天喜道：“轻些，耳目近！”

又吃了一开茶，戴宗指著一处叫周通道：“你说没有好女娘，兀那不是两个来了！”众人举目看时，只见一个女子，骑著一匹川马，背后随著一个使女，也骑著一匹黑驴子，面前一个马保儿招呼著。那女子打扮俊俏，却将青纱罩蒙著脸。看官，原来北方风俗，因旱地多，妇女们往往骑头口，不足为奇。不似南方人，动动是船是轿。但是年轻的，只将青纱罩面，便是回避之意。闲话搁开，那女子到了庙前，跳下了头口。随后那个养娘也跳下来，倒也有颜色，将

一个锦花包袱放在茶摊空桌上。众人看那女子，系一条湖色百折罗裙，上面盖著一件猩红湖绉袄子，窄窄袖儿，露出雪藕也似的手腕，却并不戴钏儿。肩上衬著盘金打子菊花瓣云肩，虽然蒙著脸，脑后却露出那两枝燕尾来，真是个退光漆般的乌亮。那些来往的都立定了脚，那茶摊上的人都立将起来看。只见那个养娘打开锦花包袱，取出一个拜匣儿，一柄象牙销金折叠扇，一件对襟桃红花绣月色紫薇缎的罩衫儿。那女子接过衫儿披在身上，自己去系带儿。那养娘替他除下青纱罩儿来。不除时万事全休，一除去，那一声喝采，暴雷也似的轰动。只道是织女擅离银汉界，嫦娥逃出月宫来。那女子埋怨养娘道：“你恁的这般性急！”只见馆著时兴的麻姑髻，包一顶珍珠点翠抹额，耳边垂著明月珰。那养娘递过扇子，又替他插上对凤头钗。那女子挪步前行，吩咐养娘道：“把头口交保儿管了，包袱亦交与他，你同我进去。”养娘应了，并纱罩亦交与马保，挟了那拜匣，约莫是香烛祝文之类，跟随进庙去了。有那些不学好的子弟们，一阵儿往山门里乱夹。众人没一个不称赞道：“好个绝色女子！”

周通浑身觉得有些麻醉，正要打听，只见茶博士过来冲茶，说道：“方才那个进去的女娘，是我家的紧邻。他姓陈。”范天喜道：“你家里住在何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在东大街辟邪巷。我自己的茶店在巷口，他就在巷里。他的父亲叫做陈希真，起先做过本处的南营提辖，如今告休在家。只得这个女儿，又没儿子。我自小看他大的，不知抱过多少回，今年十九岁了。方才他不看见我，不然他总叫我声。”范天喜道：“哦，不错，不错。莫不就是陈丽卿，又叫做女飞卫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著，著，著，就是他！”范天喜摇著头

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。他的老儿为何不同来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他老子一清早便到观里来听讲，此刻想未完毕。”忽听一个座头上叫“水来”，茶博士提著壶抢过去了。戴宗、周通问道：“怎么叫做女飞卫？”范天喜道：“二位不知，那陈希真表字道子，十分好武艺，今年五十多岁。却最好道教修炼，绝意功名，近来把个提辖也都告退了。高俅倒十分要抬举他，他只推有病，隐居在家。这个女儿天生一副神力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他十二分喜欢，将生平的本事，教得他同自己的一般。那女子却伶俐，又自己习得一手好弓箭，端的百发百中，穿杨贯柳。他老子称他好比古时善射的飞卫，因此又叫他是‘女飞卫’。陈希真我素亦认识他，他自己日常如此说，所以晓得。”周通和戴宗都骇然说道：“这一个文弱女子，却那里看得他出！”别座几个吃茶的也听得呆了。

三人又说了好一回闲话，那周通屁股上好象有刺的一般坐不住，说道：“何不进庙去？”二人也起身，会了茶钞，拔步进庙。方才走进山门，只听里面发一声大喊，那些人潮水般的涌出庙来。三个人力大，不被人冲倒，只听得说：“高衙内今番著打坏了！”三人挨进看时，只见那个女子扎抹紧便，拈著一条杆棒，纺车儿也似的卷出来，两旁打倒了许多人，那个敢去近他。戴宗等见他来得猛，又不好去劝，又恐怕凑著，只得盘在朱天君暖阁上。看时，那女子赶到山门边，人多拥挤不开。那女子大叫：“众位没事，暂闪一步！我单寻高俅的儿子！”众人那里让得开。那女子焦躁，撇下杆棒，把那些人一把一个的提开去，好似丢草把儿一般，霎时分开一条去路。那高衙内刚从人堆里挣出山门口，见女子来，叫声“阿也”，没命的跑。吃那女子三脚两步追

上，抓小鸡一般拈来放在地上。周通等三人赶出来看时，只见那女子左手揪住高衙内的发际，直按下去，一只脚去身上踏定；右手提起粉团也似的拳头，夹颈脖子杵下去。有几个逃脱的闲汉，只远远的叫苦，那个敢上前劝解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女子拳头还未曾落去的时节，观里早跑出一个道士来，把那女子拦腰抱住，一手夺住拳头，喝道：“不要无礼，这是高衙内！”若不亏这道士劝住，有分教：阿鼻狱中添一色道饿鬼，佳人拳下断送浪子残生。不知那道士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女飞卫发怒锄奸 花太岁痴情中计

却说那陈丽卿正要下手结果高衙内，被一道士拉住拳头，打不下去。丽卿回头看时，认得是父亲陈希真，便回言道：“我怕不认识高俅的逆种，倒是我无礼！待我结果了他，为大家除害。”说罢，又要挣脱拳去打。希真那里肯放，叫道：“我儿，你且饶他起来，为父与你做主！”丽卿挣脱手道：“便饶他，也取他一个表记。”一头说一头去撕衙内的耳朵。陈希真忙去挖他的手，已自撕出血来，兀自不肯放。希真喝道：“小贱人，我这等说，你还不放么！”陈丽卿见父亲发怒，只得松手放了，立在一边。那高衙内兀自在地上气喘，抖得起不来。看的人围了一个大罗圈，都说：“这位姑娘好了得！”只见养娘捧着衣服等物，从人丛里挨进来。陈希真一面取袄儿把与女儿披了，钗簪替他插了，一面口里埋怨道：“烧完了香，叫你就去，是不肯，偏要随喜，却无故闯出这头祸来。高太尉我又认识的，不争你万一把衙内打坏，叫我怎生对他？”丽卿一头解去汗巾，放下了裙子，穿好袄儿，一头指着高衙内骂道：“我把你这不生眼的贼畜生，你敢来撩我！你不要卧着装死，你道倚着你老子的势，要怎么便怎么，撞在我姑娘手里，连你那高俅都剁作肉酱！”希真喝道：“胡说！还不打算回去！”高衙内那里敢回言。看的人都吐出舌头来，半晌缩不进去。马保儿笼过

马。希真取青纱罩仍与他蒙了脸儿，吩咐道：“你先回去了，路上休再闹事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法事完毕，为何不同回去？”希真道：“我就来，你先去。”丽卿便上马去了。那养娘已把那衫儿依旧折好，收拾好包袱，也上了驴子去了。

陈希真回头看高衙内时，已坐在地上，要爬起来。希真上前扶起，笑着唱喏道：“小女冒犯，都看老汉面上，恕罪恕罪！”衙内又气又羞道：“陈老希，我呢，也不晓得是你的女儿，倒得罪了。只是令爱太没道理，我不过远远地说了句顽话，便这等毒打，你行前我须放不下来。”希真陪着笑脸说道：“诸事休题，老汉回去训饬小女，衙内处再行陪话，太尉前遮盖则个。”衙内道：“说他作甚，打也打了。”那些跟随的渐渐拢来，看那衙内右边耳朵兀自流血，都说：“怎了？”陈希真道：“还没甚大伤。”又笑道：“若老汉再迟一步，多管做出来，如今还好。”说不了，只见两个人搀着那鸟教头走出庙来，打得鼻塌嘴歪。原来被丽卿扫坏了孤拐骨，行走不得，一步一颠的扶出来，口里叫道：“衙内与我作主！”衙内道：“原来是陈老希的令爱姑娘，怪道我们着他的手。”那教头挣着眼，对陈希真道：“太尉待得你好，你叫女儿打衙内，禀过太尉，慢慢和你讲！”希真只是陪礼，道：“小人总要来陪罪舒气。”衙内劝道：“陈老希是我的至交，吃些亏也说不得。”几个矮方巾见衙内不发作，也来相劝。众闲汉也有打破头的，打肿手的，都说道：“我们同教头受些伤，且丢一边；衙内这耳朵却怎好见太尉？掩盖杀也是我们的干系，总要衙内与我们做主。”衙内道：“我会说，你们放心。”希真听得这话，心中暗喜道：“这厮中俺计也。”便对那些人道：“众位有受伤的，老汉来医治、

陪话。这里不是说话处，且到前面那座酒楼上去。”那教头道：“似衙内这般仁厚君子，实在少有。”众闲汉道：“用得你说！”一步一颠去了。

那些看的人都笑道：“这个老道士，亲生的女儿被人调戏，还去这般陪小心！”范天喜亦笑道：“怎么一个好汉，学道士学得连气都没了。”对戴周二人说：“我们再进观去。”三人又一同进来，果然热闹。真个是灯彩耀眼，箫鼓喧天。只见那西廊下有几架执事头踏，都吃打倒在一边，那些道士庙祝在那里扶持收拾；又见那地下打落的许多乐器杆棒零星之类，满地下乱踏。又听得有几个烧香的老妇人说道：“不知是那家的女娘，这般利害，许多男子汉都被他打得没路走！”又有几个子弟们道：“高衙内今番也吃了苦。便是复得仇，也吃尽了眼前亏。”戴宗等三个都肚里暗笑。看了多时，又去各处随喜了。范天喜邀他二人出来，也到那大酒楼上吃些酒饭。到得酒楼上，那陈希真、高衙内一班人已散去了好一歇，只听那些人还在那里纷纷讲说。戴宗等周回看了一转，只有那楼角边有个空座头，三人就去坐下。叫过卖搬些果品酒肉来，三个人吃着。戴宗说道：“端的这女子了得！”周通道：“就是一丈青武艺了得，庞儿俊俏，却没得这般文雅。”戴宗四面看了一看，低声道：“小可意思欲乘机说他入伙，何如？”范天喜称是。三人又吃了一回酒，取饭吃罢，下来算完帐，周通便道：“东大街往那里走？”范天喜道：“你们都随我来。”三个人进城，一路奔希真家来。

却说陈希真当时在酒楼上，安妥了高衙内这一班人，一径奔回家来，敲敲门，那个苍头来开了。陈希真走入堂前，

只见女儿笑嘻嘻的迎着道：“爹爹回来了。”希真也不答应，直走进后轩。丽卿随在后面说道：“孩儿又不当真要结果他！爹爹不许我动手，一记也不曾上身，太便宜了这厮。”陈希真回身坐在懒椅上，看看女儿，做出面孔，大声道：“恁的高兴！闯出这般大祸来，我被你害死了！”说罢，别转脸去。丽卿叫起屈来道：“爹爹，你彼时不看见那厮啰唆的形景。口里放出来的屁，还听得？不由我不动气。且我不过推了他一把，他便叫人捉我，你想如何忍得？”希真道：“是便是了。如今我再三陪话，他那肯干休。高太尉得知，早晚便来生事，怎好？”丽卿道：“怕他怎的！便是高俅亲来，我一箭穿他一个透明窟窿。”陈希真道：“啧，啧，啧，说得好燥脾！我问你，你活了这几岁，吃你白射杀了几个人？年纪十八九了，说出话来同小孩子一般，疯头疯脑的。”丽卿道：“杀了他不过完他一命，值甚么！”希真道：“你舍得命，我须舍不得你。我年过半百，只望着你，将来得个好女婿，我便有靠。你说出这话来，兀的不教我伤心。如今没甚了不得，只拚着把你攘与他，我怕不太平了。你想，这事我怎忍心下得？”丽卿停了半晌，道：“女儿倒有条计。”希真道：“甚计？”丽卿道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何不投奔一个去处，爹爹领孩儿去避了。事到其间，也说得不得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计怕不妙，只是走不脱。高俅那厮掌握兵权，五城十三门兵马，八十万禁军，尽在他手。他同我作对，插翅也难飞。你可记得，凡是被他害的人，只走脱了一个王进，其余那个走得脱？你讲动武，那林冲何等好汉，被他整颠得有家难归，有国难投。他只同你文做，把王法当圈套用，那里防备得这许多？古人说得好：覆巢之下，

那有完卵；权臣煽威，人无死所。我的儿，我不忍舍了你，我同你性命不知怎的，想走那里去？”丽卿起先嘴硬，听到这话也有些惧怕，便道：“怎好？莫不成真个把女儿丢入粪窖里？据着这口志气上，便对付了那厮，死也博个名头，只是女儿也舍不得你。罢，罢，罢！爹爹，我是你生下的，你要我怎的，我都依了。拚得个一世没出场，只要你安稳便了。”一头说，一头泪珠儿扑簌簌的滚下来，双膝跪下去，呜呜的只是哭。

陈希真见女儿认起真来，看了一看，咄的一声笑道：“你起来，我对你实说了罢！”丽卿掩着泪立起来。希真道：“我的儿，你坐了，听我说。你说走是上计，倒也被你猜着。我的意思，只是要走也不容易。高俅那些帮撑的好不刁猾，吃你同他这般闹了，他怕不防着我们逃走。那时走不脱，一发决裂了。要走，只这一两日内还好脱身。只是有件事累坠，我祭炼五雷都篆大法，只争得十五日不曾完结。今遇着这魔头，若半途废了，正不知何时再有因缘。不得已将计就计，邀那厮们到酒楼上，将甜话稳住他。这厮痴心未断，必不来恶我。高俅曾受我恩，今尚不昧良心，挨他半个月，必不至于用强。且疏了他的防备，那时同了你高飞远走，他怎生奈何我？我叫做唱筹量沙的计。”丽卿听罢欢喜道：“爹爹方才却怎的稳住他？”陈希真道：“我说道：我这女儿虽是性急，却回心得快。我若回家去说他几句，衙内来时，管叫他出来伏罪。那厮信实了，说道：我也正应到尊处陪礼。说了许多的好话去了。临去时，欢欢喜喜地。我料他早晚必有人来缠障。待他来时，你须依我如此如此作用。这厮们虽刁，却未必识得这计，管教他着我道儿。不知你可依

得么？”丽卿大喜，应道：“依得，依得。”

正说话间，听得外面打门。陈希真出堂来看，那苍头已去开了门。只见三个人进来，问道：“陈提辖在家否？”陈希真看时，认得一个是范天喜，又看了那二人一看，忙接应道：“范兄难得来此，里面坐地。”三人上堂来，都见了礼，分宾主坐下。戴宗、周通看那陈希真，眉似青峰，眼如秋水，八尺以上身材，丹硃口唇，飘着五绺长须，戴一顶束发枣木七星冠，穿一领鹅黄鹤氅，系一条九股丝绦，踏一双挽云轻履，飘飘有神仙之概。虽是五旬以外，须发一丝不白。陈希真道：“这二位高姓？”范天喜道：“都姓李，都是小弟交好。这位是江州人氏，这位是北京人氏，因到京赶买卖勾当，在弟处居住。”戴宗、周通道：“久仰提辖大名，今得因范兄汲引奉拜，甚慰生平。”陈希真对苍头说道：“你去后面看茶。”苍头进去了。陈希真笑着对范天喜道：“范兄恁的与弟相交，说话却瞒我。我岂不认识这位是梁山泊的神行太保戴院长！”三人大吃一惊，范天喜道：“求仁兄方便则个。”陈希真道：“我是歹人，不说破了。且请后轩坐地。”

三人大喜，一同进去坐下。看那里面，果然松篁交翠，花草争妍，好个所在。苍头献茶出来，陈希真道：“你自去看门，叫你时再进来。”苍头出去了。陈希真道：“这位却不认识。”戴宗答道：“是小霸王周通。仁兄何处认识小人来？”陈希真道：“兄自不留心。几年前，我因公干到江州，同一个江州衙里的干办，在琵琶亭上吃酒。见吾同一个配军打扮的黑矮人，又一个黑大汉，也在那里吃酒。那干办指着兄对我说：这是神行太保戴院长，一日能行八百里。小可也

自吃惊，看了兄长好半歇，本待要上前厮见，因公事匆匆，不好冒昧。少顷，那黑大汉同渔船上打起来，小可等一哄走了。所以至今还认得兄长。”

三人听罢，呵呵大笑。戴宗道：“实是失顾。仁兄见的那配军打扮的，便是及时雨宋公明大哥，彼时因有事在江州。”陈希真道：“我那时却不认识是宋公明，可惜错过了。今二位光临草舍，必有事故，却为何范兄同来？”范天喜便把接徐宁的书，入伙的一节，说了一遍，遂说：“这二位因方才见高衙内冲撞令爱，路见不平，本要相助。是弟惧怕高衙内的势力，恐连累二位；又见令爱已自得胜，故力阻住。今二位放心不下，务要到府，一来奉拜，二来要打听仁兄此事如何行止，弟辈可相助处，无不上前。”陈希真对着三人深深唱个喏道：“深感大义。说起高俅那厮，他微贱时，也在小可这里略学些枪棒。我也好生看觑他，那厮自不学好。他如今发迹，倒也不忘记，屡次要抬举我。我不愿走他的门径，因此挨下了。他仍与小可世情来往，小可三节寿日也到他那里。我不是时常对范兄说起？至于小女，素日亦不抛头露面，今日因他的母亲阴寿，故到玉仙观里进香，不意弄出这等事来。如今高衙内他也认错不迭。小可想，柔和处世之宝，亦不计较了。深费三位兄长盛心。”戴宗道：“高俅那厮虽与仁兄交厚，此事恐未必肯休，眼见必来缠障。不是戴宗纠合仁兄，据仁兄这一身本领，埋没蓬蒿，岂不可惜？年纪又不衰老。况且奸臣不明，贤路闭塞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大丈夫岂可不虑日后？不是小弟斗胆，依着愚见，何不径请到梁山聚义？公明哥哥，何等好贤下士，得仁兄这般英雄，真是锦上添花，那个敢不恭敬？将来受了招安，岂不是现成封

诰？”周通道：“愿仁丈俯准戴宗之言，便择日带同令爱启行，一同上去。小弟情愿一路奉陪伏侍。岂不胜如在此受权势欺压？”陈希真道：“深感头领如此提挈，本当执鞭随镫，只是小可已结世外之缘，一切都懒，恐无这等厚福。又加这个小女，如同吃乳的孩子一般，离不得我。再者贵寨那林冲头领，小弟和他有些仇隙，虽不计较，然竟住在一处，觉得无趣。头领这等恩情，图报有日。”

戴宗正要问如何的仇隙，只见那苍头来报道：“外面有高太尉差来两个人，请老爷说话，现在堂前坐着。”陈希真便立起身道：“三位少坐。”戴宗、范天喜见话不投机，又见高太尉处有人来，便也起身道：“今日轻造，容再奉拜。”陈希真道：“明日拜谢，简慢勿罪。”周通亦起身谢了，同出来。陈希真送出大门相别，转身来见那两个，叫苍头关了门。那戴宗出得门走了几步，回头对二人道：“叵耐这厮不识抬举。”范天喜道：“这厮不肯，也是无法。”周通在后面说道：“院长，我们回山去同吴学究商量，好歹弄他上山。卢俊义犹吃请到手，岂但他！”戴宗、范天喜道：“出巷人多，低声。”

不说三人回去，却说那陈希真回身，认得那两个矮方巾，正是起先同在酒楼上说话的，一个叫做拨火棒孙高，一个叫做愁太平薛宝。二人起身施礼，希真回礼道：“何事又劳二位光降？”二人道：“便是高衙内特差小可二人登堂陪礼，求姑娘开罪。衙内本要亲来，因恐姑娘见怪，故差小可们代来。”陈希真道：“说那里话！方才酒楼上已说开了，却又生受二位。小贱人被老汉着实拷了一顿，兀自没好气哩。”一面让坐，一面叫苍头道：“快去里面叫养娘伏侍姑

娘出来，有话说。”苍头进去没多时，丽卿故意把眼揉得红红的，同养娘、苍头一起出来。丽卿道：“爹爹，有客在此，又叫孩儿出来做甚？”希真道：“你快过来，这位是孙伯伯，这位是薛伯伯。为你这孽障闹事，累二位在衙内处陪多少小心。你恼了二位伯伯，还不快去拜谢！”丽卿上前，又玉臂，折柳腰，深深的道了两个万福，口里说道：“深感二位伯伯。方才实是奴家鲁莽，不识高低。我爹爹已将奴家责罚过了，还望二位伯伯，衙内前替奴家周旋则个。”看那两个没脑子，涎着脸儿，连忙答诺道：“姑娘说那里话！还是衙内冲撞姑娘，特叫我们来姑娘前求开罪。”说罢，又唱个肥喏。陈希真连忙拉住道：“二位，这等小孩子，兀的不折杀他。孩儿，难得二位伯伯恕罪，你进去罢。快教他们安排酒肴。”丽卿又道两个万福，进去。那两个没脑子连珠箭的推辞道：“并不饥饿，不敢承赐。”立起身就走。希真拦住道：“小酌数杯何妨？”两个齐声道：“天色暗了，衙内盼望。”一定要去。希真虚拉着送出门外，道：“恁地要紧，明日却来草舍小酌。”两个略答应一声，又唱个无礼喏，慌急慌忙奔出巷去了。

希真关上门，进后轩来。那养娘同苍头安排夜饭去，希真见女儿只一个人，便悄悄的说道：“卿儿，计策便有些意思。往常本师张真人说你的姻缘却在东北，我亦于东北上有段魔障必须去完了他，方好打点内丹。我想别处也无可托足，只有山东沂州府你的姨夫刘广。他义胆包天，与我最投契，只有他那里安得我们。但不知他为何削了职，近来又没个书信。你那两个表兄去年应武举，又都不中。我也正记念着要去看他，如今正好与你同去。你精细着，慢慢地把些细

软收拾起，随身只打两个包袱，其余都撇下了，不必可惜。只不可使养娘打眼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吩咐，孩儿都省得。只是母亲的坟墓，又没个亲人，托谁照看？”希真道：“不妨。因我又看得高俅那厮的气焰也不久了，不过四五年之间，必然倒马。那时太平，我同你再回故里，有何不可！”丽卿道：“这房子同这些器皿都弃了？”希真道：“我看得功名富贵如同粪土，连身子尚是假的，不过套着他，不得不为他应酬，何争这些房屋器皿！”丽卿道：“先来的三个客，是甚么人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不听得，一个姓范的，是本城人，我亦认得他，只是不十分深交。那两个是梁山上的强盗，没来由让我去入伙。我恁的没路走，也不犯做贼！便做贼，也不犯做宋江的副手！吃我回覆了他。那厮们再来缠我，也未可定。只恐他那军师吴用亲来，那厮会放野火，倒要防备。闻得蔡京就要进兵，那厮未必敢离巢穴。余外怕他怎的！”丽卿道：“爹爹何不早说，我们却好捉住那厮，去到官领赏，可惜吃他走了！”希真瞪了一眼道：“你又来了！干你甚事？你捉来献与高俅，他便封赠你不迭？”说罢，养娘正掌上灯，搬出饭来。父女二人吃罢，苍头、养娘收拾去，亦吃了。希真道：“卿儿，去睡了罢！我去静室祭炼都箬也。”丽卿应了一声，叫养娘照着，到后面箭园内亭子上看了个转身，弓箱内照应了火缸，又将各样军器料理了一番出来，关好园门，上楼去睡了。

希真自去静室做了一番功课，祭炼毕，又运了一回内观坐功，恰已是三更天气，也归房去睡了。一早起来梳洗罢，叫起女儿来，吩咐道：“我去回拜客，就回来。今日高俅那里倘有人来，我不在家，你不可出头。”丽卿应了。陈希真

一直走到九曲巷范天喜家，只见大门已开，一个苍头躬着腰扫地。希真问道：“大官人起来否？”苍头忙丢了扫帚，应道：“大官人因亲戚家婚嫁喜事，一早出门了。”希真道：“还有两位客官何在？”苍头道：“两个客官都回乡去了。天不亮动身，顶城门出去的。老爷请进里面拜茶。”陈希真道：“我不进去了。大官人回府，相烦说声：陈希真亲来谢步，夜来怠慢。”苍头道：“小人说便了，陈老爷慢去。”

陈希真一直回家，进得门时，只见那拨火棒、愁太平两个，早在厅堂上坐等。希真忙抢一步上前道：“失迎，失迎！二位好早，点心用未？”那两个起身答道：“便是一件要紧事，要报提辖得知。”希真惊道：“甚么事？”两人道：“便是夜来小可见衙内回那话，衙内在府里整整吵闹了一夜，磕头撞脑只要奔到府上来，吃我们捺住了。小可们兀自一夜不曾合眼。”希真道：“却是为何？莫非老汉有恁不是处。”两个道：“只为小可们嘴快，不应说出姑娘被责一节。衙内听得，跌脚捶胸，恨不得寻死，声声说道害了好人，自己扑自己，连夜要过来负荆。挨到天亮，又不敢径来。此刻已在巷口茶店内候着，叫我两个先来通知。”希真听罢，呵呵大笑，谢罪道：“什么道理，衙内这般克己！快去请进来坐地。”

三人脚不落地赶出巷口，只见衙内已在巷口探看，后面又有两个亲随。见了陈希真，便来唱喏。陈希真连忙扶住道：“罪过。老汉该死，请草堂上陪罪。”挽着手，一同回来。到得堂上，衙内先跪下去，磕头捣蒜也似的道：“我的老子，我再三求恳你，你恁的这般执性儿？如今反把令爱姑娘冤屈责罚，教我高某死了做鬼也难过。”陈希真连忙跪倒

回礼，扶起衙内道：“恁的这般颠倒说！老汉生出这种不孝女儿，冒犯了衙内，此等责处，算得什么？衙内不怪，已感激不尽，不料衙内这般情深。衙内坐地，老汉唤这小贱人出来。”高衙内假拦阻着，陈希真已进去了。好半歇，领着丽卿浓妆艳裹，慢慢地出来。衙内望见，扑翻身就拜。希真慌忙架住道：“衙内怎的……怎的不是折杀人？孩儿快回礼！”丽卿只得连忙跪下去，也拜了几拜。两个一齐立起。衙内道：“姑娘，小人兀自不知，害得你苦，小人兀自难过了一夜。”丽卿道：“奴家实是鲁莽，懊悔不迭，亏杀衙内海涵。不省衙内身子有事不？”衙内连连答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只愁姑娘闪了贵手。”两个没脑子呵呵大笑道：“真叫做不打不相识。好个宽洪的衙内，好个贤德的姑娘！”陈希真道：“旧话休再提起，且坐了谈心。”只见那孙高、薛宝上前道：“衙内还有一件事，要恳台允。”正是：粉蝶贪花，撞着蛛丝殒命；灯蛾扑火，惹来红焰烧身。毕竟不知高衙内还说甚么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三回 北固桥郭英卖马 辟邪巷希真论剑

却说孙高、薛宝当时上前说道：“衙内还有一件事求恳，提辖切勿推却。”希真道：“请教。”两个说道：“衙内夜间对我等说，提辖这般仁德君子，实在少有，衙内情愿过房与你老人家做个干儿子，万勿推却。”陈希真道：“阿也，甚么话！谅陈希真是何等样人，虽是稍长几年，与太尉厮熟，此时贵贱悬殊。虽是衙内雅爱，不怕辱没，太尉得知，须怪陈某无礼。”衙内道：“家父处已禀明了。”孙高道：“正是太尉的主意。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两个亲随早明晃晃的点起两枝臂膊大的蜡烛，插在那带来的台儿上，捧上画桌来摆着。希真那里拦得住。拨火棒便去拖过一张椅子，那愁太平便把陈希真推在椅子上按定。高衙内跪下去便拜。希真欲待回礼，吃两个没脑子帮住了手，实足足受了八个头儿。那丽卿立在屏风边，光着两眼，看他们做作，呆猷猷地只不做声。那苍头、养娘都忍不住笑。拜毕，陈希真道：“二位哥，这不是弄我，折尽了我的草料！说不得，我儿过来，同哥哥厮见了。”丽卿走到中间来，同高衙内又拜了四拜。

陈希真让了坐位，丽卿去老儿的肩下坐了，苍头、养娘送茶过来。希真吩咐苍头：“快去叫个庖丁，整顿酒筵。倘来不及，酒楼去做些现成凑上，色色都要美好。”高衙内道：“恁地要费事！”却坐着不起身。苍头去巷口庖丁家转

了回来道：“今日大好日，庖丁不得空，不在家里。”希真道：“只好委曲酒楼上去胡乱搬些来罢。”希真道：“我记得衙内今年好似二十九岁了？”衙内道：“旧年孩儿曾对干爷说过二十八岁。”希真道：“衙内长你妹子十岁。”衙内道：“如此说，贤妹是十九岁了。”陈希真道：“虽则衙内大十岁，看去却与小女差不多，全不似三十光景。毕竟富贵人家，安养得好。”高衙内道：“孩儿那有贤妹这般后生。”孙薛二人道：“却真是差不多。”只见陈丽卿缓缓立起身，对父亲道：“孩儿没事进去罢？”希真道：“你进去不妨，各位处告了。”丽卿又都道了万福，冉冉的往屏风后转去了。养娘也随了进去。高衙内那双眼睛直送进去。

少顷，酒保挑了酒席，送到后面去。苍头安排搬来。那衙内两个亲随也来相帮伏侍，摆桌凳，安杯筋。陈希真苦苦的劝衙内坐了首位，孙高第二，薛宝第三。轮流把盏，吃了两三巡。希真只将素酒相陪，自有几种蔬菜。衙内道：“爹爹真不开荤么？”希真道：“我昨日说过的，要到月尽夜。”两个矮方巾起身告辞道：“小可委实要到亲戚处贺喜，不能奉陪。衙内在此宽用杯不妨。”希真已知其意，假留了一回，送出门去。转身来，高衙内已出席候着。希真一只手挽着衙内的手，一只手拍着他肩道：“我的儿，我怎想有这块福气！如今已是一家人，进到里面去何妨。”便叫把酒席移到后轩去，吩咐养娘：“一发请姑娘出来陪哥哥。”高衙内听见这一句，好似哑子掘着藏金，心里说不出的欢喜。只见养娘伏侍丽卿出来，高衙内又唱个喏，丽卿又道个万福。希真笑道：“家无常礼，只管文绉绉的几时了！”遂自己居中坐了，教女儿同衙内对面坐了。养娘来斟酒。高衙内亦不敢

十分多看，只是左一眼右一眼的飘过去，险些儿把魂灵飘落。丽卿有时眼光同他撞着，只不怎么。高衙内问道：“西门外鸳鸯岭好景致，贤妹去过否？”丽卿道：“不曾。”衙内道：“那里有个天妃庙，近来桃花盛开，干爷何不领贤妹去耍子？”希真道：“家里无人，老汉不十分教他出门。”衙内道：“耍子何妨。”那衙内想不出的话去逗引丽卿开口，丽卿只答应了便住口，再不多说。希真去陪他说些闲话。看看下午席散，高衙内只得动身，却又坐下，吃两杯茶。外面亲随也吃了酒饭，备好了马。希真送衙内出来，亲随也来谢了饭。希真叫苍头把自己烛台来替换了，将那原来的烛台交还亲随带回。希真道：“容日来谢太尉。今日初次，不便留你，下次就在老汉处歇宿都不妨。”衙内道：“爹爹不要反劳，孩儿不时的会来。”高衙内上马去了。附近的邻舍有几个识得的，都说道：“这老儿从新颠倒，这般举止！花枝般的女儿，岂不吃他勾引了？”

那陈希真进来，叫把两枝大烛移到后轩吹灭了，看着女儿长叹一口气道：“我只因势力不敌，故此降志辱身，求个出路。只是委曲了你，多受几日腌臢。我成就了都篡大法，皆你之功也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休说这般话，孩儿夜来原说已都依了。只要爹爹安稳，就是那厮有些长短，我只捺着便了。”希真甚喜，道：“好孝顺儿子！我计必成。但只是家中只得一匹川马，临走时还少一副脚力。我亦时常头口行里去留心，不是拚不得银钱，实在好的绝无。”丽卿道：“只好再商。”

却说高衙内得意洋洋回到殿帅府前，孙高、薛宝已在那里等着，拱手道：“衙内恭喜！”衙内大笑。一同进府，到

书房里都坐下，孙高道：“衙内，我这计如何？如今这人怕不是衙内的！”高衙内道：“计便有大半灵了，只恐求亲时他却推阻，岂不是加倍的吃亏。”孙薛二人齐说道：“没事，那老儿却不比得那张老教头。你看他方才的那些言语，却十分迎着来。我看他已是千肯，只不好自己开口。我这边若一去说，必成无疑。却不可太说得骤了。衙内不时的去温存着，不可冷落。太尉处便趁早去禀知，恐那老儿早晚来谢，弄得两不斗头。”衙内道：“说得是。”

当晚衙内就去见了父亲，把这节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高太尉道：“这你厮想不到的去做！陈老希虽则起先同我认识，他不过是一个退休的提辖，你却去拜他做老子，又要他的女儿，少不得又是讨来做正，无故撇我同他做亲家公。况且你左弄一个女娘，右弄一个女娘，还怕不够。劝你不如省些精神，断了念罢！”高衙内磕头礼拜道：“我的爷，断得来时，孩儿早自断了，只是那人委实的可人心坎儿。爹爹这一次与我作成，下次就有好的也不敢再要了。”太尉道：“我不是意懒，你记得那年为林冲的老婆，费尽多少心血，只一场空。陆谦、富安的老小，现在还养着。”衙内接口道：“不，不，这陈老希不似那林冲，他已千肯，只要父亲一说便成了。只不可就说。”高太尉道：“我见他时，只谢过寄你。至那亲事，你自去说。做不成时，休来缠我。”衙内道：“只须父亲如此。”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陈希真换了在家服色，骑了女儿那匹川马，叫个马保儿招呼着，到殿帅府来拜谢。适值高太尉伺候官家大阅，不在府里。希真等他不回，只得留下帖儿，嘱咐了言语，与衙内相见了。衙内道：“正要到干爷府上来。”当时

款待了酒饭。希真辞归，将钱开发马保儿，便问那保儿道：“我要买匹好马，但一时好的难遇，你可晓得那里有？”保儿道：“今日听得他们说，北固桥郭教头昨日死了，他有匹枣骝好马，有名唤做‘穿云电’，因无丧葬之费，听他娘子说要卖。人小亦曾见来，果然好马。”希真惊问道：“莫不是郭英教头么？”保儿道：“正是他。”希真叹口气道：“我却知道那郭英是个好汉，端的好武艺，年纪又不大，家里又贫，妻儿又弱，并未发迹，怎么就死了？他坐下的马，怕不是好的，不知此时卖去否？”保儿道：“这却不知。”希真道：“你少待，同我走遭。”

希真忙去后面，叫丽卿取出银子，只拣一大包，不必称，取来揣在怀里，叫保儿领路，一口气奔到北固桥郭英家。却是几椽平屋，只听那郭英的娘子在里面冷清清的哭。陈希真进去，叫声：“郭大嫂！”那娘子收泪，抱着个孩子出来，见了问道：“丈丈府上何处？寻谁说话？”希真道：“小人姓陈，住在东大街，素亦认识郭大哥，不知怎的不在了？”娘子道：“便是撇得好苦。丈丈到寒舍何事？”希真道：“听说郭大哥有匹坐骑，不要了，要卖，可有此事？”娘子道：“有的。”希真道：“可卖去否？”娘子道：“先夫未死的前两日，便放信出去。至今莫说买，看也不曾有人来看。还有几个看也不曾看见，先说道这马不值甚钱。奴气不过，牵来拴在后面，不去问人卖。”希真道：“小人委实要买，肯出价钱，可叫小人看看否？”娘子道：“在后面，请进来看，不妨。”希真叫保儿外面坐地，跟那娘子进里面天井内看时，吃那一惊，只见那马拴在槽边，垂着头啃那蹄子。希真把他周身相了一相，问娘子道：“为何饿得他这般

瘦？”娘子道：“便是先夫在日，虽甚爱惜，亦有时不能喂饱他；及至病重时，那里有心理会到他，所以落了膘。”希真又去看了看牙齿，道：“你要卖多少银子？”娘子道：“不满丈丈说，说价也由我讨，只奴是本分人，老实说与你，先夫病重时，并不说落价钱，只对奴说：有识得的，便贱些也卖了；倘不遇着识货的，情愿没草料饿死了他，也不卖。前日有一个人劝我卖与汤锅上，说倒有五七两银子。吃我发挥他一顿。今丈丈真个要买，随你自说罢。”希真道：“我说不要怪。”娘子道：“何怪之有！”希真委实看得那马合意得紧，便脱口说道：“与你一百两足色纹银何如？”娘子暗惊道：“却不道还值这许多，落得再要些。”便道：“一百两少些，求加加。”希真道：“竟是一百二十两。”娘子忖道：“再不卖时，恐决裂了。”遂问道：“丈丈，你端的买这马去做甚？”希真道：“不瞒大嫂，我有个儿子在南营里做提辖，别的马不中他骑，特访闻府上这匹好马，故而来买。”那娘子道：“这般说，你只管将了去，银子却要好的。”希真忙去斜对门钱铺内，唱个喏，取出银包，央那朝奉天平上称足一百二十两，忙捧过来，交付娘子收了，便叫马保儿入里面去牵那马出来。

那娘子收了银子，见牵了马去，想起丈夫在日，止不住那腮边的泪，雨点般的落下来。希真老大不过意。娘子道：“丈丈，还有副鞍鞢，是这马上的，你一发买了去罢，省得在奴的眼角头。”希真去看了看，已是破的了。希真道：“鞍鞢我便不要，你如果嫌马价少，我再添你些罢。”说罢，去银包里又取出十两来重的一锭银与娘子。娘子那里肯收，说道：“奴自己睹物伤心，并非嫌银少。”希真道：“把与郭

大哥买陌纸钱，小官官买些饮食也好。”硬安在桌儿上。又取了二十两银子，赏与马保儿道：“你取了，不可这里来讨除头。”保儿接了。娘子道：“那副鞍鞴，便送与丈丈罢。”希真道：“家里自有。”便唱个喏道：“小人告辞了。”娘子抱着孩子回个万福，道：“丈丈慢行。孩儿有好日，必当补报。”希真叫保儿牵马先走，自己随后随着去了。那四邻看见的人都不信了，说道：“这老儿忒好癖，好道有些疯了，拚一百五六十两银子，却来买这么一匹马，马肉只不过十六文钱一斤。王老儿家那匹磨麦的骡子，买来时只十五六两银子，比他强壮得多哩！”却说那娘子有了那些银两，便去央亲族相帮，料理了丈夫的丧事。将那副鞍鞴，就丈夫灵前哭着烧化了。不必题他。

且说那陈希真买了那马，转了个弯，找一个茶店坐下，把那马拴在茶店门口，对马保儿说道：“你自去罢，马我自己会牵。郭寡妇家不许再去缠，我在这打听。”保儿应道：“小人不去。”谢了谢，欢欢喜喜跑回自己家里去了。那希真吃了一回茶，又把那马看了好歇，起身牵了回去。兀自走几步，回转头来看看。到家门口，敲开门，自己牵入后面，拴在廊檐柱子上，叫声道：“卿儿，那马我已买了来也。”丽卿正在楼上，听见这句，飞跑的下胡梯来，忙问道：“爹爹，马在那里？”笑嘻嘻的到廊下来看了一回，十分欢喜，问道：“爹爹，多少银子买的？”希真道：“正价银一百二十两，又添了三十两，共一百五十两。”丽卿连声道：“便宜，便宜。”希真道：“不贵么？”丽卿道：“不贵，不贵。那匹四川马也是一百两银子买的，虽然好，那里及得他来。但不知几岁口了？”希真道：“我看过，八岁口了。”又笑道：“你

便恁的相得准，我且去箭园里放个辔头看，试试你的眼力何如？”丽卿摇手道：“此刻还骑他不得。此刻他正落膘，勉强骑必然骑坏，反不如那匹川马。待用好水草，好米料，将息他到十来日，再多溜他几转。那时孩儿骑上他，出个辔头来叫爹爹看。”

希真笑道：“恁地你倒好去做马保了。天晚了，我且牵到箭园马房里去，好好喂养。我得这副脚力，缓急可靠矣。”就把用剩的银两，仍交丽卿收好了。自己牵马到后面拴好，上了料，走出来。只见苍头来回道：“高衙内来回拜……”说不完，那衙内已先进来，将着高俅的名帖，说道：“家父因官家议论梁山上的军务，国事在身，不能亲来，特着孩儿回拜。”陈希真道：“什么道理，反要衙内劳步，且里面坐地。”希真叫道：“卿儿，你的哥哥来了。”丽卿在楼上应了一声，好一歇，慢慢地走下来，相见了。希真便以酒食相待，教女儿一同相陪。

说话间，高衙内看那轩亭精雅，称赞了一回。只见那壁上悬着一口宝剑，便问道：“这口剑可是贤妹的？”希真道：“正是。”衙内便要看，希真自去取来。到席上看时，只见那剑靶上细丝绦结着，上面赤金嵌出“青鐔”两个字，靶上又坠着蝴蝶结子，双歧杏黄回须卷毛狮子吞口，剑鞘上裹着绿沙鱼皮菜花铜螭虎铰链，上面有十四个字道：“秋水铄寒鹞鹞膏，虹光锷吐莲花质。”也是赤金嵌的。希真便把那口剑，抽出一段来与高衙内看。只见那高衙内打了个寒噤，觉得那股冷气夹脸的喷出来，毛发皆竖。看那锋刃时，乃是四指开锋，一指厚的脊梁，镜面也似的明亮，远望却是一汪水，照耀得人的脸都青了。连靶共重七斤四两，长四尺二

寸。高衙内问道：“干爷，你这口剑是哪里买来的？”希真道：“那里去买，这是老汉祖上留下来。这剑砍铜剁铁，如削竹木。我祖上随真宗皇帝征讨澶渊，带去边庭上，不知出过了多少人。这剑归家后，但逢阴雨天，他便啸响。老汉幼时听得先祖说，那几年这剑悬挂的所在，灯下往往见有人影立着，细看却又不见。又那啸响时，往往跃出鞘外。近年来想是那些精灵也渐渐销散了，这些景象亦不多见。我这个痴丫头，就把他当做性命一般，放在他床里面，陪着他睡。今日因鞘上有些损坏，方才修好了，所以挂在这里。”衙内道：“妹子，你既这般好他，谅必舞得更好，便请舞一回何如？”丽卿笑道：“刀剑是杀人的勾当，有什么好看！”高衙内道：“好妹妹，不要着我吃碰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既是哥哥恁地说，你就舞一回罢。”丽卿吃催逼不过，只得立起身来，挽起袖子，去鞘里抽出那口剑来，走下阶檐，开了一个四门。高衙内夹着一双眼，看着丽卿，连珠箭的喝采。丽卿舞罢，把来插入鞘内，交付养娘捧去楼上收了，放下袖子，仍去坐了。高衙内道：“端的舞得好。”希真笑道：“衙内污眼。”当时又吃了几杯。希真又引衙内到轩后看了一回，也有些假山湖石花木之类，右手一带曲折游廊。天色已晚，高衙内辞了回去。

话休絮烦，自此以后，衙内日日到希真家来，时常送些衣服、玩好、饮食之类。希真便将酒食待他，只陪住他，不去应酬别事。衙内有时也歇在希真家，从不教女儿回避。那丽卿打起精神，只和亲兄妹一般看承，片言微笑，都不苟且。那衙内看得那丽卿吹弹得破的庞儿，恨不得一口水吞他下去，只碍着这老儿夹在中间讨厌。有时故意说些风话挑

拨，希真一面顾着女儿的颜色，一面把闲话架开去。那丽卿只记着他父亲吩咐的言语，捺住那股气。衙内只管去催孙薛二人来说亲，二人只劝衙内再宽耐几日更好。不觉已是八九日了，希真对女儿道：“我的都筑大法，又磨去了一大半日子，那厮却不来说起亲事，却更妙。再挨到几日，功程圆满，得空就走他娘。”丽卿道：“孩儿也巴不得快快过去，实在受不了。”希真道：“好儿子，再是一两日，你只推身子不安，去回避了罢。”

说着话，高衙内又到。希真接他进来。那衙内将着一块碧玉禁步、一颗珠子，说道：“送与贤妹添妆。”希真笑道：“怎么只管要你费钱。”叫丽卿谢了收去。衙内道：“自家兄妹，谢什么！”那一日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少不得又是吃酒。刚至半酣，苍头进来回道：“外面张老爷来辞行，老爷说要会他，已请进厅上了。”希真道：“我晓得了。你只顾自去，我就出来。”希真忙换了件道袍，说道：“你二人宽吃两杯，我会客就来。”吩咐养娘道：“你小心伏侍，不许走开。”忙走出厅上去了。

那衙内见老儿已去，放心大胆，笑迷迷的只管盯住了丽卿看。丽卿吃他看不过，也笑了，一面把头低了去。衙内吃他那一笑，弄得七魄落地，三魂升天，骨头酥软了。一时色胆如天，便将右脚桌底下来勾丽卿的脚。叵耐那张八仙桌子生得阔，丽卿那双脚又缩在椅子边，却勾不着。高衙内叫声：“妹子，我和你到轩后假山洞里去耍看。”丽卿道：“不过如此，有甚好看。哥哥自己也好去，并非不认得。”衙内道：“听得妹子的箭园十分好，哥哥却不曾见，何不领我去看看？”丽卿道：“且待爹爹来，一同去。”衙内见他只不动

身，便对养娘道：“你去把酒烫烫来。”养娘捧着壶道：“酒还火热，烫他怎的！”衙内道：“妹子，你的酒冷了，我与你换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把丽卿面前酒杯内的残酒，抢来一饮而尽；去养娘手里取那壶，花花花的满斟一杯，先自己尝了尝，双手捧与丽卿道：“妹子，你尝尝哥哥的这杯热酒。”那丽卿已是坐不稳了，又吃他这一拨，那里再忍得，便霍的立起身来，那两朵红云夹耳根泛上来，恨不得一把抓来摔杀他；转一念，记起父亲的千叮万嘱，只得捺了又捺的捺下去，走去外边那椅上坐着，低了头只不做声。衙内觉得没趣，只顾吃酒，还只道他怕羞。

希真送那客去了，急转后轩，只见女儿坐在一边，衙内独自吃酒，见希真来，起身道：“干爷请坐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何不陪你哥哥吃杯，却在外边坐地？我儿，哥哥已是一家人，不要只管这般生喇喇地。”丽卿半晌说道：“哥哥要与孩儿把盏，不敢当他的，故而让开。”说罢，仍起身入席。丽卿道：“爹爹，哥哥说要到箭园里去耍子。”希真道：“最好，我们何不就移杯盘到箭厅上去。”三人正要立起身，只见苍头来禀道：“太尉府里差一个体己人来，请衙内快回去，说有要紧事。”希真道：“既然尊大人有正事，衙内且请自便，过日再见。那箭园内桃花还未谢哩。”衙内道：“孩儿也不吃饭了，就此告辞。”

希真送了衙内转来，问女儿道：“方才那厮可说甚么？”丽卿摇着头道：“不说甚。方才厅上甚么客，爹爹去陪这半日？”希真道：“就是到沂州府去的那张百户，我托他带那信。我儿，将来那厮再来，你竟回避罢，我有话支吾。”

却说衙内回去，老子前去完结了那件事，便自去叫孙

高、薛宝两个到面前道：“我要死了，看来这命不久矣！”孙薛二人道：“衙内怎说这话？”衙内道：“这话，这话！你两个全不替我分忧。他索性不肯，我也断了念。许多日子，只叫我去干嫖，引得那雌儿睡梦里都来缠我。我没处消遣，只好把家里的这几个来熄火，却又可厌。正是吃杀点心当不得饭！鱼儿挂臭，猫儿叫瘦。你两个到底怎地？”两个没脑子的慌忙说道：“衙内息怒。并不是我二人不当心，只是这节事，不得不如此长线放远鹞儿。今衙内这般说，我二人便去，管取成功。”衙内道：“好呀，我平日又不待你们错。”那衙内觉得小便处有些酸痛，到里面去了。

这两个没脑子，飞也似的到希真家里，见了希真。希真问道：“二位少晤。”两个齐说道：“正是多日不来亲近。今日一则来候候，一则有件正经事。”希真道：“甚么事？”二人道：“替令爱姑娘说一头媒，不知肯俯允否？”希真笑道：“感谢二位。想二位说的，谅必不错，但不知是那一家？”孙高道：“提辖试猜猜看。”希真把眼眨了一眨，笑道：“我怕猜不着。莫不是我那干儿子仰之弥？”二人呵呵大笑道：“你老人家真是神仙。便是这头亲事何如？”陈希真道：“我听说衙内已有两房正室夫人，却又要小女做甚？”孙高道：“提辖听禀：那衙内虽有两房正室，他却顶着三房香火。太尉是第二房。那两位一位是大房的，一位是三房的，只有太尉这第二房，还不曾定。提辖若肯俯允，令爱便是太尉的亲媳妇，比那两位不同，但不知尊意若何。”希真道：“实不瞒二位说，这头亲老汉甚是愿意，但与太尉贵贱不敌奈何？”孙高道：“提辖休说这话。太尉与提辖心腹至交，岂可因贵贱而论，只求台允，太尉那有不喜。”希真道：“如

此说，深仗二位大力。但只是老汉尚有三件事，并非勒掇。若太尉依得，莫说这个丫头，便是十个女儿，我也送上。如不能依，休怪老汉执拗，却是不肯。”孙薛二人道：“请教。”希真道：“一件是不必说，太尉定依得：我老汉又无男儿，只靠这个女儿，衙内既与我做女婿，便要他把我做亲爷看待，我后半世就靠着他。”孙薛二人道：“这事不难。”“第二件，小女虽是第三次进他的门，闻知得衙内就要铨选知府，那副恭人紫诰，却要先与与小女。第三件，老汉性好静养，太尉那后花园内的那座虚明阁，须要送我安居。这三件事，若半件儿不依，休提。”

孙薛二人商量道：“这事我们难做主，且去禀过太尉定夺。”二人辞去，对衙内说了。衙内欢喜得个狮子滚绣球，便道：“有何依不得，有何依不得！只是一件事，我在这里不乐。”二人问道：“甚事？”衙内道：“那雌儿的脸好像撒过霜的，装呆搭痴，恐他不省得风流，娶来却不淘气。”孙高道：“非也。衙内你不晓得，他是清白人家女儿，那肯同那三瓦四舍的奉迎。他既与你做夫妻，自然又是一样。衙内，女娘们须要这般稳重的好。”衙内便引他二人同去禀了高俅。高俅道：“那两件都应了他。只他要我的虚明阁，且去虚应着，等过了门再商。”衙内大喜，便叫孙薛二人去回报了希真，“就在他那首选日子，我在这里等信。”二人去了两个时辰，转来道：“事已妥洽。那陈老希说道，日子太迟，恐怕天热；太近，他又要赶办些妆奁，拣定了四月初四日下聘，初十日合卺。”高俅道：“如此甚好。到底你们两个会干事。”叫备酒筵，先谢二位大媒。当日高俅叫衙内陪他二人饮酒至夜，二人谢了归家。

不说那薛宝，单说那孙高，吃得酩酊烂醉，回到家里。方才坐下，苍头禀道：“大老爷回来了，方才到得。”孙高听得，一个趑趄立起来道：“快请来叙话。”原来那孙高排行第二，他还有个哥子，叫做孙静。为人极有机谋，浑身是计，又深晓兵法，凡有那战阵营务之事，件件识得。只是存心不正，一味夤缘高俅，是高俅手下第一个篋片。凡是高俅作恶害人之事，都与他商量；但是他定的主意，再无错着。因此高俅喜欢他，提拔他做到推官之职。他却不去就任，只在高俅府里串打些浮头食，榨些油水过日子。高俅也舍不得他去。京城里无一个不怕他，都叫他做孙刺猬。那日因奉高俅的钧旨，到归德府公干方回，天色已夜，不便进府。当晚两兄弟见了，各说些寒温。孙静道：“近日高府里没甚事么？”孙高道：“没甚大事，只是我今日与他儿子张了一头雌儿，却甚顺利，一弄就成，少不得有些谢我。”孙静便问：“是谁家的？”孙高把陈希真那节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孙静听罢，摇着头道：“你且慢欢喜。这事尴尬，其中必有诈，这是唱筹量沙的计。”孙高沉吟半晌道：“这计我却拟不出，莫不成叫他女儿做甚歹事害人？”孙静道：“他也不能害人，只不过高飞远走而已。你们空费气力，张罗一番，吃人嘲笑。且待我明日见高俅时，点破了他，再设一个法儿，管教他插翅也飞不去。今日你醉了，且去睡，明日我对你说。”不知孙静定出甚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四回 希真智斗孙推官 丽卿痛打高衙内

话说第二日早上，孙高问孙静道：“哥哥夜来怎知那陈希真是诈？”孙静道：“这事不难知。你想那陈希真平日最精细，诸般让人，却自己踏着稳步，里面深有心计，外面却看不出。沉默寡言，不妄交人，高太尉那般要抬举他，他尚支吾推托。有人称他是高俅至交，他反有羞惭之色。今日岂肯把亲生女儿许配他的儿子，况又是三头大。闻知他那女儿绝标致，又有些武艺，你们又亲见来。他爱同珍宝，多少官宦子弟，正正气气地要同他对亲，兀自不允。那高衙内浮荡浪子，绰号花花太岁，那个不识得。倒是他去，一说就肯？就算陈希真爱慕高俅的权势富贵，早为何不攀亲？何至厮打一场之后，越加亲热？这明是惧怕高俅生事害他，却佯应许着，暗作遁计。却又勒掇高俅这样那样，以防他疑心。一件他却没见识，既然如此，早就该走了，不知何故尚挨着。”孙高听罢，如梦方觉，道：“哥哥，你用甚计止住他？”孙静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计，包你不受气，教那厮走不脱。”

兄弟两个梳洗毕，吃过饮食，齐到太尉府里。见了高俅，先把那起公事缴消了。高俅慰劳毕。少顷，衙内进来，也相见了，同坐。孙静道：“世兄恭喜，又定了一位娘子。”高俅道：“便是，费了令弟的心，还未曾谢。下月初十日，

还要烦推官照应。”孙静道：“不是晚生多管，这事正要禀明太尉，那陈希真这头亲事，恐怕不稳。”高俅、衙内齐问道：“推官，怎见得稳？”孙静道：“昨日听见舍弟这般说，猜将来，他未必情愿。”高俅道：“我与他联姻，又不辱没了他，为何不情愿？”孙静道：“便是太尉不辱没他，那厮却甚不中抬举。他那女儿，不知要养着怎地，东说不从，西说不就。今日太尉去一说就肯，他非贪太尉富贵，实畏太尉的威福，不敢不依。他得空必然逃遁，没处追寻，须准备着他。晚生虽是胡猜，十有九着。”衙内道：“孙老先生，你也太多心。他若要走，那一日走不得，挨着等甚？多少人扳不着，他却肯走？”孙静道：“衙内不要这般托大说。陈希真那厮极刁滑，他岂肯一番厮打之后，便这般撒头低？他走虽不能定他日期，或者因别事纠缠，却随早随迟也难定。不是孙某夸口说，肯听吾言，管教他走不脱。”高俅看着衙内道：“何如？我说早知他同你厮打，你还瞒着我，说耳朵自己擦伤，今日破出了。”衙内涨红了脸道：“实不曾厮打，只不过争闹，他女儿推了我一把。”高俅道：“你这厮老婆心切，甘心吃亏，我也不管。今事已如此，推官之言不可不听，万一被他溜了缰，却不是太便宜了他！——你且说，计将安在？”孙高道：“家兄说有妙计，那怕他插翅腾云也飞不去。”孙静道：“依着晚生愚见，最好乘他说要虚明阁，就把与他，劝他把老小移来同住，拚着拨人伏侍他，好来好往的绊着。只待成亲后，便放下心。”高俅道：“这计恐行不成，他推托不肯来，不成捉了他来。”孙静道：“他不来，便是有弊。既不便行，还有一计，请屏左右。”

高俅便将左右叱退，房里只得四个人。孙静悄悄地道：

“莫如太尉叫人预先递一张密首的状子，告他结连梁山泊，将谋不轨等语，把来藏着里面。他如果真是好意就亲，俟完婚后就销毁了，不使人得知。这几日却差心腹，不离他家左右，暗暗防着他。见他如果行装远走，必系逃遁，便竟捉来推问，这状子便是凭据，他有何理说？看他还是愿成亲，还是愿认罪。”高衙内听罢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高俅道：“须得几个人出名才好。”孙高道：“晚生做头。”衙内道：“薛宝、牛信、富吉，都与他写上。”孙高当时起了稿底。出名的是孙高、薛宝、没头苍蝇牛信、矮脚鬼富吉。——那富吉便是富安的兄弟。——状子上写着“密首陈希真私通梁山贼盗，胆敢为内线，谋为不轨”的词语。孙静道：“公呈只四人不好看，再加几个。”又想了四个人上去，共八个原告，当时誊清。

高俅收好，方唤左右过来道：“唤魏景、王耀来。”须臾把那两个承局唤到面前。这两个是高俅的体己心腹，那年赚林冲进白虎节堂的，就是他两个。当时高俅吩咐道：“你二人精细着，到东大街辟邪巷陈希真家前后左右罗织，私下查察。暗带几十个做公的远远伏着，但见陈希真父女两个行装打扮出门，不问事由，只管擒拿，我有定夺。我再派军健将并临时助你。须要机密，不可打草惊蛇。他若随常出门，不是行装，亦切不可造次。只等过了四月初十，方准销差。那时自有重赏。”二人领诺去了。孙静对衙内道：“世兄不时到他那里去走走，兼看他的动静。”衙内道：“我就要去。”

当日人散之后，衙内换了大衣，把个子婿帖儿，带了仆从，便到希真家来。进得门时，只见许多锡匠、木匠在那厅

上打造妆奁。希真背着手在那里督工，见衙内来，连忙接进。那衙内忙递过帖儿，扑翻身便拜道：“泰山，小婿参谒。”希真大笑，连忙扶起，让进里面。只见后轩又有些裁缝在彼赶做嫁衣，丽卿倩妆着立在桌案边看，一见衙内来，笑了一声，飞跑的躲去楼上。衙内叫声“妹子”，丽卿那里应他，只顾上去了。希真笑道：“他同你已是夫妻，新娘子应得害羞，你也该回避。”衙内大笑。希真道：“不知那个兴起什么害羞，难道下月初十就不做人了！”二人大笑，那几个裁缝也都笑起来。希真叫养娘道：“快与你姐夫看茶来。”

二人坐谈一歇，希真道：“贤婿，你前日说要到箭园里去，今日老汉陪你去看看。”便同衙内起身，转过那游廊后，到了箭园。只见一带桃花，争妍斗丽，夹着中间一条箭道。左首一条马路，尽头篷厂里，拴着两匹头口。这边居中三间箭厅。箭厅之前又一座亭子，亭子内有些桌椅。走到厅上，只见正中一方匾额，乃是“观德堂”三字，两边俱挂着名人字画；靠壁有四口文漆弓箱，壁上挂满箭枝；又有两座军器架，上面插着些刀枪戈戟之类；当中一座孔雀屏风，面前摆着一张藤床，床上一张矮桌。二人去床上坐定，望那桃花。衙内道：“这园虽不甚宽，却恁般长。”希真道：“先曾祖置下这所箭园，甚费经营。亦有人要问我买，我道祖上遗下的，不忍弃他，如今教小女却用得着他。”猛回头，只看床侧屏前朱红漆架上，白森森的插着那枝梨花古定枪，希真道：“这便是你夫人的兵器。”衙内立起，近前看一看，那枪有一丈四五尺长短。衙内一只手去提，那里提得动，他便双手去下截用力一拔，只见那枝枪连架子倒下来。希真慌

忙上前扶住，道：“你太鲁莽，亏杀老汉在此，不然连人也打坏。”衙内道：“有多少重？”希真道：“重便不大重，连头尾只得三十六斤。”一面去把那枪架扶好。衙内道：“不过鸡子粗细，怎么有这许多重？”希真道：“这是铁筋，不比寻常铁，选了三百余斤上等好镇铁，只炼得这点重。又加入足色纹银在内，刚中有柔。你方才拔他下截，那上稍重，你力小吃他不住，自然压下来。”衙内道：“这般重，却怎好使？”希真笑道：“你怕重，你那夫人手里，却像拈灯草一般的舞弄。”衙内听得，虽然欢喜，却也有些惧怕，暗想：“前日玉仙观里，真错惹了他也。”再细看那枪时，只见太平瓜瓣尖，五指开锋，头颈下分作八楞，下连溜金竹节一尺余长；竹节当中穿着一个古定，也是溜金的，上面鑿着梨花；梨花里面，露出如意二字。那一面也是一样的花纹。再下来一个华云宝盖，撒着一簇干红细纓；底下烂银也似的枪杆，绕着阳面云头；枪杆下一个三楞韦驮脚，也是溜金的。希真道：“这枪本是老夫四十斤重一枝丈八蛇矛改造的，费尽工夫。今重三十六斤，长一丈四尺五寸，小女却最便用他。”衙内称赞不已。希真又道：“我这小女舞枪弄剑，走马射飞，件件省得。只是女工针黹，却半点不会，脚上鞋子都是现成买来，纽扣断，也要养娘动手。将来到府上，还望贤婿矜全则个。”衙内道：“泰山说这般话，小婿那里怕没人伏侍他。”二人又说了一回，希真就在箭厅上邀衙内酒饭。

那衙内因不见丽卿，也不耐多坐，就去了。出巷口，正遇着魏景、王耀在那里。衙内在马上叫过二人，轻轻吩咐道：“下次我在他家，你等离开些不妨。”二人应了。衙内

回去，一路暗忖道：“希真这般举动，那有不肯，却不是老孙多疑。”见了老子说及此事，高俅道：“我也这般说，他如果不肯，却为何问我要虚明阁，又要约定那两件事。但是孙静的计备而不用也好。”衙内又去了两次，总不能见丽卿，觉得无趣，也懈了，连日不到那里。只恨那轮太阳走得慢，巴不得就是四月初十。

却说那希真自许亲之后，进出时常在巷口遇着王魏二人，有时邀希真吃茶，有时回避着。希真有些疑忌。一日，希真早上自开门出，见那王耀已立在门首张看。一见希真，便问道：“提辖好早？”希真道：“承局有何贵干？”王耀道：“等个朋友说话，却不见来。”慢慢的踱出巷去了。希真忖道：“这巷里面又走不通，他寻那个？”下半日，又见那魏景在巷口立着，看见希真便避开。希真走出巷外，却不见了。心中愈疑，半晌亦不见他。希真便去茶店内坐下，叫那茶博士泡碗茶来。茶博士笑道：“你老人家今日难得，从不曾到小店来。”希真笑道：“便是紧邻在此，照顾你一次。”遂问道：“那两个承局模样的，常在这里吃茶做甚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便是不识得，两个轮流来坐着，两三日了。开着茶永不肯走，讨厌得很。想不知是那座衙门里有察访的案。”希真道：“你听见他说些什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不曾听得。”希真道：“他可问起我么？”茶博士道：“昨日那个穿紫衫的，他却问小人，说提辖要出行，到那里去。小人答他不晓得，他也不问下去了。”

希真暗暗点头，已是明白，辞了茶博士回家，对丽卿道：“你看那厮们刁猾么！我这等不动声色，他还如此防备着我。”丽卿道：“恁地时，我到干陪了小心。我看不如先

结果了那厮再走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不要着急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希真立在廊下，捻着须，想了半歇，寻思道：“高俅必不能料得，不知是那个献勤，莫不是孙静那厮归也？自古道：‘辅强主弱，终无着落。还不如用这个法门破他。’当时叫苍头来：‘你把我一个名帖，去殿帅府号房处投下，说我要请衙内来说话。’苍头去了。希真对女儿道：‘明日二十九，正是都筑圆满之日，午时送神。这个月小尽，后日初一日，一黑早我同你就要走了。又难得撞着是个出行大吉日，不争被他作梗，只可用这条计，略愚他一愚。即被他识破，我已走脱矣。’”

正说着，苍头先回来道：“衙内就来也。”不多时，衙内欢欢喜喜的进来，道：“泰山唤小婿有何见谕？”希真放下脸来道：“那个是你泰山，你是谁的女婿？我的女儿须不臭烂出来，一定要掇与你。”衙内大惊道：“干爷为何动怒，孩儿有甚冲撞？”希真道：“我好意把女儿许配与你，我须不曾犯罪，你为何叫人监防着我？”那衙内听见这句，便是雷惊过的鸭儿一般，说道：“那……那……那有此事！”希真道：“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那两个承局来盘问我好几次，问我出门否。我说就要嫁女儿，不往那里去。兀自不肯信，在我门首趑来趑去。又叫做公的四面打听我。请问：这是甚么意思？监防我恐我逃走不成？我便不把女儿许与你，我也不犯私逃。我陈希真顶天立地，看着这条命如同儿戏。我不过难得你老子一番抬举，又爱你的仁德聪明，恐错过了，不成夺了那个的宠？这事也没甚气我不过，你与我既是翁婿，不值便把我如此看待，还说肯养我过老！你不信，叫那两个来质对。”

衙内慌忙诺诺连声道：“爹爹息怒，想是下人之故，孩儿去打听明白，就来回爹爹的话。”连忙出门上马，出巷又不见那两个承局。飞奔去见了老子，从直说了。高俅惊道：“怎的走了风？”衙内道：“魏景、王耀去盘问了他，被他得知。”高俅大怒，便叫：“捉这两个奴才来！”须臾叫到面前。高俅骂道：“你这两个不了事的狗头，叫你们去暗防陈希真，那个叫你去盘诘！”魏景道：“不过在茶店里问了一声不打紧。”王耀道：“小人只不过在他邻舍处略打听些。”高俅大怒道：“攘糠的蠢才，谁叫你打听！此等机密事，容你在茶店里乱讲。左右，与我背驼起来，每人各抽五十皮鞭，教他醒睡。”众人请免，二人亦伏地哀求，高俅喝退了两个。衙内道：“此事怎好？我想已泄漏了，不如竟照孙静的计，竟去捉了来硬做。”高俅道：“胡说！你只不过要他的女儿，他已自肯了，又去冤屈了他，认真寻死觅活，却不是自己弄坏？如今只有叫薛宝同你去，将这般话盖饰了。这事都被那孙静多疑，早不听他也罢，如今不必教他得知，省得他又来聒噪。”

衙内便唤薛宝同到希真家，谢罪道：“家父实属不知，那魏景、王耀因误听人说，泰山要远行出外，故来问声，以便通报，实无他意。”薛宝道：“太尉已将那厮重责了，以戒其造次之罪。太尉还要自己陪罪。”希真道：“这等说，老汉倒错怪了。只因太尉这等以贵下贱，旁人多看得骇然，只道是老汉扳高，方才盘问得太蹊跷，不由老汉不动气。明日到太尉处陪罪，贤婿先与老汉周旋则个。”希真又款待了二人，送出门外。希真道：“贤婿，老汉是这般饕餮性儿，幸勿芥蒂。”衙内连说“不敢”，辞别了，回覆高太尉去。

孙高得知此事，那肯隐瞒，便见孙静道：“那两个承局不小心，露出马脚。如今太尉发怒，申饬他两个，不但去防备他，反怪哥哥多事。”孙静只是仰面冷笑。孙高道：“哥哥笑甚？”孙静道：“且等陈希真走了，叫他识得。”

却说希真送了二人，丽卿迎出来道：“爹爹，这事怎的了？”希真笑道：“好教你放心，明日就成功了。”叫进苍头来道：“我有一封银信，你与我带去陈留县王老爷家交付。再与你二十两银子盘费。只明日一早，就要与我动身。”苍头道：“陈留县去，何用二十两盘费？”希真道：“余多的仍好带回。”苍头领了去。当夜希真仍去祭炼，事毕就睡。一清早起来，打发苍头出门去了，唤那养娘道：“你也好久不曾回家，今日叫你回去看看你的爹娘，住几日不妨。”那养娘听得这句话，好似半天里落下一道赦书，欢天喜地的应了一声，便去换了件衣服，穿双新鞋，搽脂抹粉，打扮了，收拾起一个包袱。希真与了他一包物事，道：“这是与你父亲的。”养娘接来收了，觉得有些沉重。丽卿又与了他十两银子，道：“你去买些东西。”养娘暗想道：“这回回去，姑娘却为何把这许多银子与我？”谢了收起。希真便自去叫个马保儿，牵了匹驴子，先付了工钱，叫他送去。那养娘辞了主人，又对丽卿道：“姑娘，我那盆建兰，姑娘照应着，时常浇浇水，不可枯干了。”丽卿暗笑，应了他一声，却又看着他凄惨。那养娘跨上驴子去了。丽卿直送他出了大门，望他出了巷去，觉得鼻子一阵酸，快快的转来，一所房子只剩得父女两个。

希真去安排些早饭，父女二人吃了。希真便去写了封辞高俅的信，叫女儿把衙内所赠的物件，都取来一处，预备还

他。看看午时已到，希真便去静室内撤了祭炼，又步罡踏斗诵咒，将神马送了，方叫丽卿同入静室来收拾。丽卿看那静室里面，只供着一面古铜镜子，圆可三寸，一盏灯尚点着。希真叫他将香炉、烛台、灯盏、剑、印等物都收过了，自己把那镜子藏好，又把那书架上的图书卷帙一切来往信札笔迹尽行烧毁，只存着自己注的《道德经》、《参同契》、《阴符经》、《悟真篇》、《青华秘录》，及内外丹经，符篆秘法，一束儿交与丽卿收在包裹里。自己又去见高俅谢罪，恰好高俅着人来请陪话，便叫丽卿关了门，到高俅府里说了些克己的话。却不见衙内，问起，说外面游戏去了。

希真辞了回家，已是申刻时分。那丽卿便去箭架上挑选了十五枝雕翎狼牙白镞箭，把来插在箭袋里；弓箱内取了一张泥金塔花暖靶宝雕弓，换了一枝新弦，套在弓囊里；又去把两匹马喂好。那枣骝已是将息得还原，周身火炭一般赤，父女二人都骑试过，端的好脚步。希真取了两副军官服色，叫女儿也扮做男子，先看一看。丽卿改梳了头，摘去耳珰，脱去了裙衫，裹了网巾，簪一顶束发紫金冠，穿上那领白绫战袍，系上一条旧战裙，戴上大红镶金兜儿，脚下套一双尖头皮靴。装束毕，果然一个美貌丈夫。希真看了笑道：“我真有这般儿子，却不是好！可惜是个假的，好笋钻出笆外。”丽卿把面镜子来照，忍不住咯咯的笑，仍复换下了。希真道：“天将晚了，你把干粮都收拾好。我去安排些饭食。惭愧，那厮今日倒不来。早些安歇，明早五鼓就走，顶城门出去，你醒睡些。”丽卿应了。

正在吃饭，忽听外面叫门。希真出来接应，只见一个汉子挑着一副大盒担，问道：“你们这里是陈希真家么？”希

真道：“正是。”那汉便一直挑进来。希真道：“你们那里来的？”那汉道：“高衙内同几位官人，教我挑到这里来。”希真看那盒担里，都是鸡鹅鱼肉果品酒肴之类，正要再问，只见衙内一个亲随进来，说道：“只顾挑进去。”希真道：“什么道理，又要衙内送酒席！”亲随道：“衙内从李师师家来，在后面就到。”那汉卸去担儿，拿着扁担出来，亲随道：“赏钱明日总付你。”那汉应一声去了。

少顷，衙内带着拨火棒、愁太平，又一个亲随，已有三四分醉了，踉踉跄跄的进来。希真道：“怎的只管要贤婿坏钞！”衙内道：“值什么，今日特与泰山开荤，休嫌轻微。本要早来，却吃那李师师兜搭了半日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们何不都请去箭园里坐地。”衙内道：“这两位也正为箭园而来。”希真去关了大门。一千人同去箭园内亭子上坐定，看那亭子，果然起盖得好，拱斗盘顶，文漆到底。两个没脑子的见那箭园，喝采不迭。两个亲随，一个把酒食发去厨下，一个来亭子上伏侍。那薛宝最喜的是烹调肴馔，见没人动手，便去厨房相帮照应。希真道：“怎好生受？”便连忙自去取杯筷安排。衙内道：“泰山，一个苍头那里去了？”希真道：“便是他妻子病重，昨夜追回去了。又没个替工，好生不便。”孙高道：“衙内处便拨个人来伏侍极便。”衙内对那亲随说道：“你便在此伏侍陈老爷几日。”希真道：“怎好生受？”却便谢了。

希真去里面同女儿商量安排明白，却出来点起灯烛，陪众人吃酒。酣饮至初更天气，衙内道：“小婿醉了，省得去备马，要歇在泰山处。”希真应了。说说谈谈，已是二更，希真道：“我有一瓶好酒，本留着开荤用，就请三位尝尝。”

说罢，去里面取了出来，烫热了，换了大杯儿，每人面前花花花的斟满，说道：“请尝尝！”三人一饮而尽，都称赞道：“好酒，真有力量的，多吃看醉倒。”希真道：“这二位总管辛苦了，也都请用一杯。”便递过两杯去。衙内连称不敢，两个谢了，也都吃尽。希真重入席坐下。

不多时，希真拍着手叫道：“倒也，倒也！”只见那五个人，口角流涎，东倒西歪的躺下去。希真大笑道：“今番着我道儿！”正要去叫女儿来看，只见丽卿拽开箭园门，提着那口宝剑，奔上亭子来杀高衙内。希真与他撞个满怀，连忙扯住道：“我儿且慢下手，听我说。”丽卿道：“说甚？”希真道：“他虽是可恶该杀，念他老子素日待我尚好。他虽要打算你，却不恁地使歹计坑害人。杀他不打紧，那冤仇太深，高俅必加紧追捕。——我们只走脱了罢休！”丽卿听了，气得乱跳道：“爹爹，你却这般不平心！我那件不曾依你？没来由，叫我与他做了场干夫妻。他认真便是你的好女婿？便一点得罪他不得，尽他调戏我，兀的不胀破女儿的肚子！”希真笑道：“我儿，你恁般性急。你不省事，这厮不止一刀一剑的罪，他恶贯满时，自有冤对惩治他。他那死法好不惨毒，不久便见。你这等结果他，倒便宜那厮。那日你在玉仙观前要取他的表记，今日正好取，只切不可伤他性命。”丽卿道：“这般说，还略出口气。”便取下灯台去照着，飕飕的把高衙内两只耳朵血淋淋的割下，又把个鼻子也割下来；又看看那两个道：“这厮也不是好人！”去把孙高、薛宝的耳朵也割下来。又要去割那两个亲随，希真喝住道：“干他甚事！快去取些金创药，与他们止了血，恐流得太多，真个死了。”丽卿抹了手，插了宝剑，执了灯台，去取

了些刀创药来与他们敷上。希真道：“我这蒙汗药多年了，恐力量不足，他们醒得快，索性与你寻些麻绳来捆了这厮。”父女二人便把灯来照看，一齐动手，把那衙内同孙高、薛宝都洗剥了上盖衣服，连那两个亲随，都四马攒蹄，紧紧的捆了。希真又做了五个麻核桃，塞在各人口里，俱用绳子往脑后箍了，防他吐出。就取那封信，去缚在衙内身上。并衙内送的物件，都把来放在他身边。把那五个人，就像摆弄死尸一般。

正播弄着，听那更楼上正交三更，丽卿道：“爹爹，你听前面好似有人打门。”希真道：“果然。你不要出来，待我去看。”希真提了灯，走出前面大门内看，只见外面灯火明亮，拍着门大叫：“提辖开门！”希真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外面应道：“太尉府里差来接衙内的。”希真只得开了门。那人提着灯笼进来，却是一个太尉府里的张虞候。当时见了希真，唱个喏道：“提辖，小人奉太尉的钧旨来寻衙内，何处不寻到，亏得李师师家指引，说在提辖府上。巷口又问了更夫，说他尚不曾去。今有要紧事，务要接他回去。”希真道：“在便在我家，只是吃得烂醉，睡着了，怎好去叫他？”那张虞候道：“醉也说不得，只好叫他起来。因他第二位娘子临蓐，十分艰难，不得不接他回去。如今却睡在那里？小人自去请他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且坐地，我去看看来。”希真慌忙提了灯进来。丽卿正把那些人伏侍停当，提了灯正要出来，遇着希真，把那事说了，又道：“此事若破了，我你性命都休。如今事已至此，你且闪在这门后等待。退得他时更好，倘退不得，竟诱他进来，一发做了他再说。”丽卿听罢，便放了手里灯，抽出那口带血的剑来，在黑影里等着杀

人。

希真遂提了灯，到前面见张虞候道：“衙内兀自疲乏，不肯回去，只吩咐道，教请天汉州桥钱太医诊视便好。又说明日一早就回。”张虞候道：“他的亲随，着一个出来。”希真道：“只有一个在里面，兀自伏侍不迭。你不信，同我进去，自己见他去说。”张虞候道：“提辖的话怎敢不信，只是上命差遣。如今只得照提辖这般说，去回话便了。”希真一面提灯照着他，送出来道：“明日早些来接，我也劝他早归。”送出门外，便关了门进来。丽卿已提着灯出来，道：“爹爹，他虽然去了，还防他再来，我们索性守着。”希真道：“正是。你去把前前后后多点些灯烛，省得手里提进提出。”

父女二人坐在灯光下，守了两个更次。听那更鼓，已是四更五点，不见动静，希真道：“许久不见动静，想是不来了。五更将近，我们趁早收拾，预备动身。”丽卿便去提那两个包袱放在面前，又吃些饮食。父女二人提了包袱到箭亭子上，只见那五个人，一个个都醒来，叫喊不出，挣扎不得。丽卿把灯来照看，只见那衙内睁着眼朝他看。丽卿想到他那平素的可恶，便去弓箱内取出两枝旧弦，折叠着一把儿捏在手里，去那衙内的背上、腿上着力鞭打，骂道：“贼畜生，也有今日！你那疯话说不说了？”打得那衙内一条青一条紫，血殷往裤子外面渗出来，好似哑子吃了黄连，肚里说不出的那般苦，喉咙里只是阿阿阿的叫不响，身子乱动乱摆，那里强得？可怜从不曾吃过这般利害。丽卿打够多时，希真笑着劝道：“卿儿，也亏他受用了，饶了他罢！天不早了，我们干正经事。”丽卿丢了弓弦，又骂了几句。希真

道：“我儿，去装束了好走。”希真看着衙内笑道：“衙内，你不亏我，此刻好进鬼门关了，那得在此处受用。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这事不是我来寻你。你经此番后，父子二人少去作恶，万一遇着你的冤对头，性命难保。此刻我却放你不得，明日自有人来救你。”

丽卿装束停当，道：“爹爹，我们备马去。”希真笑着，也去装束了，同丽卿把那新买的两副鞍辔背在马上，扣搭好了，牵出槽来，拴在亭子柱上。丽卿便把弓箭系好，挂了那口青镡剑，枪架上取了那枝梨花枪。希真去提了两个包袱，道：“你带着弓箭，小的这个把与你，大的我拴了。”丽卿接过来，拴在腰里。希真拴了那大包袱，便去刀枪架上拔了口朴刀；那口腰刀已是选好，跨在腰里。丽卿便来解马，希真道：“且慢，你去取碗净水来。”丽卿道：“要他何用？”希真道：“只管取来。”丽卿便舀了一碗，递与老子。希真取来，念了几句真言，含那水望空嚥去。丽卿道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希真道：“这便是都篆大法内的喷云逼雾之诀，少刻便有大雾来也，我同你乘着大雾好走。”放下碗，更鼓已是五更三点。只见天上那颗晓星高高升起，鸡声乱鸣，远远的景阳钟撞动，椽子、窗格都微微的有亮光透进来。希真道：“真不早了，快些去罢，城门就要开也。”父女二人牵着马往外就走。丽卿回头看了那箭园、亭子、厅房，又看了看屋宇，止不住一阵心酸，落下泪来。希真劝道：“不要悲切。天可怜见，太平了，我定弄回这所房子还你。”丽卿哽咽道：“早知如此离乡背井，那日不去烧香也罢。”希真道：“还追悔他做甚，快走罢。”丽卿拭了泪，随着他父亲出了箭园，穿出游廊。只见天已濛濛的起雾，各处灯烛明亮。没

得几步，忽听得外面擂鼓也似的叫开门，父女二人一齐大惊。这一番打门，有分教：曲折游廊，先试英雄手段；清幽轩子，竟作凶顽收场。正是：冲开铁网逢金钩，剔亮银台飞血雨。毕竟不知那个打门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 东京城英雄脱难 飞龙岭强盗除踪

却说那希真父女正待要脱身逃走，不防外面又有人打门，火刺刺的般紧急。父女都大惊，丽卿道：“爹爹，怎好？我们不如杀出去罢！”希真道：“我儿不要心慌，待我去看来。走不脱也是大数，便死也同你在一处。你索性把马拴好，卸去了弓箭、包袱，只把那口剑，就在这里看风色，不可擅动。”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希真解了腰刀、包袱，倚了朴刀，把那腰刀拔出，插在腰里，取件道袍披在身上，抢到门边。只听得三四副声音，连珠箭叫开门，砰砰砰的乱敲。希真隔门张时，好多人立着，都提着灯笼。希真喝道：“甚么事乱敲门？”外面大声应道：“高太尉自来接衙内回去！”希真一面开门，一面发话道：“我留女婿过夜，不曾犯罪。”只见那两个承局闯进来，正是那魏景、王耀，走到厅上齐发话道：“陈提辖，你老大不晓事，把衙内留住，不放他回去，着别个受气！他的娘子生产，十分危急，你只不放他。如今太尉大发作，又着我等来催。衙内便真走不动，备了一乘轿子在此，务要即刻接他回去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二位太不谅情，他是我的亲女婿，醉倒我家，不肯回去，不成热赶他出门？他此刻醒来，正劝他回家。你二位来得正好，同我进来，不然他还不信。”

二人提着灯笼，跟着希真进来，只见里面灯烛辉煌，王

耀道：“你们昨夜做甚？”希真道：“你去见了衙内便知。”希真让他二人先行，转过游廊，灯光下只见丽卿闪在那里，倒提着剑等候。希真大喝道：“我儿快动手！”喝声未绝，丽卿剑光飞处，那颗人头骨碌碌的滚到扶栏外青草里去了，尸身便倒在一边。王耀大惊，叫声“阿也”，要往外走。被希真一把揪住，往里一推；丽卿迎面一剑，连臂带肩膀下，心肺倒流出来。果然好剑，不论衣服筋骨一齐削断。可怜那两个小人，平日倚仗着高俅无恶不作，今日却化作南柯一梦。希真道：“消停消停，且把灯来，照我身上有无血迹。”丽卿道：“没有。”那丽卿倒吃喷射了一脸鲜血。希真道：“且慢，还有人哩。”提了灯复出大门外。只见那两个轿夫立在轿子边，仰面道：“天在这里起雾了。”希真招手道：“衙内走不动，你们把轿子抬进来。”两个把轿子绰到厅上歇下。希真道：“你们着一个进来背衙内。”一个轿夫道：“吃得恁地醉！”便跟着进来。转过后轩，希真豁去道袍，撇了灯台，左手便揪住那轿夫，右手抽出腰刀，去喉咙上一抹，早已了帐。一把丢开尸首，转身大踏步赶出厅上。那个轿夫正在那里闲着，被希真夹耳根一刀剁倒，又去捌了两刀，眼见得不活了，连忙进来。

丽卿抹去脸上血，把地下两盏灯笼踏灭，还在那里探看。希真大叫道：“我儿了也，快走罢！”丽卿连忙插了剑，系上弓箭，拴上包袱，提了枪，又替老子拿了朴刀，牵着两匹马，往外就走。希真取刀鞘插了，跨好，取那包袱，一面走一面拴。殿帅府前明炮响亮，更楼上收擂，天已大明。走出门外，只见那大雾漫天。丽卿先上了那匹川马，道：“爹爹先走，孩儿不识路。”希真道：“且慢，我还有一事未

了。”把枣骝交与丽卿，却从复走了进去，把大门关了。丽卿甚是惊疑。

不多时，只见希真从那边墙头上跳下来，翻身上马，接了朴刀，叫道：“我儿，快随我来！”两骑马出了巷口，只见白茫茫的重雾盖下来，数步外不见人影。上了大街，已是有人行动。父女二人乘着浓雾，只顾走。到得朝阳门，城门早已大开。父女二人从大雾影里闯出城去，奔上大路，马不停蹄，往东又走了五六里，出了浓雾之外，已是没人家的所在。希真到那一座高桥上，兜住马叫道：“我儿，你回头去看！”丽卿勒住马，回头看时，只见那座大雾，密密层层，把东京城护着，好似蒸笼里热气一般，腾腾地往天上滚卷。自己身子立在雾外，相去不过一箭之路。初出地太阳，照映得格外分明。丽卿喜道：“妙呵，爹爹！你有偌大的道法！”希真道：“这值甚么。我受本师张真人传授都篆大法，有若干作用，这是里面逼雾的法儿。我这法能逼起三十里方圆的大雾，此刻我只起了十二里。你且少住，待我发放了他们好走。”希真把朴刀递与女儿，双手叠一个驱神的印诀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双手放去，只见一道白光射入雾里去了，那雾便纷纷的落下来。希真看那丽卿的脸上，兀自血污未净，便下马道：“待我与你洗去，省得着人看出。”去桥下浸湿了一角战裙，替他脸上、眼堂下、眉毛里、鬓边、嘴角，都拭抹干净。衣领上也有几点抹不去，只可由他。希真一面拭一面说道：“凡是迎面去杀人，总要防他血射出来。今幸而不是厮杀，不然，眯了两眼怎使手脚？”丽卿笑道：“孩儿却从不曾干过，却不道这般爽利。”希真道：“咄，有甚么高兴！”丽卿看那雾，已消挫了大半，有几处

高的楼阁都露出尖来，好象在大洋海里浸着一般。希真接过朴刀，上了马道，“不要呆看了，走罢！恐有人赶来。”

父女二人下了桥，迎着日光，一直顺大路，往东进发。丽卿道：“爹爹，我们今夜何处投宿？”希真道：“我儿，你休怕辛苦，我们今夜且慢提投宿的话。那高俅有个门客孙静，昨夜闻知他已回。那厮好不刁猾，又吃你把他兄弟的耳朵割去，那厮必料我投奔梁山，恰不应奔梁山也同此一条路上。他若挑选人马，并力顺这条路追赶，我们必遭毒手。如今我若由正路，投沂州府，须出宁陵，渡过黄河，到山东曹县，方可与梁山分路。我的主意，不知大宽转，从宁陵就分路，岔出虞城，跨过碭山，由江南界过微山湖，出山东峰县，教那厮没处捞摸。这里到虞城不过五百多里，随常走须得三四日，如今也顾不得头口乏，连夜赶去。前路不远是张家店，热闹所在，就那里买两盏油纸灯笼，多备些蜡烛，明日午刻便好到那里。你可受得起否？”丽卿道：“不过马上再熬一夜，值什么！譬如出师打仗，这点路也要走。”希真道：“路上倘有人盘问，只说到山东曹县，兵差紧急公干。逢人自己称声‘小可’，不要又是‘奴家’。”丽卿笑道：“这怕不省得！”这正是：鳌鱼脱却金钩钓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不说希真父女二人竟奔虞城。

却说高俅五鼓时上朝，便吩咐魏景、王耀再去接衙内。太阳离地，高俅回府，早点罢，同几个门客在上房赌博。只见一个养娘出来禀道：“二娘子还不能分娩，太医的药已吃了，此刻忽然晕了去，衙内又不回来。”高俅道：“这厮恁的还不归？”一个亲随在旁边道：“便是魏景、王耀也不曾回来。”高俅道：“这厮两个，近来恁地这般糊涂！你们再

着两个去催。”好半歇，只见去的人来回报道：“到陈提辖门首，只见大门不曾开。敲了半歇，只不肯来开，又没个人答应。等了许久，仍不开。只得回来禀覆。”高俅道：“陈老希每自夸他不睡早觉，今却这般颠倒，想是昨夜都喝醉了。你们少刻再去催催。”那人应了出去。“魏景、王耀一定是不曾去，待我查出肯饶他！”一面又赌了好两转，已是辰牌时分。只见孙静到来，见了早礼，便坐下来同赌。

少刻，那个去的又来报道：“门仍敲不开，仍没人答应。”高俅同几个门客齐说道：“这厮们想是睡死了！太阳这般高了，恁地？”孙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高俅道：“便是我儿子忒弃旧恋新。昨日到他新丈人家过夜，这里他第二个老婆做产，不得分娩，连夜去唤他不回来。我道他丈人好意留他，不好接连去催。你那兄弟也不晓事，天明叫魏景、王耀去接，两个狗头索性不去。此刻又去催了两回，门尚不开……”还未说完，孙静大惊失色，把赌具丢在桌上，立起身道：“快着人去救衙内，着了他道儿也！”高俅同众门客道：“怎说？”孙静道：“晚生屡次说陈希真不怀好意，恩相只不信，今日他使出毒手来也！恩相明鉴：他便是留女婿过夜，必不肯留许多人在家，一个不放回。昨日晚生兄弟孙高不归，都说他同衙内在外游玩，只道他在三瓦四舍陪衙内在一处；衙内既在陈希真家，晚生这个兄弟不是不晓人事的，何至同在他家过夜？已知娘子做产，这早晚还不归，必遭毒手了，快多派将弁去救人要紧！”众门客还有几个未信。高俅见孙静恁地着急，便吩咐左右道：“你去传我的号令，叫派府里值日的殿制使两员，速去赶衙内回家。”孙静道：“不够，不够！多派两员，再多带几个军健们同去。”

高俅便又叫加派两个。须臾四个制使进里面来声喏，稟请言语。高俅道：“不必多说，务要到陈希真家，立请衙内回来。”孙静道：“门不开，只管打进去！便是陈希真还在里面，他发作，我对付他。四位长官快去！”那四个制使旋风也似的去了。高俅道：“推官料得不差，但愿没事才好。”孙静道：“不是晚生多说，那能没事！”

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制使飞跑回来，汗雨通流的道：“恩……恩相，……不，不，不……不好了！”高俅大惊，忙问：“怎的不好？”两个制使道：“小将们到陈希真家，叫了好歇门不开。叫一个军健，借张梯子爬上墙头，又叫了两声，无人答应。军健说墙里面也有张梯子靠着，便盘进去，开了门出来。小将们一齐进去观看，只见那正厅上一乘空轿摆着，一个轿夫杀死在厅上；赶到后面轩子背后，也杀翻一个轿夫。游廊下又有两个尸身：一个正是王耀；一个没头的，认他的衣服，却是魏景。前前后后寻来，家伙什物都不少，只没一个人，连衙内一千人也不见面。如今分那两个，押同地保邻佑在彼看管。特请钧旨。”高俅听罢，好似一跤跌在冰窖里，嘴里叫不及那连珠箭的苦，往屁股里直滚出来。孙静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气杀我也！”那众门客一齐大惊。孙静劝高俅速发人去，“那厮便害了衙内，亦必藏在屋里，不能带了逃走。”高俅定了一定，上厅去点齐家将，带了百余名军健，同那两个制使，刀枪棍棒杀奔辟邪巷去。半路上，迎着一个先一起去的军健奔回道：“衙内一千人有了，都捆在他后面园里，还不曾死。那颗人头也寻着了。”那两个制使便着他先去回报太尉。这里一千人赶到希真家，一齐哄进去，只见前后许多灯烛，兀自点着。到后面箭园

里，只见那些人已将衙内等解放，扶着穿衣服，面上血污狼藉；满地都是麻绳、蜡烛油，亭子上酒席杯盘兀自摆着。有几个精细的拾了一把耳朵，到太尉处献勤。众人把衙内等五人扶出来，将衙内扶上那乘空轿子，另寻两个轿夫抬了，先着人送回去；又另叫四乘轿，抬了那四个人，也先送归太尉处。这里众人前前后后搜寻了一遍，把那门封锁了，带了一干邻佑同地保等，到太尉府里来听审。这件事哄动了东京，人都说道：“陈希真这人好利害！”

那太尉等待回来，看见儿子耳鼻俱无，又见那几个人这般模样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三尸神炸，七窍生烟，忙传军令，叫把京城十三门尽行关闭，挨户查拿。一面奏准天子，说：“奸民陈希真，私通梁山盗贼，谋陷京师。经人告发，臣差亲子荫知府高世德，督率兵役捕擒。希真胆敢拒捕，杀死兵役四人，将臣子并幕友孙高、薛宝截去耳鼻，弃家在逃。臣先闭门查拿，伏请准行。”一面把邻佑、地保带齐，就花厅上，把孙高等四人坐在一边质审。邻佑、地保都供并不知道，说他东京并无一个亲友，“他还有个苍头、养娘，求拘来审讯，或者知情。”两个亲随道：“小人们到他那里时，苍头、养娘已不见了。”高俅便问苍头、养娘名姓，家在那里。数内一个邻人道：“那苍头只知他姓王，不知其名，听说是城外大东村人氏。养娘实不知道。”高俅推问半日，实不知情，只得取保释归。

孙静对高俅道：“恩相闭城查拿，总是无益。那厮既敢做这等事，必然早出京了。晚生料他必投梁山泊入伙。不然，便投远方亲戚。恩相此刻只查他出那一门，便有影响。他尚杀了魏景、王耀走，已是天亮，必非半夜越城。”高俅

道：“怎生去查？”孙静便问孙高四人道：“你们后半夜醒来，可看见他怎生打扮出门？”四人齐道：“我们都看见的。”孙高道：“陈希真穿一件酱红色战袍，系一条绿战裙，提一口朴刀，跨一口腰刀。他女儿也改作军官打扮，穿一件白绫子大镶边的战袍，系一条大红色的旧战裙，提一枝白银枪，跨一口剑，腰里还有弓箭。”薛宝道：“希真腰里拴一个蓝包袱，女儿拴一个桃红包袱，都戴大红金镶兜子。希真里面戴的是顶万字巾，他女儿戴一顶束发紫金冠。”两个亲随道：“骑的马一匹红的，一匹白的。”孙静便叫人分头抄写了，到十三门查问：一早开城时，有无此等人出城？那十二门都回报道：“近日军官进出甚多，实不留心。”只有朝阳门校尉禀道：“开城门不久，有一老军，看见两个军官如此打扮。大雾影里，也不十分看得清。好象一老一少，提刀的在前，插弓箭提枪的在后，急急忙忙的出城去了。”孙静对高俅道：“这厮们一准是投梁山去了，所以直出朝阳门。只选得力之人，就这条路专追，或可擒拿。但必须勇将名马，方可济事。”

高俅正要想一个人，只见阶下一人挺身而出道：“小将愿去。”高俅看那人时，膀阔腰细，耳大面方。那人姓胡，单名一个春字，现为京畿都监，就快升授都虞候，时常在高府里趋奉。孙静道：“胡将军虽然英雄，只恐无好马，如何追得他们上？”胡春道：“太尉那匹御赐乌云豹，愿借一骑，包管追上。”高俅道：“陈希真那厮好武艺，更兼他女儿也了得，胡将军一人恐难擒他，我再差一个人帮你。东城兵马司总管程子明，我一力抬举他到此地位，必然肯与我出力，叫人速去请了他来。你二人同去，不怕捉他不来。”那程子

明系山西人，生得豹头环眼，黄发虎须，人都唤他做金毛铁狮子。使一枝五指开锋浑铁枪，重五十斤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当时闻高俅呼唤，即便到来，问道：“相公有何差遣？”高俅把那话说了。程子明道：“不消胡将军同去，我那匹黄膘马，足追得他们着。如果他们走那条路，管情擒他父女两个献于阶下。”高俅道：“胡春一意要去，不可挫他锐气，便同将军一行。”当时叫备了乌云豹，与胡春骑坐。把了上马杯，道：“望二位将军马到成功。”二人谢了，各带了干粮灯烛，飞身上马。那胡春抡一口泼风刀。当时天色已晚，高俅付与令箭二枝，一枝去开城，一枝带在身边，以便各处营汛调人马策应。二人当即飞马出朝阳门，往东追去。

高俅对孙静道：“不料陈希真如此昧良心，悔不听推官的言语。若追着那厮，碎尸万段，方泄吾恨。”左右将陈希真的信献上。高俅大怒，道：“这等信还看则甚！”扯得粉碎，丢在地上。叫送孙高、薛宝回家将息；叫太医医治衙内的伤痕，觅巧手善补五官的匠人补了假耳鼻；两个亲随也着去将息；魏景、王耀并两个轿夫的尸身首级，都着有司检验了，叠成文案，具棺木着亲人领去，少不得赔些钱财与他们老小。陈希真的家私尽行抄扎，房子发官变价。孙静搜希真的书札笔迹，一毫不见。

不数日，程子明、胡春都空手回来，说道：“追到宁陵把守关隘的所在，问那些办兵差的公人，果有一个长髯大汉，骑一匹枣骝马，手提朴刀，跨口腰刀；后面一个美貌军官，骑一匹银合白马，提一枝梨花古定枪，腰悬弓箭宝剑。所穿服色，与所说无二。又说他们初二日辰牌时分过去的，问他时，说殿帅府高太尉相公有兵差紧急事，差往山东曹县

公干。小将闻知，即渡过黄河，追到曹县。在那黄河渡口，却问不出；曹县亦问不出。直追过定陶，亦毫无踪迹。不知他岔路走，还不知是改换了服色。恐恩相不信，取有定陶县印信批回在此。”高俅请孙静来商量。孙静道：“多管这厮上梁山，防我们料着他，故意说到曹县，却往别处大宽转去了。恩相且去捉缉了苍头来讯问，或那厮不上梁山，必有些踪迹。养娘小儿女，不济事，不必去捉。”高俅置酒筵酬谢了程子明、胡春，遂差眼明手快的公人，仍拘那几个邻佑做眼，到大东村去捉那王苍头。一面又将陈希真父女画影图形，遍天下行文访拿。连日官家议出师之事，高俅也不得空，都放慢了，不提。

却说陈希真父女二人，自从初一日一清早逃出东京，一路马不停蹄，走了一日一夜。次日辰牌时分，早到宁陵地界。那个地名，叫做柳浪浦。右首一条大路，却通那归德府虞城县。一路上，只见地方官乱哄哄的办大兵差役。希真立住马，看那四无人之际，父女二人岔进那条大路，放缓辔头而行。希真道：“好也，我们今日方才脱了虎口，可以放心大胆，缓缓而行。我一时匆忙，失于检点，改换装束时，却被那厮们看见。孙静这刁徒，必然想到，寻踪迹追赶。他必不料我们进这条路，我们也不改换服色了，只管走我们的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，今夜还走不走了？”希真笑道：“痴丫头，我这般说，你不听得？今夜好教你享福！”

父女二人又行了三四十里，一路花明柳暗，水绿山妍。那丽卿在马上，有些摇桩打盹。希真道：“卿儿，前面不远，就有宿头。”又走了几里，到了个市镇上，已是未正时分。寻了个大客店，父女二人下马，两个捣子牵了头口进

去，找间干净房屋。丽卿去寻了个净桶，更了衣。希真叫店家做饭，丽卿道：“孩儿不吃饭了。”房里倚了梨花枪，去摸些干粮，讨口水一吃；便去包袱里抽出那床薄被，脱去靴子，撮去兜儿，把弓箭宝剑往桌上一丢，倒剥下战袍战裙，一团糟塞在床铺里面，倒翻身拉过被来便睡。希真去照应了头口，去看了饭，亦觉得有些困倦，走进房来，只见丽卿已鼾鼾的睡着，东西丢了一世界。希真笑道：“到底还是个孩子，不曾熬炼得。”想着他又可怜，只得去替他收拾好了，把那被与他盖好。自己吃了些茶饭，对店家道：“我们辛苦了要睡，不必来问长问短。”遂关上门，解衣而寝。不觉窗外鸡啼，希真起来，推醒了丽卿，店里那些人都起来。

父女二人梳洗装束已了，吃些茶饭，上马就走。行够多时，天色已明。希真对女儿说道：“我儿，出门不比在家，昨日你虽困倦，不合把行李乱丢。包袱里都有细软，吃人打眼怎好？你一双脚在被外，我与你盖好。下次须精细着。”丽卿道：“孩儿昨日委实乏了，便是这张弓也忘了卸弦。熬夜赶急路，恁的吃力！”希真笑道：“谁教你务要割他们的耳朵，却吃这般厮逃！”丽卿看那山明水秀，甚是欢喜，道：“爹爹，想孩儿在东京长大，却不能时常游览。虽有三街六市，出门便被纱兜儿厮蒙着脸，真是讨厌。那得如此风景看！”希真道：“你也爱山水么？”丽卿道：“这般画里也似的，如何不爱！”

那时正是四月初旬，天气有些躁热。忽到一处池塘，当中一条长堤，堤的两旁都是袅袅的杨柳。池塘对面那一岸，却有一村人家。父女二人纵马上了长堤，那两边柳树遮蔽着日光，却十分清凉。丽卿仰面看道：“那得如此长堤，直到

沂州府，岂不大妙！”希真道：“天气渐觉热了，你我两个包袱拴在腰里，却耐不得。你且少待，我去前面人家的所在，雇个庄家来挑着走，落得身子松动。”丽卿道：“孩儿也正这般想。老大包袱，拴在腰里，不但躁热，倘或遇着什么强人，厮杀亦不灵便。”希真骂道：“讨打的贱人，出门出路再不说吉祥话，开口闭口只是厮杀！再这般胡说，吃我老大马鞭劈过来。”丽卿咬着唇笑，轻轻的说道：“既不为厮杀，兵器却带着走……。”希真回过身来，扬起马鞭道：“你再说下去！”丽卿低着头只是笑。希真下了马，解去包袱，带些散碎银子；又教女儿也下了马，把头口拴在柳树上，包袱、朴刀都交付他道：“好好看守着，我去了就来。不要只管疯头疯脑的，吃那往来人笑。”丽卿笑道：“那个疯头疯脑？”

希真顺着那条路，到了那人家处，却也是个大市镇。看了一歇，寻了个庄家，与他说定了价钱，问了他的姓名住址，叫他写了一纸送行李到沂州府的承揽。央他左右邻都书名着押，把来收起。先付他些安家盘费，又照例谢了邻人。那庄家是个筋强力壮的后生。当时提了根滑溜溜的枣木扁担，自己也有个小包袱拴在腰里，雄赳赳的随着希真回转柳堤，只见丽卿正立着闲看。庄家到面前，相了相那包袱，道：“二位官人，这包袱好打开来否？”希真道：“你要开他则甚？”庄家道：“一大一小，轻重不匀，配好了好挑。”希真道：“有何不可。”便同丽卿把两个包袱匀好了，希真又把两个铁丝灯笼捎上。庄家穿上扁担，挑在肩上道：“两个包袱，却恁的重，路上倒要小心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休嫌重，我还买点零碎搭上。”庄家道：“再重些我也挑得。只是到

了地头，多把些酒钱与我。”希真道：“何用你说。”希真同女儿提了兵器上马，同到那市镇上。希真道：“我们买些酒肉吃。”三人同去吃了一回。希真又去买了两把雨伞、几张油纸，防天落雨；那庄家也去买了一把伞，都塔在担上。希真路见那黄酒、牛肉甚好，又买了个葫芦，盛了几斤酒，黄牛牛肉也切了三五斤带着。

三人离了市镇，奔上路就走。庄家道：“二位官人从东京到沂州府，为何打从这条路走？”希真道：“我们有别的事，必须往这里过。”庄家道：“二位官人都做甚么官？”希真道：“都做提辖。”庄家道：“这位小官人是你那个？”希真道：“是我儿子。”庄家称赞不已，道：“这位小官人，年纪不上二十岁，手里这枝梨花古定枪，怕不是四十来斤。若使得出时，却了得！”丽卿笑道：“你却识货。莫非也在道，说与小可听听。”庄家道：“不瞒二位说，小人今年二十二岁，彻骨也似好耍枪棒。虽也学得几路，只恨家私淡薄，不能拜投名师。”希真笑道：“你既这般好，且把你生平学的说来我听。有不到处，好指拨你。”那庄家大喜，便卖弄精神，一面走，一面指手划脚，夹七夹八的说了一大片。有些也听得，有些难免发笑。丽卿笑道：“你把与我做徒弟还早哩！可惜你住的此地，若肯同我们在沂州府，似你这般身材，教你一年过来，包你一身好武艺。”庄家叹道：“那得有此福缘。”当夜投宿，那庄家便来请教，父女二人便指授他些。那庄家十分欢喜，一路小心伏侍，颠倒把钱来买酒肉，奉承他们父女。

话休絮烦，三人连行了几日。日里都是平稳路，夜里都就好处安身。每晚得空，庄家便来请教武艺。已到碭山地

界。路上过往人见了丽卿，无不称赞道：“好一个美少年，却又是个军官。”那丽卿坐在马上，空着双手没事做，你看他挂了梨花枪，握着那张鹊华雕弓，抽一枝箭搭在弦上，看见虫蚁儿便去射。不论天上飞的，地下走的，树上歇的，但不看见，看见便一箭取来。那庄家又助他的兴儿，有时他不看见，便指引他；射落地，便连忙放下担儿，替他连箭取回。丽卿接过手，把箭仍收了，却把虫蚁儿来鞍鞵上，慢慢地拔毛。有那毛片异样可爱的，便连皮剥下来耍子。希真只是埋怨道：“你们恁地没得吃，只管去射他做甚，岂不耽误了路程？”丽卿那里肯听。

一日，行到一个所在，只见一条大岭当面。上得岭来刚一半，只见一个粉板牌楼，上面大书着“飞龙岭”三字。希真道：“我幼年时从此地经过，曾记得这飞龙岭那面转弯处，叫做冷艳山。转落北，一直有一百多里没人烟。此刻时候已是午过，眼看赶不到了，岭上有几个小店，只好在这里安歇。”又上了几步，有两个客店，火家来兜揽道：“西来的客官，东去宿头远哩！就我家安歇，有好房间，好槽道！”一面说，一面去庄家手里夺了那副担儿，先挑着走；一个便来拢头口。希真跳下马来道：“且慢，我要自己看来。”那火家应道：“不消看得，只有我家的好。”说着，同到岭上。只见左侧一带房屋，有五七家小店面，带卖些杂货。东头尽处，有一座大客店。店门那边一颗大槐树，过去便是下岭的路。那个火家把担儿直挑了过去。丽卿也到店门首，跳下马来，那枝枪和弓箭已是庄家接了。丽卿按着那口青镡剑，走进店去。希真看了看道：“我三十年前从此过，却不见这个老店。”只见那树下坐着一个黑森森的肥胖大

汉，摊着胸肚，露出一溜黑毛，腿上生着老大一个烂疮，敷些药，流浓出血的把腿搁在一张柳木椅上。看见他三人到来，心中欢喜；又见那般兵器，也有些吃惊，点着头叫道：“客官请进，我起立不便，休罪。”说着，便叫个火家扶绰进来，到柜台里。柜台边又一个妇人在那里做生活，见他们来，便起身接应道：“客官，随我来！”三人看那里面，院子十分宽阔：上面高坡上三间正厅，旁边右首一带耳房，左侧好几间槽道，还有几条衙堂通后面。那两个搵子牵那两匹马到槽上去，希真道：“待他收收汗，不要当风便揭去鞍子。”两个搵子道：“我们伏侍惯头口，这些怕不省得。”

那妇人引他三人到高坡正厅上道：“右边这间朝南向日，十分明亮。”进去看时，上面一张正床，侧首一个小铺，一张柳木桌子，几把椅子。那妇人道：“床铺不够，别间好去拆。”希真道：“够了，我们这庄家他另外睡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耳房里好歇。”丽卿看那妇人，四十光景年纪，生得鼻高颧大，眼有红筋，穿一件红春纺短衫儿，也露着胸脯，系一条青绦子裙，单衩裤，搽抹着一脸脂粉，梳一个长发心元宝髻。丽卿道：“奶奶，你是店主？”妇人道：“正是。”希真道：“那大汉是谁？”妇人笑着道：“是我的公公。”丽卿道：“你养家人那里去了？”那妇人摇头笑道：“多年没有了。”

那庄家把丽卿的枪和弓箭都送到房里放了，却拿自己的个包袱，提了枣木扁担，竟到对面左首那间房里去，对那妇人说道：“我不耐烦那间耳房。倘有客来，我挪出让他。”自去倚了扁担，寻个床铺安排。那妇人道：“那房又暗又潮，不如耳房干净，你倒欢喜这里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出去

了，心里想道：“却有这般美貌的男子！”

丽卿去上面床里，把老子的被先摊好了，却自己就侧首铺上开了一个铺，把那口宝剑放在头边。一个火家提了桶面汤进来，问道：“二位客官吃甚的？”希真道：“酒肉我便自己有，你去做两分饭来，多打些饼。”丽卿道：“你那出笼馒头，先把些来，一发算钱还你。只要白面的，荞面我却不要。”火家应了出去。父女二人洗抹了，都把里面衬衣脱去。火家把一盘馒头进来，放在桌上道：“白面黄牛肉馒头，共三十个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吃馒头。”希真道：“我不喜馒头，你饿了先吃。”希真去取那路上买的牛肉，把葫芦里酒倒来吃。看见那庄家把一大串野味，血淋淋地挂在那边房门首，希真绉了眉头道：“我儿，你却何苦！此时的虫蚁儿，伤害他做甚？你们两个，都这一般孩子气怎了？明日那副弓箭，我自带着，省得你再去射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既这般说，孩儿不射便了。”

那丽卿果然饿了，拖过馒头盘子，低着头只顾吃，一口气吃了大半盘。忽然绉了眉头，口里一头嚼着，一头把那馒头拍开，看那里面的馅子。拍了一个，又去拍一个。希真看见喝道：“什么样子！将来到了你姨夫家，也是这般？”丽卿道：“不知为何，这黄牛肉却这般味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好吃便少吃些。”丽卿道：“也不是不好吃，只是肝涅涅地。”丽卿被老儿说了两句，只得把那几个拍开的也都吃了，还剩了几个。只见那火家提一壶茶进来，丽卿道：“小二哥，我们这房里要个净桶使用。”火家指着屋里旁边个土墙门道：“客官要净桶，这间空屋里尽有。”

丽卿便起身，进那里面去。只见那间空屋，阴凄凄地没

有一物。那个土墙门，亦无门扇。那屋里却有三四个净桶，里面堆些芦柴。丽卿去拣个干净的净桶坐着，看那侧首墙壁上做着木栅，木栅下面有一块松木板，阔有尺半，长约二丈，横卧在墙脚边；外面一个青石撵子，厮挨着那板。丽卿一面更衣，一面看着，想道：“这块板却放在这里，想是防小人的。我那床辅里边土墙上老大潮湿，何不取他去遮当也好。”更衣毕，便走近前，又相了相，要往上拔。那板吃那木栅当住，两头又离壁不远，眼见是抽不出。看那青石撵子，约有三百多斤重，有半尺余埋在地里。丽卿想道：“不把这块石头搬开，却怎取得他出？”那丽卿性儿厮强，务要挖那块板出来，便把那块青石撵双手捧定，摇了几摇，早已离地，轻轻扳倒在一边，便去掇起那板来。只听刮喇喇一声响亮，一阵阴风卷起，透进亮光来。原来那板的尽头，遮着一个圆溜溜的窟窿。那板里面两根索头拴着，通出墙那面有个关捩子，把索子往里拉，板便让开，露出窟窿来；往外拉，板仍盖上，这面全看不出。被丽卿这一掇，两根索子都带进来。丽卿道：“这里何故做一个洞？”撇了板，便低倒头往洞里去张。不张时万事全休，一张时好不惨人，只见那里面低坡下，正是个人肉作坊，壁上绷着几张人皮，梁上挂着许多人头，几条人腿，两三个火家在那里切一只人的下身，洞边靠着一张短梯子。那几个火家听见刮喇喇滑车儿响，回头早已看见有人张他，叫声：“阿也！”一个喝道：“甚么人敢张？！”丽卿也吃一惊，大叫：“爹爹，这里是黑店！”

希真正吃酒，听见这话，一脚跳进空屋里道：“怎见……？”丽卿道：“你张这洞里开剥人！”希真一见那洞，急

忙跳出。那外面的火家刚进房来，听得一句，回身便走。希真抓他不及，吃他走了。希真便抢那口朴刀追出房去。庄家撞个满怀，道：“怎么是黑店？”希真挥手道：“你快顾自己的命去！打得脱，前面等我们。”庄家忙轮枣木扁担，往外就走。门前有几个捣子知道走了风，齐执家伙打进大门来。那庄家不要性命，一路扁担，横七竖八直打出去。倒也吃他打翻了两个，挣脱身，一溜烟的逃走了。陈希真随后杀出。同这时候，丽卿已跳出空房，看那屋里不好使枪，忙去床铺上抽了那口青镵宝剑，提在手里，赶出院子寻人厮杀。却不见一个人，只听那黑大汉在柜台里面高叫道：“二位好汉息怒！且慢动手，请里面坐地，有话说！”那丽卿是个绣阁英雄，那省得江湖上结纳的勾当，听得外边叫唤，提着剑大踏步抢到面前，隔柜身一剑剁去。那大汉见不是头，又走不脱，忙抢一条门闩来格。怎抵得丽卿的力猛剑快，飞下去门闩齐断，一只左膀连肩不见了，倒在柜台里面。希真赶上那几个捣子，早已搠死。丽卿见那大汉倒了，把剑略点一点，纵上柜身，正要结果他，只听得背后脚步声响，忙回转身，只见那个妇人上半截脱剥着，解去裙子，捻一把五股钢叉搠来。丽卿托地跳离柜身，挺剑来斗那妇人。希真翻身杀入，那妇人纵入院子中间。丽卿横刺着剑，直赶入去。那妇人却不是丽卿对手。只见店后面十多个火家，一齐扎抹停当，拿了家伙杀出来；那外面五七家小店，也都是在一起，当时闻变，也一齐取了家伙拥进来。希真看见，反闪在一边，让他们都进完，却去截住房门，不放一个出去。那店里店外的鸟男女何止三五十，把丽卿团团围在核心，叉钯棍棒一发上。正是：鼠子那堪同虎斗，虾儿枉自与龙争。不知丽卿父女怎

样敌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 九松浦父女扬威 风云庄祖孙纳客

却说当日飞龙岭上黑店里那妇人，同若干火家，外面又有接应的，刀枪棒棍，把丽卿团团围住厮杀。希真恐有人逃去报信，把店门截住，杀那逃走的，不好上前来帮。原来那丽卿受他父亲传授，有空手入白刃的手段，便是枪戟如麻，他空着手也进得去，何况当日手里有那口青镵宝剑，那里把那些人放在眼里。只见那口剑和身子在枪戟丛里飞舞旋转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忽前忽后，好一似黑云影里的闪电一般，霍霍的飞来飞去，捉摸不定。但见那四边头颅乱滚，血雨横飞。杀得那些鸟男女叫苦连天，各逃性命。往前门来的，吃希真截住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两个砍一双，都纷纷往后面逃走。只剩得那妇人一个，正待想走，被丽卿闪开柳腰，左臂一卷，夹住那把钢叉，右脚卖一步进，那口剑顺着手横削去，正砍中那妇人鼻梁上，半个脑盖已飞去了，仰面就倒。

丽卿转身同希真赶出柜台里面，见那大汉尚未曾死，倒在血泊里挣扎不得。希真揪起来，掷在柜台上，喝问道：“你这厮开了几年黑店？那个叫你做的？”那大汉睁起眼道：“你要杀便杀，何必多问！”希真、丽卿俱大怒，一顿刀剑，剁成肉泥。丽卿又提着剑去前前后后搜寻一回，不见一人；又去那死不透的身上找补了几剑，杀得尸首满地，血污狼

藉。希真道：“眼见这厮还有后门，吃他逃了，我们快走罢！”连忙去槽上牵了马，都拴在房门首，鞍子却好都未揭；连忙去打好两个包袱，又去替那庄家的包袱打了，并一切行李都收拾起，捎在那枣骝马上；又去跨了腰刀，提了朴刀，把丽卿的弓、箭、枪并那剑鞘一齐带出，把马牵出店门外。却只不见了丽卿，恨得那老儿只得把马从复拴了，兵器丢在地下，拿着朴刀，重走入店里，到院子中高叫道：“好请动身了！还有什么放心不下？”只见那丽卿从厨房里走出来，腰里插着那口剑，做了十几个草把儿夹在怀里，手里又点着一个，去那前前后后放火。希真道：“走我们的路罢了，务要去烧他做甚？”丽卿道：“不烧了，留着他做幌子？叫他识得我老爷的手段！”丽卿去各处都点着了，忽然看见那串野味挂在房门上，仍复取来。希真道：“我真被你欧死！”同出店门，他且把剑上血就死人身上揩干净了，插在鞘里，把那串野味挑在枪上，系好了弓箭，跨了剑，提了枪。看那店里，哔哔剥剥的爆响，各处房屋窗格门户里，都骨嘟嘟的冒出浓烟来，火光已是透发。希真只得等了他歇，埋怨道：“只管慢腾腾的，万一有大伙追来怎好？”丽卿一面上马道：“这般男女，来两万也扫净了他！”

希真牵着那枣骝马走下岭来，却不见庄家踪迹。希真道：“这人不知怎么了，反是我害了他也。”走下平地又三里多路，又恐有人追。只见前面林子里，那庄家在那里竖着扁担探望。看见那岭上烈焰障天，火光大起，料着他父子们得胜，便迎上来。只见希真二人浑身血污，庄家欢喜道：“二位官人脱身也。”希真看见庄家，也甚欢喜，问道：“你不曾伤损么？”庄家道：“左边臂膊上着打了一下，却吃我

走得快，还不怎的。二位官人倒还好？”丽卿道：“容得那厮们展手脚！”庄家去把包袱行李配好，穿上扁担挑了。希真上了马道：“我们须紧走几步，防恐后面来追。你恐跟我们马不上，包袱权把与我们，你轻了好走。”庄家道：“不妨，小人好脚步，二位只顾自走。”

三人紧走了二十余里，回头看那火光已远，却无人追赶。希真略放了心，缓辔而行。希真道：“我儿惭愧！鬼使神差，被你看见，险些着了毒手。却怎的被你识破？”丽卿把那挖板的话说了一遍，又说道：“怪得那馒头馅不像猪羊牛肉，肝涅涅的，原来就是人肉。此刻想起来，好不心泛！”庄家道：“不好了，我也饱吃了一顿。”希真道：“吃也吃了，想他做甚。幸而我不曾吃，不然道法都被他败了。方才也是我大意，不曾顾盼得。幸而天可怜见，着你打眼。”丽卿道：“他这般掩饰，爹爹如何留心得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不知道，我这面祭炼的乾元宝镜，运动罡气在上面，能教他黑夜生光，数里内的吉凶也照得出。我因恐耗精神，不敢轻用，险些坏事。”

父女二人说着话，又行了十里之遥。正是冷艳山脚边，一望平阳，直落北去，并没个人烟村舍。只见那夕阳在山，苍翠万变。丽卿在马上喜孜孜的正看那山水，希真远远望见前面转弯头一带松林，说道：“这等所在，防有歹人。”叫庄家说道：“大哥，休辞辛苦，我们大宽转往那边走，不要进林子里去。”说不了，只听得一片价锣响，山谷应声，林子里拥出一彪人来。那庄家大惊道：“怎好？那边大伙强人来也！”丽卿道：“你休慌，把我这枪上的虫蚁儿摘去，待我结果了这厮们好走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不要鲁莽，且等我看

来。”望去只见那边约有一百多喽啰，为头有两个人骑马，都出林子来。

原来那两个正是冷艳山的强徒，一个是飞天元帅邝金龙，生得赤须蓝脸，使一根金顶狼牙棒，兖州人氏，因一口气上杀了本地一家大富户，奔这山来落草；一个是摄魂将军沙摩海，本是个教门回子，因盗了人的马，刃伤事主，逃在江湖上，教门不肯容他，来投邝金龙一同为盗，生得疙瘩麻脸，使一口九环截头大砍刀。那两个魔君啸聚了五七百人，占了这座冷艳山，打家劫舍，抢夺过往客商，已自投在梁山泊的麾下，年年纳些供奉，早晚要去入伙。那飞龙岭上的黑店，正是与他做眼的。当日两个强徒在山寨里，望见飞龙岭火起，正差人去探听。半路上迎着得命逃回的捣子，又那小店里不曾动手的人，一齐回山寨，报知了两个大王。那两个大王大惊大怒。沙摩海便叫：“差得力头目，带孩儿们去捉这厮们！”邝金龙道：“不好，邓云、诸大娘都吃他杀了，那厮两个必然了得，我和你须亲自去走遭。那厮们既说到山东沂州府去，必从山下九松浦经过，我们抄近，就那里斜刺截出，怕那厮走那里去！”两个强徒商量的，当时结束，点了一百多人，其余都叫看守山寨，便一齐杀出九松浦。探得希真还不曾过去，便迎上来。

希真当时看见这两个大汉骑着马，便对庄家道：“你把担儿靠后。卿儿随我来，索性扫荡了这厮。”丽卿一把拉住了老儿，道：“爹爹，你不要去，这几个贼男女，把与孩儿杀了罢！”希真道：“江湖上尽有好汉，你不要轻敌。”丽卿拉着老儿道：“我不。我只要自己一个人去！杀不过时，你再来帮我。”希真道：“你这丫头，见了厮杀，好道撞见了

亲外婆。既要去时，我和你换转了马。须要小心，输了休来见我。”丽卿大喜，当时绰了那枝梨花古定枪，骑了老子的枣骝火炭马，奔上前去。希真惟恐有失，在后面尾随着他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希真父女在此商量，那邝金龙、沙摩海已逼近了一段，就在那山光里摆开杀上来。那匹枣骝马看见有人来厮杀，双耳竖起，长嘶了一声，不待加鞭，泼喇喇的放开四个蹄子直冲过去。丽卿在马上挺着那枝梨花枪，绽破樱桃，大喝：“无知贼子，快来纳命！”邝金龙大骂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撮鸟，敢来搅乱大王的道路！”丽卿道：“特把你们来祭枪，欢喜死的都上来。”邝金龙大怒道：“我着人相帮，不算好汉。”回顾众人道：“你们且扎住，看我单擒这厮。”飞马过来，轮开金顶狼牙棒，拦腰便打。丽卿挺枪接战。斗了十五六个回合，沙摩海见邝金龙不能取胜，提那口九环大砍刀，纵马助战。丽卿展开那枝枪，敌住两般兵器，撒圆了解数，又战了十余合。那枝梨花枪，浑身上下飕飕的，分明是银龙探爪，怪蟒翻身。两个强贼，一个美人，好一场恶战。

陈希真在后面一望之地，看女儿使开了枪，端的神出鬼没，暗暗喝采道：“好个女孩儿，不枉老夫一番传授！”那邝金龙、沙摩海使尽平生本事，兀自不能取胜。那些喽啰胡哨呐喊，刀枪剑戟一拥杀上来。希真看见，恐女儿有失，大喝：“我儿精细看，我来助你！”便把马一夹，上前两步，挂了朴刀，双手画起印诀，念动真言，运口罡气吹入，向空撒放，半天里豁琅琅的起了个震天震地的大霹雳，轰得那山摇地动，空中那些雷火撇历扑碌成块成团的跌下来，四面狂风大起。那些喽啰都惊得呆了，人人胆战，个个心惊，谁敢

向前。原来那陈丽卿本是雷部中一位正神降凡，得那个霹雳助他的威势，精神越发使出来。少刻，只见杀气影里，沙摩海中枪落马。邝金龙吃那一惊，不敢恋战，卖个破绽，拖了狼牙棒往斜刺里就走。丽卿大叫道：“走到那里去！”随后追来。那邝金龙正要用拖棒计，吃那匹枣骝马快，早已赶上。邝金龙刚回身横得棒转，丽卿乖觉，早已识得，便把那枝枪往里逼开狼牙棒，又往下一捺，枪尖直挑上来，对咽喉里便刺。邝金龙急闪，吃那枪锋把喉管割断。丽卿乘势把枪往外一摆，呜呼哀哉，倒撞下马来，又去复了一枪。正是：两个强徒离世界，一双恶鬼到阴司。

那些喽啰只恨爷娘少生两条腿，弃棒抛枪各逃性命。丽卿追上去，赶着一枪一个，尸首都撇得老远。希真也追上来，相帮做了几个，叫道：“我儿歇手，随他们去罢。”丽卿按倒了一下，收住马，把枪点在他心窝上，喝道：“不许动！动一动，与你个透明窟窿。我且问你，山上还有多少鸟强盗？”那喽啰捧着枪头说：“……好……好汉，只……只得这两个。不干小人事，上……上命差遣。饶了狗命，还有……八……八九十岁的老母。”丽卿道：“要杀你，也不管你有没有老母。你有老母，谁教你做这勾当？如今只留你的鸟嘴去说，还有强盗，叫他尽数一发来。快快去说，姑娘在这里等！”喽啰道：“小……小人去说。”只听背后一人道：“好一个姑娘，你还杀得不畅快，还要等甚？”丽卿回头看来，却是希真，自知失言，不觉都笑起来。希真去接了那枝梨花枪，道：“我们趁早走罢。”

两骑马仍归旧路，只见那山霭濛笼，月已舒光。丽卿道：“爹爹，方才天上这大霹雳，好奇怪，又没半点云彩！”

希真道：“你难道不知是我放的？”丽卿大喜。希真道：“雷霆，天之威令，不比风雾，可以胡乱戏弄。今不得已而用，只好到地头醮谢了。庄家处瞒得过，且不可说。我方才看你那枪法，果然去得。在家操练，倒还有些破绽，上起阵来反觉分外清灵。初次出马，便如此得采，我好喜也。”只见那庄家担了行李上来，丽卿道：“强盗都杀完了，我们走罢。”庄家也欢喜说道：“二位客官，真是两位天神。江湖上好汉，小人也略见几个，那有这般了得。方才无故起这个青天雷，也想是二位的洪福。”父女二人暗笑。

三人一齐进发，只见方才那些杀翻的，死的已是不动了，半死的还有几个在那里挣扎。不多时，三人穿过那座大松林，早见那半轮明月当天，照耀得山林寂静，如同白昼。又赶了一程，希真道：“我们且就这山脚边略歇歇马。”父女二人都下了马，庄家亦歇下担儿，便在一块山石上取出些干粮充饥，两匹马权放在水草边去啃青。丽卿道：“这匹枣骝马端的好，来往回转都随着人的意儿。恁般的厮杀，他却不用人照顾。好爹爹，把与孩儿骑了罢。”希真道：“你既这般爱他，就把与你骑了。”丽卿大喜。少刻，希真道：“我们不可久停了，直北去，尚有七八十里，方有宿头。再俄延，恐月亮落了，不好走。”三人遂都起身，趁着好月色，穿林渡涧，走勾多时，离得那座大山远了。走的尽是平津大路。那半轮明月渐渐的往西山里坠下去。又好歇，希真马上回头，看那房心二宿正中，四月初旬天气，已是子末丑初时分。希真正待打火点灯笼，庄家把手指着路旁树林里道：“那边好像有灯光。”希真、丽卿都道：“果然是有人家，我们一同岔过去。”

三人走过林子背后，不多路，只见现出一座大庄园来，余外又有许多人家，路口三座大碉楼，正是那座庄园门首灯火明亮。原来那家人家正做佛事，众僧才散。希真跳下马来，把朴刀递与女儿接了，到那家门首，对个庄客唱喏道：“小可东京差官，往山东公干，途遇歹人打劫，厮杀脱命。路过宝庄，借宿一宵，明日一早便行，拜纳房金。”那庄客看了一看道：“汉子，我们这里不是客店。前去不过十来里，便有宿头。”希真道：“明知府上非客店，无奈路远夜深，方便则个。”庄客道：“我们已是大半夜不睡，你休来讨厌。”希真未及回答，丽卿在马上道：“你不借宿便罢，怎么是讨厌？”希真止住女儿道：“你不许多说，我们去休。”里面又一个老庄客出来，说道：“客官，并非我们不留你，实因今夜已久。”希真对女儿道：“我儿，此处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，何必执着，去休，去休！”

正欲上马，只见里面一个少年出来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庄客道：“有三个客人，这等时分，硬要来投宿，你道好笑么？小官人不必去睬他。”那小官人便去庄客手里夺个提灯来，照看了他们二人一看，说道：“二位客官，且慢行。”便问了来历，又知是厮杀脱命。那小官人便道：“二位请少住，我去就来。”说罢，连忙进去了。不多时，那小官人出来，吩咐道：“已禀过老相公，叫请二位进来。”庄客没奈何，只得把火来照，那小官人便自去开了中门。丽卿也下马，三人都进来。小官人便叫庄客把头口牵去后面槽上喂养，又叫把那间耳房床铺让出，又叫把房里灯火点了，指点那庄家把行李挑入耳房里去，说道：“客官想未曾吃饭，快教厨房预备。”希真深深唱个喏，道：“萍水相逢，如此

滋扰，实属不安。”小官人道：“休这般说。未闻二位上姓。”希真道：“小可姓王。”小官人又问道：“这位少年客官上姓？”希真道：“便是小儿。”希真道：“官人上姓？”小官人道：“小可家姓云。”希真道：“尊府几位大人？”小官人道：“只家祖、家慈在堂，家父出外。”希真欠身道：“祈转致叱名。”小官人谦让。只见庄客搬出饭来，却只是些蔬菜。小官人眉峰一绌，道：“不瞒二位客官说，今日寒舍作佛事，未有荤腥，胡乱请用些。小可不及奉陪。”希真称谢。那小官人自进内去了。

希真只得叫庄家同坐，吃了一回，起身去那耳房里一看，只有两个床铺，又不甚大。希真对庄家道：“大哥乏了，先睡。”对丽卿道：“我儿，你也辛苦，且权去躺躺。天不久将明，我在你床前运会坐功便了。”丽卿道：“杀这班贼男女算甚辛苦，便陪奉爹爹坐坐罢。”庄客来收碗筷，丽卿道：“大哥，如有热水乞付些。”庄客道：“热水却无。”只见小官人出来，听见说道：“热水怎么没有？快去厨房里取来！”庄客只得去提了一桶来。丽卿起身道个万福，便去净了手面；又去取那枝梨花古定枪，那口青鐔剑，去热水里洗抹了。

那小官人灯光下，见那希真二人的模样，正在惊疑，又见那两般兵器，烂银也似的，一发吃惊，便去立在水桶边，看他洗毕。丽卿收了兵器，又唱了个喏。希真道：“官人何不请坐？”那小官人一面携着希真的手，同进耳房里坐地。希真同小官人坐在铺沿上。只得一张椅子，丽卿去坐了。那庄家已是齁齁同死人一般，在那个铺上挺着。小官人一面问道：“二位客官方才说什么遇着歹人厮杀得脱，愿闻其

详。”希真把那飞龙岭一节才说得头起，丽卿嘴快，便抢过去，把那怎的落黑店，怎的挖开那板，怎的张见那人肉作坊，怎的杀了那班贼男女，怎的放火烧了他的巢穴，怎的下岭到那冷艳山，怎的遇见两个贼强盗，带着若干喽啰，……希真恐他说出放雷的话来，忙喝住道：“长辈在此说话，你这般乱抢，什么规矩！”丽卿笑着低下头，不敢做声。那小官人却不甚晓得东京口音，听他那莺啼燕语，咕咕汨汨的，已是辨得大半，心中大喜，立起身道：“二位客官且莫睡，请少坐。”出了房门，飞跑进去了。

希真埋怨丽卿道：“你这厮恁地教不理，方才索性道起万福来，吃人看破怎好？”丽卿笑道：“悔气，没来由做了多日的男子，好不自在。”只听里面一片声的叫“开厅门”。那小官人跑出来，到耳房门边道：“家祖请二位客官里面相见。”希真与丽卿忙随那小官人进内。只见里面厅上，灯烛辉煌，几个小厮掌着灯，照那云太公出来。希真看那太公时，河目海口，鹤发苍髯，堂堂八尺身材，穿一领紫绶道袍，头戴鱼尾方巾。希真忙迎上厅中，一边施礼，那太公连忙一只手拉住袖子回礼，便请上坐。云太公道：“适才村汉无知，说甚么过往客人投宿，以致简慢。幸小孙看见，识得二位英雄。特请开罪。”希真拜谢道：“仓忙旅客，得托广厦，已属万幸；何期世兄青睐，又沐谦光。”云太公吩咐叫厨房杀鸡宰鹅，准备酒馔，一面动问二位在东京官居何职，到山东有何公干，却为何又从敝地经过，怎的遇着强人。希真道：“晚生姓王名勋，在东京充殿帅府制使，奉着钧旨到山东沂州府等处采办花石纲；这个是犬子王荣，叫他路上做个伴当，因顺便探个亲戚，惊动贵地。”又把那飞龙岭、冷

艳山的事细说一遍。

云太公大喜道：“二位果然是大豪杰。那两个强徒，一个是飞天元帅邝金龙，一个是摄魂将军沙摩海。这厮们屡次烦恼村坊。那飞龙岭上黑店，是与他做眼的，来往客商俱受其累，官兵又不肯去收捕他。那厮倚仗着山东梁山泊的大伙，无恶不作，几处市镇，被他搅乱得都散了。老夫这里叫做风云庄，共有六百多家，只是风云二姓。我这里深防那厮来滋扰，是老夫与一位风姓的英雄，叫做风会，为首倡募义勇，设立碉楼木卡，土闾濠沟，防备着那厮。那厮们倒也识得风头，这里却不敢来。今被贤乔梓一阵扫绝，为万家除害，实属可敬。老夫东京也到过几次，颇亦结识几位好汉，却怎的不识仁兄？”希真道：“晚生系微职新进，未及追随。敢问老相公阀阅。”云太公道：“老夫姓云名威，表字子仪，本处人氏。少年时因军功上，曾滥叨都监。神宗年间征讨契丹，在边庭上五年，屡沐皇恩。只恨自己不小心，三十六岁那年，追贼抢险，左臂上中了鸟枪铅子。虽经医治好了，只因流血太多，筋都挛了，骨头也有些损伤，不能动弹，只得告退，辜负了官家也说不得。今年七十一岁了，精神还好；只是一臂已废，全身无用。我有个儿子，今年三十八岁，名唤天彪，颇有些武艺。平日最是爱慕汉寿亭侯关武安王的为人，使一口偃月钢刀，寻常人也近他不得。老夫胡乱教他些兵法，也理会得。老种经略相公十分爱他，一力抬举，感激圣恩，直超他做到总管，现在总督山东景阳镇陆路兵马。仁兄前去，正到那里，老夫大胆，托寄一家信可否？”希真道：“此却极便。既有府报，晚生送去。”云威谢了。只见酒食已备好，搬出厅上。云威让希真二人坐了客席，自同孙

子坐了主位，开怀畅饮。云威回顾那小官人，对希真说道：“这个小孙，便是他的儿子，名唤云龙，今年十七岁了。十八样武艺也略省得些。只是老夫手废，不能指拨他。叫他父亲带了去，他父亲务要留在我身边。”希真道：“这是大官人的孝思，不可拂他。”丽卿看那云龙，面如满月，唇如抹朱，戴一顶束发紫金冠，穿一领桃红团花道袍，生得十分俊俏。云龙也不落眼的看那丽卿，暗想道：“此人这般文弱，倒像个好女子，却怎的邝金龙、沙摩海都吃他一人杀了？我明日和他比试看。”云威、希真二人，一面饮酒，一面谈心。丽卿、云龙陪奉着。

谯楼五更，丽卿望外看道：“天要变了，怪道日里那般潮湿。”不多时，黑云压屋，凉飙骤至，霹雳震天，电光射地，霎时大雨如注，檐前瀑布澎湃，好一似万马奔腾。希真皱眉道：“天明便要动身，这般大雨怎好！”云威道：“仁兄休这般说，难得光降敝地，宽住几日。”希真道：“已是深扰，只恐误了限期。”云威道：“此刻总走不得，夜来辛苦，权去将息。”云威自己掌火，引到厅后面侧首一间精雅书房，两张楠木榻床，被褥帐子俱已另外设好，房里桌椅摆设。希真的行李已放在里面。希真谢了。云威叫了安歇，领了孙儿自去了。希真父女上床去睡。天已大明，那雨越下得大了。

早上庄客们起来，方知道夜来两个客官杀了冷艳山的强盗，又去细问了庄家，一发惊骇。少刻，云威出堂，吩咐庄客：“整办酒筵，务要美好。”又叫庄客：“去后庄看风大官人归家不曾，如已归家，一发请来相见。”已牌时分，希真父女起来。那云龙挨房门进来，问候毕，丽卿还未下床。云

龙便坐下，七长八短的和丽卿扳谈。那丽卿有许多遮掩的事要做，吃他纠缠定了，举动不得。希真只得把他支了出去，同到厅上与云威相见。丽卿忙去关了房门，色色做完，装束好，方去把房门开了。已有庄客进来送汤送水，自不必说。丽卿到厅上见了云威，各慰劳已毕，那雨兀自未住。早饭罢，已是晌午。希真同云威论些古今兴废，行兵布阵的话，说得十分入港。丽卿同那云龙在廊外扶栏边，说些枪剑击刺厮杀的勾当，也十分入港。

少刻，一个庄客来报道：“到风大官人家去过，还不曾归家。他庄客说还要三五日哩。”云威道：“可惜，不然会会也好。”希真问是那个，云威道：“便是老夫昨夜所说的那风会。端的是个好汉，可惜不在家。”云龙拉他祖父到外边去低低说了几句，云威呵呵大笑，入座来对希真道：“小孙痴么！他见令郎英雄了得，要想结拜盟弟兄，就要求令郎教诲。这等攀附，岂不可笑。”希真道：“世兄这般雅爱，怎当得起。论武艺，小儿省得什么。”云威道：“仁兄不必太谦，只是老夫忒妄自尊大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去携了丽卿的手过来，问道：“荣官几岁？”丽卿答道：“小可十九岁。”希真道：“看这厮混账！对祖公说话，难道称不得个孙儿？”云威大笑道：“不敢，请证盟了再称。”当时叫庄客备了香案，丽卿、云龙二人结拜。丽卿长两岁，云龙呼丽卿为兄，又去拜了希真；希真亦拜了云威，云威比希真父亲年少，从此叔侄称呼。云龙引丽卿进去拜了母亲。那母亲看了丽卿仪表，又听说好武艺，甚是欢喜，说道：“可惜我没有女儿，有便许配他。”丽卿暗笑，谈了几句便出来。

那时天已下午，雨点已住。那庄前庄后多少远近邻舍，

都哄讲云子仪老相公家，昨夜来了二位壮士，剿灭了冷艳山的强贼，无不惊喜，都来探问，又不能禁止。有的上厅来拜问，有的在厅下标看，来的去的络绎不绝，都商量要去报官。希真慌忙止住道：“小可兀自公差紧要，恐误日期。我等虽杀二贼，彼时只求脱命，并不曾割他首级来，毫无表记。万一他的余党未散，冒昧请功，官府必疑我们捏造，反为不美。”有几个说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有几个疑信相半。希真十分忐忑，只恐走漏了消息，见人略散，便向云威讨书信，辞别要行。祖孙二人那里肯放，云威道：“贤侄直如此见外。不来欺你，前去十余里，本有个大市镇，被那畜生们搅得散了。如今只几间破的空房子，鸡犬也无，你赶去做甚？你不信，骑了头口去看了回来。多少收青苗手实的公人，到那里没处寻人。”希真吃留不过，只得歇下。

少刻摆上酒筵，肴馔十分丰饫，希真甚是不安，云威殷勤侑劝。酒至数巡，食供数套，丽卿与云龙也都吃得微醺。云龙对云威道：“孙儿要与哥哥交交手，以助一笑。”丽卿笑道：“兄弟不当真，愚兄就和你耍耍。”云威道：“吃酒不好，比试他做甚！”两个都不肯歇。云威道：“既如此，到后面空地上去。”云龙道：“厅前院子空阔，何必定要后面。”云威叫小厮们取束杆棒来，放在地下。丽卿、云龙都去扎抹紧便了。丽卿按了一按紫金冠，去地下挑选一根杆棒，走入院子里。云威、希真都起身来到滴水下。看云龙也取根杆棒出来，云威道：“且住！”叫小厮取张茶几放在中间，上面放个劝杯。云威亲自取酒壶，花花的满斟一杯，道：“你两个比试，那个输了，罚他这一杯。”二人大喜，当时下厅来放对。外面许多庄客听见，都哄进来挤在墙门边

来看。里面云龙的母亲，并些内眷仆妇养娘等，也都出来立在屏风边。丽卿把那棒使出个天女散花势，希真叫道：“且住。我儿过来！”希真把丽卿叫到檐角边，低低吩咐道：“我儿，强宾不压主。如果敌得过，也要收几分。”丽卿点头应了。那云龙的母亲也把云龙叫到屏风边，也低低的不知说了几句什么。二人仍入院子，云威道：“各放出本领来，不要你谦我让。”那云龙取棒来使出个丹凤撩云势。二人把两条棒，各顾自己理了几路门户，好似一对轻燕掠来掠去。云龙叫道：“哥哥请出手！”丽卿道：“你只管进来。”二人交上手，那两枝棒好似双龙抢珠，在院子中飞舞。斗了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庄客们无不喝采，屏后那些内眷们都看得呆了。

希真对云威道：“孙儿的棒法还看得么？”云威只摇着头笑道：“总还不是这样的。”说不了，只见那丽卿不合用个高探马，被那云龙得了破绽，使个叶底偷桃直搦进来。丽卿连忙一扫隔开去，险些儿吃他点着了腰眼。那些庄客都笑起来。云龙道：“哥哥错也，那杯酒还该你吃！”丽卿笑道：“兄弟，你道我真个敌你不过，看我来也！”又是五六合，丽卿耐不住，忽然变了手法，使出那三花大撒顶，浑身上下都是棒影，飕飕的劈下来。云龙乱了手脚，只忙得抵当遮拦。云威背着手在阶沿上看，也自吃惊。丽卿得了势子，趁分际一个鹞子翻身，卷进中三路。云龙那里敌得住，直退到墙脚边。丽卿直逼过去，希真连忙喝住，跳下来劈手夺了棒，骂道：“你这厮十分鲁莽！兄弟倒让你，你只顾厮逼上去，墙边雨后苔滑，你把他跌坏了怎好？”丽卿笑道：“使得手溜了，那里收得住。”希真道：“你还嘴强！”掉转棒来

便要去打，云龙连忙来挡住。云威看见丽卿棒法心中甚喜，及见希真去训诫他，连忙下来护住丽卿，笑对希真道：“你这老儿杀风景，没事捣乱。他们弟兄耍子，倒要你来当真！”希真又说了丽卿几句，四人同上堂来。庄客们把杆棒收过了。丽卿去解了扎抹，穿了衣服。云龙亦里面去换了衣衫出来，对丽卿拜道：“哥哥真了得也！怪道冷艳山两个强徒，吃你杀了。”丽卿连忙答拜。云威道：“龙儿闲话少说，这杯酒你自己讨来的，还不受罚！”云龙便去取来。丽卿连忙道：“换杯热的。”云龙已一饮而尽。希真道：“你也快陪兄弟一杯。”丽卿也满饮了一杯，又唱了个无礼喏。

四人重复入席，云威看他二人面上都泛起桃花，想到丽卿那般英雄，孙儿虽弱些，也还去得，十分欢喜，对云龙道：“你这孩子总不当心。你看哥哥比你只大得两岁，便恁地了得！这三花大撒顶，风二伯伯也点拨你过，只是不留意。这叫做平时不肯学，用时悔不迭。”云龙有些赧颜。希真道：“方才实是兄弟让他些，贤侄只不肯使出来。”云龙道：“侄儿兀自敌不过。若是我那表兄不曾去，他与哥哥正是一对敌手。”希真道：“令表兄何人？”云威道：“可惜贵乔梓不早来几日，好叫你会会。”希真问那一位，云威道：“那人与荣官一般年纪，本贯东京仪封人氏。老夫侄女是他母亲，与龙孙中表弟兄。那人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朱砂，伏犀贯顶，猿臂熊腰。莫说他一身好武艺无人及得，便是胸中韬略兵机也十分熟谙。老夫亦曾问他，兀自盘他不倒。却又性情温良，庄重儒雅。那人姓祝，双名永清，因他浑身上下如一块羊脂玉一般，人都顺口叫他做‘玉山祝永清’。可惜这般英雄，也只做得个防御！”说不了，希真接口道：“此

人名姓，小侄也听得，只不曾相会。莫不就是铁棒栾廷玉的徒弟、祝家庄祝朝奉的庶弟？”云威道：“正是。然他却不是栾廷玉的徒弟，乃是栾廷玉的兄弟栾廷芳的徒弟。廷玉、廷芳两弟兄却是一样本领，祝永清是廷芳最得意的头徒，端的青出于蓝。”希真道：“栾廷玉还在否？”云威道：“听祝永清说还在，隐在博山县更生山内。栾廷芳做了一回提辖，不得如意，亦告休了。”云威又说：“那祝永清还有一副本领，他一手好书法，却在苏黄米蔡之外。前日从我这里过，写下了四幅屏幛，明早把来与贤侄看。”希真道：“可惜小侄来迟，不曾相会。”云龙对丽卿道：“我那祝永清表兄若还不来，哥哥，不怕你了得，他总对付得住你。”丽卿笑道：“他或者也同你一般的让我怎处？”云威、希真又叹息了一回，都说：“可惜这班英雄，都生不遇时！”

当日那酒筵直到二更始散，天又濛濛细雨，各自归寝，都已带醉。那云龙爱丽卿不过，便要同榻。希真极力饰辞，丽卿苦苦哀求，方才得免。云龙出去，丽卿关了房门道：“爹爹，我们明日快走了罢。”希真道：“谁在这里过世！”丽卿已醉了，脱衣净手，进床便睡。希真看了房里一看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那些行李兵器影迹无踪，情知是藏过了。开门去问那外间睡的小厮，那小厮在床里应道：“上午老相公已吩咐收了进去。”希真道：“我明明是不许我去的意思，怎好？”关了房门，坐在床上思想道：“难得他这般厚意，他那孙儿虽武艺不曾学全，看他使出来的，也不是寻常家数；将来这副品格，坐稳是个英雄。不如就把女儿许配了他，却不知他曾否完姻？只是本师张真人又说，女儿的姻缘不是这一方。”好生摆布不下去。那边床上看那丽卿，却朝

外睡着，脸儿朝霞也似的通红，叫了两声也不应。又坐了一回，只得上床睡了。当夜无话。

天明，父女起来。丽卿先装束完了，方去开门。云龙已在房外，进来问慰毕，同去见了云威。父女谢了，苦苦要行。云威道：“大雨就来了。”没多时，果然大雨倾盆。希真十分心焦，云威却引希真又到侧首一个小巧精舍里早饭。饭毕闲叙，叫云龙把祝永清的墨迹取来一看，只见是四副东绢。打开看时，原来是草书的曹子建《洛神赋》，果然精神焕发，笔气纵横，恍如悬崖坠石，惊电移光。喝采了一回，收过去。丽卿与云龙都没坐性，走开去了。云威又咏叹了祝永清一回。云威道：“正要问贤侄：东京还有一位超伦绝类的奢遮好男子，贤侄该识得他？”希真问是谁，云威道：“此人官爵也不大，端的是如今一位出色英雄。前年小儿入都覲见，便叫他去访问，因限期太促，不及去访得。近来也没个实信。那人只做得个东京南营里的提辖，叫做陈希真。贤侄可识得？他如今怎的了？”希真听罢，心中大惊，便答道：“此人小侄怎么不识得，但不知叔父何处会过他？”云威道：“我却不曾会过，我有一个至交，是东里司捕盗巡检张鸣珂。他对我时常说起，那陈希真智勇都了得，那年轮困城一战，官兵只得八千，败西夏兵五万，都是他一人的奇谋。可惜都被上司冒了去，至今惋惜他，又钦佩他。”希真道：“那张鸣珂，莫不就是郛城县知县盖天锡的旧东人？”云威道：“便是。你且说那陈希真到底怎的了？有东京来的，说他辞了提辖去做道士，可真么？”希真道：“是真的。”云威吁口气道：“英雄不遇，至于如此！”希真道：“他如今连道士也做不成了。”云威惊问道：“此话怎说？”

希真道：“小侄动身的前几日，此人为一件事上，恶了高太尉，逃亡不知去向。现在各处追捕紧急，若吃拿住，决没性命。”云威听罢，拍着桌儿只叫得苦，口里说道：“怎么这般颠倒？如此英雄，屈他在下僚，已是大错，怎的竟把他逼走了，却怎生还想望天下太平？他万一被追捕不过，心肠变了，竟去投那梁山泊，却怎好？贤侄，你可晓得他往那方去的？”希真道：“这却不知。这人恐未必上梁山。”云威道：“他不上梁山，不过一身之祸；他上了梁山，天下之祸。我料他也未必便上梁山，但不知何处去了。贤侄，贤侄，便似你也只得如此微职，岂不可悲！”

那云威一片叹息之声，从丹田里直滚上来，眼角上津津的有水包着。希真见他这般肝胆相许，也止不住那心里的感激。看那云威背后只一个小厮，便道：“小侄有句话要禀叔父，叫尊纪回避了。”云威便叫那小厮出去。希真把格子门掩上，走去云威面前扑的双膝跪下。云威大惊，忙亦跪下来搀道：“贤侄有话，但说不妨，这却何故？”希真流泪道：“小侄不敢欺瞒，叔父不要愁苦，只小侄便是落难逃亡的陈希真。”——云威大惊。——“梁山泊已曾兜揽过，要小侄去入伙，小侄那里肯去。如今四海飘荡，无家可奔。却不知叔父如此错爱，使小侄心酸钻入五脏，除生父母之外，只有叔父。”说罢，磕头不止，泪如泉涌。云威一只手拦不住他，尽他磕完了，又把希真的脸细看了看，叫道：“我的哥！你何不早说，忧得我苦！”二人从地上起来，抖抖衣服，仍复坐了。云威道：“怪道你说什么王勋，叫我无处落想。你且把高俅怎生逼你，说说我听。”希真道：“高俅逼迫，尚未露形迹，是侄儿见机先走。”就把那衙内怎的调戏

女儿丽卿，再三盘算，怎的虚应着他，到后来怎的不得脱身，不得已坏了他两个承局，怎的叫丽卿男装投奔山东沂州府，怎的恐有追赶，特从江南大宽转得到贵地。云威又惊又喜，道：“不料阁下与老夫做了侄儿。你不必到沂州去，就住在敝庄，只说我的亲戚，无人敢来盘问。老夫养得你父女二人，待奸邪败了，朝廷少不得有番申理，那时再归故里。那庄家就这里开发了他。”希真道：“这却不敢。虽蒙厚恩，如父母一般，只是沂州舍亲处已是得信，在那里盼望，不如让小侄且去罢。”

正说着，听得格子门外笑语之声，丽卿、云龙兄弟两个，手绾着手推门进来。二人见两位老的，都双眼揉红，眼泪未干，正惊疑要问，云威开言道：“龙儿，不要厮绾着。他不是你哥哥，他是东京女英雄陈丽卿，乔扮男装。”丽卿大惊失色。云龙也吃了一惊，连忙放手，退了几步，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怪得我有五六分疑他是女子。”希真道：“我儿不要吃惊，我已向祖公公将真情尽告，切不可教外面庄家得知。”云威道：“你二人便姊弟称呼。”云龙就向丽卿唱个喏，丽卿答了个万福，二人不觉笑起来。云龙又细问缘由，云威一一说了，又对希真道：“贤侄既是这般说，令亲盼望，老夫亦不敢多留，只是显得老夫薄情。今日却去不得，与贤侄此一别，未知何日再会。卿姑有人家否？”希真道：“不曾。”云威道：“可惜龙孙正月里已定了一头亲事，不然扳附令爱，岂不是好。如今贤侄且将令爱送到令亲处安置了，自己再到这里来住几日何如？”希真道：“山高水长，有此一日。小侄如无出身，定来追随几杖。只恨小女无缘，不能扳龙附凤。”希真方知丽卿果然不是此地姻缘。云威

道：“贤侄休怪老夫说，似你这般人物，不争就此罢休？你此去，须韬光养晦，再看天时。大丈夫纵然不能得志，切不可怨怅朝廷，官家须不曾亏待了人。贤侄，但愿天可怜见，着你日后出头为国家出身大汗。老夫风烛残年，倘不能亲见，九泉下也兀自欢喜。”希真再拜道：“叔父清诲，小侄深铭肺腑。”云威又道：“你那令亲处，万一不能藏躲你，你可即便回到我家来。那时卿姑同来不妨，这里自有内眷，有好郎君我相帮留心。今日便从直不留你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小厮进来道：“你去传谕他们，预备两席酒筵，须要整齐。一席今晚家里用；一席备在青松坞关武安王庙内，明日五鼓，我亲到那里，与王大官人祖饯。”小厮应声去了。云威对希真道：“我不合欺众人，说你已于清早去了，免他们只顾来聒噪。原要多留你，不道你就要去。既如此，你明日去倒缓不得，恐吃人看见。”希真称谢领诺。那些庄客都在背后说道：“不过一个过路的人，又非瓜葛，这般亲热他做甚！”云威去把写与儿子的家信拆了，重新写过。云龙知丽卿是女子，也不敢来厮近。

看看天晚，雨歇云收，天上现出皓月，房栊明静。摆上酒筵，比昨日的更是齐备。四人坐下，云威、希真细谈慢酌，各诉衷曲，说不尽那无限别离之情。丽卿、云龙对面相看，都低着头不做声，颜色惨凄。云龙叫小厮取那张琴来，就座上操了几段《客窗夜话》，那月光直照入座来。希真叹赏不止。丽卿虽不善琴，听到那宛转凄其之处，不觉落下泪来。云威止住道：“不要弹下去了。”

酒筵已散，四人散坐，看那月光已自下去了，鸡鸣过几次。云威与希真一夜兀自眼泪不干。那庄家已起来，在外伺

候。庄客去备好那两匹马，牵出外面，点起十几个火把候着。云威只得叫云龙进里面去，同几个小厮搬那行李兵器出来。希真、丽卿已装束停当。云威送过家信，希真收了。又取一百两银子送作盘费，希真那里肯收，吃云威硬纳在包袱里面。又把十两碎银子赏与庄家道：“大哥累你，包袱内又加了些干粮，重了，这些微礼送你作酒钱。”云龙便去把随身佩带的一口昆吾剑取来赠与丽卿，丽卿道：“兄弟，我自有宝剑，你不可割爱，我不敢受。”云龙道：“姊姊既这般说，这钩子送与你罢。”便把那嵌花赤金钩子解下来，系在丽卿的青镔剑上，丽卿只得收了。父女一齐谢了，就此拜辞。希真又叫丽卿进去辞了伯母，便起身要走。云威已叫另备两匹马，祖孙二人同送。云威问道：“贤侄投沂州，你那令亲姓甚名谁？”希真道：“小侄襟丈，姓刘名广。”云威道：“可是住在沂州府东光平巷，做过东城防御的？”希真道：“正是。”云威呵呵大笑道：“贤侄何不早报！行李挑转，请进来，我还有话问你。”不知云威说出甚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 皂荚林双英战飞卫 梁山泊群盗拒蔡京

话说陈希真父女二人辞别要行，云威问到刘广的来历，大喜，重复留住道：“贤侄且慢行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你何不早说，你原来同老夫是亲戚。”希真又惊又喜道：“请问何亲？小侄实不知，失瞻之至。”云威笑呵呵的指着云龙道：“你道你的襟丈刘广是那个，便是他的岳父。”希真大喜道：“几时订的？”回顾丽卿道：“原来你秀妹妹许在这里，真不枉了。”丽卿亦喜。云威道：“昨日所说，正月里定的。小儿天彪在景阳镇，与令襟丈最为莫逆，一时义气相投，便结了儿女亲家。写信来问我，我有何不肯。老夫因闻得令甥女绝世的聪明，又说兵法战阵无不了得，究竟何如，贤侄是他的姨夫，必知其详，何不对老夫说说！”希真笑道：“若问起小侄这个甥女儿，却也是个女中英雄。小侄四年前到他家见过，果然生得闭月羞花。他别的在其次，天生一副慧眼，能黑夜辨锱铢，白日登山，二三百里内的人物都能辨识。自小心灵智巧，造作器具，人都不能识得。甚么自鸣钟表，木牛流马，在他手里都是粗常菜饭。一切书史，过了眼就不忘记。今年十八岁了。十六岁上，他老子寄信来说，有一老尼要化他做徒弟，他爹娘都不肯，忽一日竟不见了他。各处访觅无踪，夫妻二人哭得个要死。过了半年，忽然自己回来，说那老尼把他领到深山古洞里，教他一切兵法战阵，奇门遁

甲，太乙六壬之术，半年都学会了，老尼送他到门口。刘广忙出去看，那老尼已不见了。从此后越加聪明。刘广夫妻二人爱他不过，叫他做‘女诸葛’。他小字慧娘，乳名又唤做阿秀。便是他两个哥子刘麒、刘麟的武艺也了得，与他父亲无二。”云威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寒舍有幸，得此异人厘降。”回顾云龙笑道：“你还不上心学习，将来吃你浑家笑。”云龙低着头，说不尽那心里的欢喜。丽卿对云龙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原来又是我的妹夫。”云威道：“我们已是至亲，不比泛常，贤侄一定要去，卿姑可在这里盘桓几日，贤侄再来接他不妨。”希真见云威如此厚谊，真不过意，便对丽卿道：“我儿，祖公公这般爱你，你就在此住几日罢，我总就来接你。”丽卿一把拖住老儿的袖子，道：“我不。我要跟着爹爹走！”云龙道：“姊姊何妨在此，勿嫌简慢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在这里，我便也在这里。”希真笑道：“祖公公看，活是个吃奶的孩子。既不肯在这里，须放了手。”云威见他父女执意不肯，只得由他们去，因说道：“日后千万到寒舍一转。”父女二人谢了。

看那天色已将黎明，众庄客将火把照出了庄门，大家上了头口，都到了青松坞关王庙前下了马。那壁厢已有庄客在那里伺候。大家进了庙门，那酒筵早已摆好。丽卿看那庙里关王的圣像，装塑得十分威严。云威与云龙替希真父女把了上马杯，又说些温存保重的话，少不得又流了些别泪。天已大明，云威还要送一程，希真再三苦辞。云威又同希真拜了几拜，方才洒泪上马，叫道：“龙儿，你多送一程！”云威作别，带了几个庄客先回家去了。云龙在马上陪着希真父女，谈谈讲讲，缓辔而行，不觉已是十余里。望那前面都是

一派桑麻，平阳大路，希真道：“贤侄，古人说得好：送君千里终须别。前途路远，请贤侄就此止步罢。后会不远，愚伯告辞。”云龙只得跳下马来，把缰绳递与庄客，在草地上扑翻身便拜。希真父女也忙下马回拜了。希真道：“令祖盼望，贤侄早回府罢。”云龙道：“伯父闲暇便来舍下，不可失信。姊姊一路保重。”说罢，泪落下来。丽卿也流泪道：“兄弟，如有便人，把个信来。我爹爹到府上时，或同你再会也。”希真道：“免你姊姊记挂，勤寄信来。请早回府罢！”大家上马分手。

那云龙立马在路口，直望得希真父女不见影儿，方回马快快的循旧路回去，纵马加鞭，好半歇到了家里。云威因落了一个通夜，早上无事，却去安息了。云龙不敢去惊动，便去母亲处请了安。云夫人与众仆妇谈论丽卿，称羨不已。过了几日，风会也回家，得知此事，懊悔不迭，道：“可惜我回来迟了，不能与他相见。”遂与云威商量去做那件事，不题。

却说希真父女离了风云庄，奔上大路。行了半日，方遇着人烟，大家去打个中伙。那庄家笑道：“这几日在他家里，大酒大肉，把胃口都吃倒了，竟不觉饿。”希真叹道：“‘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’，萍水相逢，承他这般厚爱，且喜又是亲眷。”丽卿道：“爹爹说还要到他家，孩儿却未必再来了。”希真道：“痴儿子，嘴这般说，得知有无此日？我只待你有了良缘，终身有托，我便逍遥世外。四海甚大，何处不可以住？且因缘遇合怎说得定。”

当日，父女同那庄客行了一站，晚上到了一个镇上投宿。那客店却不是黑店。当晚希真把包袱解开打铺，父女二

人都吃了一惊，只见那包袱里面的衣服都换了新的，皆是锦缎制造；又有一套女衫、百褶罗裙，衣服里面又有两枝金条，每枝约十余两重；又有一对凤头珠钗，一对赤金缠臂，约四五两重。余外还有干粮等物。希真道：“这是怎么说起！”叹道：“真难得他这般厚待我，日后却怎生补报他？”丽卿道：“他送孩儿的这些物事，孩儿想不如转送了秀妹妹罢。”希真道：“也说得是。我到了山东，也带些土仪回敬他。”当夜安寝，次日起行，一路上晓行夜宿。丽卿果然听他老儿吩咐，再不去射虫蚁儿，幸而那几程路上虫蚁儿也不多。

一日，早行不多路，面前又是一座大岭。父女纵马上了岭。那岭却不比飞龙岭，却是平安路途。上得岭来，只见左边一带都是皂荚树林，行了半歇，还过不完。丽卿道：“这条岭好长。”希真道：“就快完了。”那庄家道：“前面那低树下去的所在，便是下岭的路。”希真用鞭梢指着道：“卿儿你看！望去那座青山，转过去便是沂州府的城池了，你那姨夫就在城里。明日此刻光景好到也。你到那里须斯文些，不可只管孩子气，吃表嫂兄妹们笑。”丽卿甚喜，因问道：“爹爹，沂州城里的风景，比东京何如？”希真道：“开封府是天子建都的所在，外省如何比得。”正说着，丽卿道：“爹爹，你先行一步。这匹枣骝马只管撩蹶子，想是肚带太扣得紧了，待我与它松松。”希真应了一声，又说道：“长路头口肚带不可太紧，朝你说过多次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同那庄家下岭去了。

这丽卿跳下马来，倚了枪，翻起踏镫，掀起披鞞，用手去摸了摸，三条肚带都不甚紧；又去看那后鞵，也不紧。丽

卿骂道：“你这亡人，不是讨打么！肚带、后鞵都好好的，何故撩蹶子？不要恼起我的性子来，拷折了你的狗腿。”说罢，又去那边掀起看了看，咦，怪不得！原来早上备鞍子的时节不留心，把替子一角反折转，人坐上去，那马被鞍孔里的皮结子垫得疼，故只管撩蹶子。丽卿看了笑道：“你这厮忒娇嫩，一点委曲都受不得！”忙去解了肚带，揭松鞍子，弄熨帖了，仍就扣搭好，已有好半歇。丽卿提了枪，翻身骑上，抖抖缰绳，走得没几步，忽听得泼喇喇一声，路旁右侧窜出一个老兔儿来，拦丽卿的马头横窜过。丽卿一时又手痒起来，忙挂了枪，取出弓来，抽一枝箭搭在弦上。那兔儿已窜入林子里去了，丽卿便纵马追入林子。那兔儿早窜出林子那边，往青草里钻了入去。丽卿追过林子，不见了兔儿，料想钻入草里，没处寻觅，说声“可惜”，“恐爹爹等得心焦，去了罢休！”便兜转马回旧路，忽听得头顶上又是泼喇喇一声。丽卿抬头看时，只见一只芝麻角雕，劈出林子来，只在那树梢边旋磨，侧着头往地下看，好似在草里寻东西一般。丽卿笑道：“就取你来耍子。”收住马，想道：“射他别处，万一不死，到让他带箭飞了去，不如射他的头。”便扭转柳腰，翻身向天，拽满弓，飏的只一箭。那雕正在盘旋，见箭来，急避不迭，射个正着，冲上去倒跌下来，扑的直落在对面深草里。丽卿大喜，跳下马，插了枪，用那张弓拨开深草，把那只雕提了出来。看时，只见那枝箭正射中下颏，箭镞从眼珠中穿出。丽卿拔出了那枝箭，收入壶里，弓也收好。提着那只雕走到平地上，看了看，笑道：“你这厮撞着我，该悔气。”那雕忽然两翼翹拍拍的扑起来，双爪乱抓。丽卿恐抓伤手，忙丢在地下。待他颠扑过了一阵，却使个拿

法，双手去捉定了翼翅，反并着提在手里。满手都是鲜血，就去他的毛上捋了捋，称赞道：“好一副翎翎，倒有几枝箭好配。”走到马边，解了缰绳，拔起枪，骑上了马，一面走回原路，一面看那只雕。

忽听得有人说话，丽卿回头看时，只见一个少年，面如冠玉，唇如抹朱，骑着匹银合白马，手执一张弹弓，头戴一顶软纱武士巾，身穿鹅黄战袍。背后两三个跟随，数内一个掙着口三尖两刃刀，飞奔过来。那少年见丽卿提着那只死雕，吃了一惊，大喝道：“兀那小厮！你这雕那里来的？”丽卿见叫他小厮，怒道：“雕是我射来的，干你屁事！你敢来问我怎地？”那少年大怒道：“这是我的猎雕，方才追一个兔儿到这里，你何故敢射杀他？”丽卿道：“你的猎雕，有何凭据？射杀了，你待怎的？你莫非是剪径的恶强盗，来夺我的雕！识风头趁早走，再挨教你同冷艳山的贼汉一样。”那少年气得咆哮如雷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贼蛮子，且杀了你，与我的雕偿命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拽满弹弓，一弹丸劈面打来。丽卿霍的闪过。那少年连放数丸，都被丽卿躲过。殴得丽卿性起，撇了那只雕，双手挺枪，拍马来刺那少年。那少年忙丢了弹弓，抢过三尖两刃刀来急架忙还。战了两个回合，丽卿喝道：“且住！这里草又深，树根又多，不是放马之处，拣个空阔所在，拼个你死我活。”那少年道：“空阔处，再过去就是。你敢同我去，谁来怕你。好汉子，不许暗算人。”丽卿道：“啐！量你有多大本领，值得暗算你。”二人纵马前行，不上百十步，已见一片空阔的绿芜芳草地。那几个跟从人同上去，数内有一个往别处跑了去。

丽卿同那少年到芳草地上，放开对子，刀来枪往，枪去

刀迎，二人足足战了三十余合，全无胜负。丽卿暗暗喝采道：“这厮好武艺！”那少年也暗自吃惊。二人又酣战了十余合，正在性赌命换之际，只见又一个少年，手舞双铜，骑一匹黄马，如飞也似的赶来，大喝道：“那里来的野蛮子，敢这般无礼！”先来的那少年大叫道：“兄弟快来，一同杀这贼。他射杀我们的雕，还要口出狂言。”那后来的少年大怒，两条铜直上直下的劈进来，也十分勇猛。丽卿敌住两般兵器，只办得抵格遮拦。得个空子，偷转右手，抽出那口青镡宝剑来，左手轮枪，右手使剑，狠斗那两个少年。这一场厮杀，比那冷艳山前更是凶险。那丽卿杀得浑身大汗，没半点便宜。那两个少年也使尽本事，不能得他破绽。丽卿暗想道：“这两个果然利害，不如诈败，待他赶来，用回马箭射倒他一个，那一个便好收拾。”心里这般想，怎奈三匹马旋灯儿也似的厮拼，两个英雄兵器都不偷闲，一时脱身不得。

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只见一个大汉飞马横刀杀来，大叫：“贼子不得无礼，我来也！”丽卿道：“我今番休也！”那大汉赶到面前，看了他们三人一看，大叫道：“快住手，都是自己人！”三人都收了兵器，定睛看那大汉，更非别人，便是那陈希真。那两个少年看见，叫声阿呀，滚鞍下马道：“那阵风吹你老人家到这里！”扑翻身便拜。希真忙下马还礼道：“贤乔梓可好？”那两个少年道：“这位少年将军，又是那个？这般英雄了得！”希真笑着，看了丽卿看，对二人道：“你道他是男儿？这就是那女飞卫。”两个英雄大惊大喜，连声喝采道：“原来就是卿妹妹，快请见礼。”丽卿在马上喘息方定，弄得个不知所以，只得跳下马来，问希真道：“这二位是谁？”希真道：“你还问哩！这就是你两

个表兄。这使刀的是你大表兄刘麒，这使铜的是你二表兄刘麟。”丽卿连珠箭的叫得罪道：“二位哥哥何不早说，险些吃我做出歹事来！”二刘忙唱个无礼喏，丽卿也唱了个喏。希真道：“你说松马肚带，我先走了一步，等你竟不来，我只得倒寻转来。直寻过岭的那边，没你的踪迹，重复又走转来。想你必在林子里，又射甚么虫蚁儿，故寻进林子来，叫得个喉干。忽听得喊杀之声，一抹地追寻来。只道你遇着歹人，却为何同二位表兄厮杀？”丽卿道：“孩儿无意中射了一只雕，那知是二位哥哥的猎雕。孩儿又不认识，故此相闹。”那从人已寻着那只死雕，在旁边提着道：“这就是。”希真看见，骂丽卿道：“你这丫头，番番闯祸！你自己看，可惜不可惜？我折断你的手指头才好！”刘麒、刘麟忙说道：“没事，没事，不值什么。姨夫因何到此，却又同表妹齐来，且请到舍下相叙。”希真道：“一言难尽，且到府上再说。二位贤甥为何到这里？”二刘道：“姨夫不知，如今舍下不在沂州城里了。只因家父落职之后，吃那青苗手实钱追逼不过，只得把祖遗的一所房子变卖了赔偿，另买了一所房子在乡间。此去下山落北十里，胭脂山下，地名安乐村便是。甥儿兄弟无事，来此射猎消遣，顺便操演武艺，却遇着姨夫、表妹。”希真感叹不已，说道：“我还有一担行李在前面，我去招呼了他，一同到府上去。”二刘道：“我们同行。”大家都不骑头口，从人牵了那四匹马，一齐步行出了林子。只见那庄家等得不耐烦，挑了担儿倒寻转来，看见希真、丽卿，欢喜道：“小官人寻着了，在那里这半日？”希真道：“正是。”希真见那庄家，蓦然记起一件事来。待走下了岭，只见路旁一个村落酒店，希真对众人道：“你们在

此略等一等，我同这庄家酒店去说句话。”众人应了，都立定脚。

希真邀那庄家到酒店内，烫了两角酒。希真开言道：“大哥，累你远来。我方才知，我那亲戚不在沂州府，已到泰安州去了。我此番要到泰安州去寻他，现在有伴同去，大哥不必同往。我账已同你算清，就此分别。”说罢打开包裹，取出了那包碎银子，抓了一大把与他道：“这是送你的酒钱。”又抓了一大把道：“那日飞龙岭上，累你受惊，这些是与你压惊的。”那庄家那里肯收，道：“小人蒙二位官人指教多少秘传，恩同父母。没得孝顺你老人家，那敢再受赏赐。”希真道：“这算什么。江南那条路，我不时要走，后会有期。”庄家只得收了，说道：“小人无缘，不得常同二位官人在一处。官人再到敝地，务到舍下光临。”说罢，朝希真扑翻身拜了四拜。希真忙还礼。庄家道：“小官人处也去辞辞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必，我说便了。”庄家那里肯，便会了酒钱，挑了行李，到大路边，去丽卿身边跪倒就拜。丽卿不知所以，忙扶住道：“做甚，做甚？”希真道：“我儿快回个礼，这位大哥辞了回去也。”丽卿道：“你为何不送我们到地头？”希真道：“我们自有伴，不必央他了。”那庄家把行李都交代明白，希真取出那张承揽还了他。庄家抽出了那枣木扁担，又把自己的包裹拴在腰里，唱了两个喏，道：“二位官人保重，后会有期。”说罢，自己去了。丽卿道：“爹爹，为何不叫他送到？”希真道：“有个道理。这些行李，仍就马上捎了去。”刘麒道：“何用如此，叫这些伴当们相帮拿了回去。”众庄客一齐动手，两个包裹两个人背上，一切零星，提的提，掇的掇，抢得罄净。正是俗语说得

好：只要人手多，牌楼抬过河。刘麒请希真、丽卿上马，大家骑了头口，一齐奔安乐村来。刘麟道：“哥哥，你陪姨夫、妹妹慢慢来，我先去报知爹爹。”说罢，加鞭如飞的去了。

希真、丽卿看那座胭脂山，果然明秀非常，靠山临水，一带村烟。还未到村口，那刘广已同刘麟迎上来。希真等下马相见，大喜，齐到庄里。刘广的母亲，刘广的夫人，刘麒、刘麟的娘子，并慧娘，都出来相见，厅上人满。都叙礼毕，坐下，各道寒温。刘母道：“大姑爷那阵顺风得到这里！这秀丫头的占数真灵，他是说今日必有远方亲戚来，再想不到是你。”——丽卿看那慧娘，生的娉娉婷婷，好象初出水的莲花，说不出那般娇艳。丽卿暗暗吐舌道：“天下那有这般好女子！”——“你在家几时动身？”希真道：“本月初一日。”刘母道：“也走了二十多日了。这个小官人是谁？”刘广对道：“这就是丽卿甥女，乔妆男子。”刘母道：“哦，也有这么大了，今年几岁？”希真道：“十九岁了。虽是十九，还是孩子气。”刘母道：“年纪本小。”刘麒、刘麟道：“卿妹妹一身好武艺，孙儿们都敌不过。”刘母道：“你们省得甚么。却为何扮男子？”希真道：“路上便当。”只见丽卿立起身来，对希真道：“爹爹，已到了姨夫家，还假他做甚！由孩儿改了妆罢，这几日好不闷损人。”希真道：“何用这般性急，少刻也来得及。”刘广道：“此事何难。”就对刘夫人道：“你快去领甥女去改扮了。”

丽卿甚喜，便随了刘夫人、两位表嫂，同到楼上，把男妆都脱了，一把揪下那紫金冠来，仍就梳了那麻姑髻，带了耳珰。那刘麒、刘麟的娘子开了箱笼，各取出几件新鲜衣服

与他妆扮起来。刘夫人又取出一双新鞋子来道：“甥女嫌大，再小些还有。”丽卿笑道：“阿耶，惭愧杀人，这双我还穿不着！别样学男子不来，若论这双脚，却同男子一样。”众人都笑。丽卿妆点好了，刘夫人同二位娘子仔细观看，果然赛过月里嫦娥、瑶台仙子，十分欢喜。刘夫人对两个媳妇道：“这两表姊妹，怎样生就的！却又各自归各自的宠儿。”刘夫人同二位娘子引丽卿下楼，到厅上。刘母见了，也甚欢喜，笑道：“同我们秀儿真是一对。”二位娘子道：“卿姑娘用的那两般兵器：一枝枪，一口剑，更是惊人。”原来刘麒、刘麟的娘子也是将门之女，也会些武艺，只是苦不甚高。刘母对刘夫人道：“你不要在此叙阔，且去厨下看看他们，没甚菜蔬，就把那两只黄婆鸡宰了。你妹夫总是一家人，不比外客。”刘夫人应了声，两个媳妇都同了进去。

那刘母同希真谈论家务，絮絮叨叨，一直到晚。厅上摆上酒肴果品之类，众人让坐。希真道：“太亲母请先坐了，小辈们好坐。”刘母起身道：“大姑爷稳便，我持长斋，不便奉陪。我儿陪你襟丈多饮几杯，秀儿也叫他在此陪姊妹，我进去也。”说罢，拄着拐儿移入屏后去了。陈希真同女儿坐了客位，刘广同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坐了主位。希真道：“太亲母精神康健，同四年前一般。”刘广叹道：“近来也衰弱了些，得了个胃气疼的症候，不时举发。小弟境遇又不顺，累他焦忧。老人家近又持长斋。幸亏这沂州城里有一个姓孔的孔目，名唤孔厚。此人医道高明，时常邀他来医治。但吃他的药，一服便好，只不能除根。据孔厚说，必须开荤，方能全愈。老人家一意信佛，终日念《高王经》，那里

劝得。那孔厚是曲阜县人，大圣人的后裔，现为沂州府孔目，为人秉性忠良，慷慨正直，专好抑强扶弱。本府太守高封那厮也惧怕他，小弟那场官司也深亏他。”希真道：“小弟正要问襟丈，何故为一场屈官司落职？”刘广咬牙切齿道：“不说也罢，说起来教人怒发冲天。高封那厮，是高俅的族分兄弟，被梁山上杀的高廉，是他的亲哥子。他也识些妖法，专一好的是男风。他标下一个队长阮其祥，生得一个儿子，名唤招儿，眉目清秀。那阮其祥要钻挖小弟这东城防御缺，把他儿子献于高封做伴当，情投意合，遂无中生有寻我的错处，把我无端褫革，又要把我家私抄扎。幸亏那孔目一力保持，买上告下，方成得个削职。那厮得补了东城防御，辅佐着高封，无恶不作。小弟归农之后，那厮就把青苗手实钱，追逼甚紧，没奈何，我把那沂州城里的房子变卖了，搬来这里。两个外甥也时运不济，我也无志于此了，意欲挈眷到东京投姨夫处，另就机会，恰好姨丈到此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叫刘麒道：“你把那卷宗取来，与大姨夫看。”希真接过来，看了看大略，也不禁忿气上奔，骂道：“这贼子的心肠好毒！”刘广道：“高封这厮，自己年轻时也从男风上得了功名，后来反把他孤老害杀。这等狠心，实是少有。”丽卿问希真道：“爹爹，什么叫做南风？”希真笑喝道：“女孩儿家，不省得，便闭了嘴！不许多说。”刘麒、刘麟、慧娘都忍不住暗笑。丽卿肚里想：“不省得，便问声也不打紧，不值便骂。最可恨说这种市语！”

刘广道：“卿姑同你爹爹来，家中都托付那个？”希真叹了口气道：“不瞒姨夫说，小弟此刻已无家了，特带了小女来投姨丈，望乞收留。”刘广同儿女都吃了一惊。刘广

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希真指着丽卿道：“只为这个孽障，一言难尽。”刘广叫道：“姨夫，我与你异姓骨肉，平素做事，大家看见肝胆，今有话只管说。我这左右都是心腹，凡是我用的人，没一个敢怀异心。你便犯了弥天大罪，也没那个敢去出首。不要吞吐，直说不妨。”希真便把东京高衙内那一节事，细细说了一遍：“因防追捕，特往江南绕道走，得遇令亲云子仪，盘桓数日，故走了二十多日方到此地。今不意姨丈亦在失意之际，怎好滋扰？要投别处，又无路可奔。”说罢，吊下眼泪来。

刘广父子四人听罢，都甚惊叹。刘广道：“姨丈宽心，方才小弟虽这般说，然舍下也还支撑得定，何争二位在此。”希真称谢。刘广道：“但只是此地也难存脚。秀儿这妮子他会望气，尝说此地不久当有刀兵杀戮。往常说的休咎都验，也不能不信。我想此地有甚刀兵？若论猿臂寨来借粮打劫，那苟桓又同我相识，不成知我在此地便下得……”希真惊问道：“怎的苟桓当真落了草？”刘广道：“正是。那猿臂寨的真祥麟、范成龙都尊他做头领，招集了四五百人，在那里打家劫舍。我恐他去投梁山入伙，屡次写信去止他。他也时有信来，又动问姨丈，感激姨丈的洪恩，同父母一般。我想便是他来，有云天彪镇守景阳镇，当他的咽喉，他也一时未必到得这里。”希真叹道：“那苟桓、苟英弟兄二人，被童贯屈杀了他的父亲，无穷的怨毒在心，也怪他不得。怎能得他报了仇，归正才好。说起你令亲云总管，他老子有封家信托我寄与他，必须亲到，不知景阳镇离此多远？”刘广道：“有七十多里。他此时也不在任上，闻得蔡京调他去攻打嘉祥县，许久不闻动静，正不知几时归哩。一

员兵马都监代他护理印务，此信不如由他那里发官封寄去。”

希真又称扬云威的义气，丽卿道：“那云龙兄弟的武艺也好。那表人物，与二位哥哥相仿。秀妹妹好福气，得这般好老公，谁及得来！”慧娘被他说得脸儿没处藏，低下头去。希真喝道：“你这丫头，希真疯了！路上怎的吩咐来？偌大年纪，打也不好看，只好缝住了你这张嘴。”丽卿被骂得笑着脸，不敢做声。刘广也笑起来。刘麒、刘麟道：“卿妹妹的武艺，真及不来。飞龙岭、冷艳山，我们虽不曾见，便是我那只雕，一箭便着，真是赛过飞卫。”刘广笑道：“不见你们两个，四五月天气，颠倒去放起雕来！”丽卿道：“奴家委实冒失，把哥哥的爱物坏了，爹爹那里去寻架好的，买来送哥哥。”二刘连说：“不打紧，妹妹切勿放在心里。”希真笑道：“哥哥当真还想你赔，你下次手少热些就是了。你看秀妹妹，比你还小一岁，便恁地斯文，你也学学他。”刘广笑道：“姨丈夸奖，却不曾见他也是孩子气。”希真道：“贤甥女聪明绝世，那木牛流马怎样缘故会走？”慧娘道：“甥女怎敢当得聪明二字，只不过依成法略变化些。那木牛流马妙在机括不多，运动灵变。武侯老师的法儿，大都如此。”说罢回转头去对身边那个养娘低低说了几句，养娘答应了声，就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听得侧首耳房里，幌朗朗的铜铃乱响。房门开处，一个青狮子窜出来，直扑到筵前。丽卿只道是个真的，吓了一跳，连忙跳开。那狮子走到天井里，摇头摆尾，张牙舞爪的跳舞。慧娘挪步上前去狮子项上拍了一下，便四脚立定了不动。希真同丽卿近前观看，只见绒线织就的毛

衣，樟树雕刻的头额，烧料石的眼珠，象牙牙齿，大红湖绉舌头；自背至地高五尺，自头至尾长八尺；项上套一串茶杯大小的溜金铜铃，身上脚上又有许多小铜铃。慧娘叫那养娘扶绰，骑在狮子背上，坐稳了，把那狮子耳朵扭了一把，仍复行动。要进要退，要左要右，紧跑慢行，登高下低，都由人的主意，跳舞了一回。慧娘又叫那养娘把那大红舌头取出了，不知那里点拨着，那狮子口里便喷出烟火来。那时天色已暗，黄烟红焰，分外明亮。戏够多时，慧娘跳下来。丽卿问道：“是那个躲在里面？”希真笑道：“傻丫头，都是做就的关捩子，却有那个躲在里面！”问慧娘道：“里面的机轴看得见否？”慧娘道：“看得。”便叫养娘把毛衣掀起，里面是榆檀木的架子。希真讨火来照看，只见肚里不多几样事件，却斗心勾笋，一时也看不明白。欢喜得个丽卿不住的拍着手叫道：“妙啊，妙啊！好妹妹，几时也与我做一个，好骑着耍子。”慧娘笑道：“我本做了一对，这一个就送了姊姊罢。”——丽卿大喜。——“索性把骑的法儿都教了你。只是日日戏弄，只得一个月用，机轴便磨坏了。今夜且放在这耳房里，明日连箱子送归姊姊处。看他如此大，拆卸了盛在箱子里，却没得多少。”便叫养娘仍拿去耳房里收了。大家重复入席，又吃了一会酒，慧娘道：“这便是木牛流马里化出来的。当年武侯征南蛮时，亦曾用过。骑了阵上也去得，只是不能厮杀。”希真称赞不已，道：“真是个女诸葛。”刘麒道：“还有家下舂米的木人，磨麦子的木驴，都是秀妹妹制造的。”

刘广笑道：“我恁般烦恼，他们却恁般的开心。”希真道：“姨丈，非是这般说。小弟想来，我们的绝技异能，都

会集一处，天地生我们，决非无故。静待天命，必有一番作为。只是小弟无心尘世，所以张百户来时，曾寄信问及家师消息，意欲相从入山。”刘广道：“正要告达姨丈，令师张真人已不在日观峰了。令师弟王子静来辞行，说从你令师到庐山去。你那封信到，知足下要留王子静少待，无如他去在先，无从挽留。我就托张百户寄回信与足下，也是这般说。”希真听罢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，道：“姨丈大不该寄回信与我。小弟信上，明明注着不候回音。你信内题及挽留王子静的话，那张百户没处寻我，信尚在他那里，万一漏在冤家手里，必猜到我在此处。我想姨丈这里住不得，求姨丈怎生为我画策。”刘广道：“姨丈多心，那里便有这般巧。”慧娘笑道：“姨夫只管放心，甥女已替你占过一课，不害事。此封信必然漏泄，高俅必来追捕，却追捕不得。姨夫只不可离此地，断不遭毒手。”希真不信，问道：“既是脱漏了，又来追捕，却为何说不害事？”慧娘道：“便是这些奇奥。此课文书逢破，玄武乘日，故知书信必漏泄，追捕必来。但此课有斩关夺锁之格，最利逃走。又且天罡塞住鬼户，贵人入天门，任他千军万马围住，也走得脱身，怕他怎地！”希真也熟悉六壬之术，当时问了慧娘的三传神将，默想了一回，慧娘又解释了一回，略为放心。

众人欢叙至二更过方散。刘广已收拾一间书房与希真安寝，丽卿在后面与慧娘同榻。刘广吩咐众庄客道：“陈老爷在我这里，外面不许走漏消息。有人问，只说姓王。”众庄客都应了。看官牢记：陈希真父女自此以后，就隐姓埋名，住在安乐村刘广家里，不题。

却说那江南冷艳山，被陈丽卿坏了两个头领，败兵逃回

山寨。众头目大惊，真是蛇无头而不行，那个还肯思量去报仇，大家都要夺那把交椅，直鸟乱了十多日，你杀我砍。内中有一个头目，叫做王俊，略有些见识，情知这般胡做，没甚好账，便带了自己的几个贴身伴当下山，投梁山上去。果不出他所料，那冷艳山正当鸟乱之际，忽然四面到了无数官军杀来，又有风云庄上的乡勇夹在里面。那里抵挡得住，一阵攻打，山寨破了，把那些男女捆的捆，杀的杀，收拾了个罄净。这个名色，就叫做滚汤泼老鼠，一窝儿都走不脱。把那山寨一把火烧了，荡涤得个光滑脱脱。那王俊得知这个消息，叫声惭愧，幸而预先走脱了，连夜扮做客商，奔山东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梁山泊宋江，因折了盐山的施威、杨烈，十分懊恼，便叫分朱仝、雷横，就在盐山驻扎，帮助邓天保、王大寿镇守。宋江与吴用商量，对众人道：“我等山寨兴旺，又得远方的兄弟们朝向。如今坏了施威、杨烈，我若不与他报仇，别处的好汉心都懈了。我要亲提大军，攻破沧州、东光二处，与他二人泄恨。”吴用忙止住道：“不可。兄长所论虽是正理，但此刻东京兵马正要来厮杀，戴宗、周通还未回，不知虚实，切勿轻举妄动。”宋江怒气未息。吴用只得请众头领，大家来再三劝解，方才按住。

不数日，戴宗、周通都回，说：“赵头儿命蔡京为辅国大将军，统领二十万大兵，于四月初四日出师，要来奈何我们。施威哥哥已被害了，兄弟与范天喜再三打算，竟无门路救得。”宋江、吴用大笑道：“只道是种师道来，还有三分惧怕他。若是那蔡京，真是胖子的裤带，全不打紧。”遂设筵庆贺，聚集众头领，缓缓商议拒敌之策。席间周通说起陈

希真父女恁般英雄了得，众头领听了无不欢喜。周通又说到劝他入伙不肯相从的话，宋江对吴用道：“怎能够得他父女也来此聚义，军师有何妙策？”吴用摇头道：“这个人不必去结纳他，即使勉强收了他来，山寨中也用他不着。听周家兄弟说他这般举止，此人的胸襟真不等闲，可惜他心已冷了。却也好，倘使他锐意功名，又有高俅的汲引，此刻早与我们作对头过了，倒也是个大患。如今他已游心方外，随他去休。”林冲道：“他说同小弟有仇隙，却也一时想不起。除非是那年，我同他兄弟陈希真夺八十万禁军教头之时，我用重手点坏了他。然当时大家都递生死甘结，原说死伤勿论。况且他兄弟又隔了一个多月，自己病死的，却怎么记仇在我身上？”吴用道：“非也。他并不为此，这是他的饰词。兄长既这般爱他不过，前日除非是小可在东京，或有降他的法儿。只是此刻正当用兵之际，我怎能脱身前去。不然，烦戴院长再去走一遭，费了金帛，兄长恳切发一封书信，又加林兄一封谢罪的书信，速速的送去。然亦未必济事。”宋江道：“既这般说，何不就等破了蔡京之后，军师亲去一行？”吴用道：“此人决不肯再住在东京了。他这般举止，明是唱筹量沙之计，敷衍着高俅，得空便高飞远走。戴院长的神行，火速便去，尚未知来得及否，那里等得破蔡京。”宋江闻言，便教圣手书生萧让修起两封信来，端正了金帛，就打发戴宗、周通当日起身，仍去东京聘陈希真，带探军情。周通大喜。吴用道：“这几日沿途必然严紧盘查，二位宁可绕路别处走。”戴宗、周通领命下山去了。

这里宋江请吴用商量，叫林冲仍回濮州镇守，再酌添兵将，同去协力相助。这里第一拨，九纹龙史进、跳涧虎陈

达、白花蛇杨春；第二拨，双枪将董平、镇三山黄信、病尉迟孙立；第三拨，小李广花荣、铁笛仙马麟、玉旛竿孟康；第四拨，扑天雕李应、摩云金翅欧鹏、火眼狻猊邓飞；第五拨，金枪手徐宁、丧门神鲍旭、白面郎君郑天寿。宋江同吴用、公孙胜、吕方、郭盛、王英、扈三娘、薛永、穆春督领中军。统共挑选马步精兵七万，准备迎敌，只等蔡京到来，即便开兵。宋江道：“官兵有二十万，军师为何只用七万，不敌他一半之数？”吴用道：“兵不在多。蔡京无谋，那怕他兵再多些，我只消七万人足矣。”分派完了，遂传令各营日日加紧操演，准备厮杀。

数日，戴宗、周通回寨，说道：“小弟到了东京，已是三月二十九日，探听陈希真已与高俅对了亲，一时未敢造次去说他。忽到次日，得知陈希真把高俅的两个承局、两个轿夫杀了，又把高衙内的耳朵、鼻子割去，弃家在逃。现在各处严拿无踪，小弟只得禀覆。”宋江并众头领都吃了一惊。戴宗又将捉拿陈希真抄白的榜文呈上，宋江与众人观看，上写着道：“殿帅府掌兵太尉高，为奉旨严拿叛逆大盗，悬赏务获事：照得叛逆大盗陈希真，向充南营提辖，于政和元年勒休回籍。该犯与梁山渠魁宋江，交通往来，欲为内应，图谋不轨。旋经告发，本帅签兵往缉。该犯情急，胆敢拒捕，杀伤在官人役，携其女陈丽卿弃家远遁。此等穷凶极恶之犯，法网难宽。为此奏准，奉圣旨严拿务获。”云云。又将陈希真父女形貌装束，细细开载，并画两幅图形。宋江看毕，众人无不惊叹。宋江骂道：“高俅这厮无端推在我身上，可恨么！此人到底不知往那里去了。”吴用道：“此人必先有安身的所在，然后逃走。我想枉是无处寻他，且管我

们破敌。”便问戴宗道：“蔡京那厮知他由那路进兵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弟看他初四日启行，一路随了他来。小弟先渡过黄河，探得官兵由定陶、曹县进发。”吴用大笑道：“真没见识，攻我这一路，不是来讨死吃！”遂传令来日下山去迎官兵。这里留玉麒麟卢俊义，并不下山的众头领，看守山寨。

本日杀牛宰马，祭了旗鼓。众头领散福畅饮，说话间论到官阶升迁。戴宗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朝里无人莫做官，真是不差。那蔡京的女婿梁中书，做北京留守失了城池仓库，折了无数军民。御史议他削职，也算从轻发落了。他丈人再三设法，与他遮护，在官家前隐瞒着，只降了个知府。如今已铨河北蓟州府知府，赴任去了。小弟看见他动身，一路地方官趋奉迎接，好不威风。”话未说完，只见吴学究鼓掌大笑道：“妙哉，贤弟何不早说！却在这里与他起偌大潮头。你早说了，退蔡京只须一人足矣，何用七万兵马！”宋江并众人惊疑不信，问道：“军师有何妙计？一个人却用那个？”吴用道：“只消铁叫子乐和兄弟去，如今还来得及。”便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几句，“只须叫乐和带了如此行头，如此如此行事，那怕蔡京不退！乐和走不快，叫戴宗同去。”宋江、卢俊义、公孙胜听罢，都大喜，连称妙计。

忽山下李立店内，差人来报：“冷艳山被官兵破了，头目王俊逃出来求见，现在店内等候。”宋江等大惊，忙唤王俊进见。那王俊叩头参见毕，哭诉：“四月初九日，有两个军官过飞龙岭投宿。邓云、诸大娘不合去撩拨他，吃他并了合店人，放火烧了店屋。邝沙二位头领领众追赶，都吃他害了。山寨无主，被官兵打破，大伙都沉没了，小人逃命到此。”宋江听罢，只叫得苦，看着吴用说不出话来。吴用

道：“什么军官，如此利害？你可曾见怎生模样？”王俊道：“小人虽不亲见，听说如此如此形貌装束，不知他的姓名。”回顾几个伴当，对宋江道：“他们数内有从九松浦得命回来的，都曾见来。”卢俊义、公孙胜惊道：“莫非就是陈希真父女？”宋江叫取那抄白榜文画像来与王俊等观看。那几个伴当一齐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，是这般装束，竟是他两个。”宋江大怒道：“我倒这般企慕他，他反伤我的羽翼，此仇如何不报！”吴用劝道：“此刻却顾不及，只好缓商。”宋江便将王俊一千人在部下听用，一面吩咐乐和、戴宗下山依计行事。这一条计上，有分教：二十万貔貅，俱作虎头蛇尾；一百八大虫，依旧舞爪张牙。不知甚计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

话说蔡京辞了圣驾，带领二十万雄兵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梁山泊来。大军渡过黄河，蔡京与众谋士商议道：“梁山泊重兵都屯在嘉祥、濮州二处，我兵不如直攻梁山，由曹县、定陶进兵。”一个谋士道：“呼延灼、林冲都最利害，我兵抵梁山，那两路来接应，我兵岂不是三面受敌？晚生的意思，不如发前部兵马先进，太师领大队为后应。”蔡京依了他的主意，便分前部骁将，带领八万人马，先往梁山进发。蔡京自统大兵十二万，驻扎定陶。那曹州府知府张翥，系蔡京亲戚，当时军营参见毕，蔡京邀他进后帐私礼相见。张翥道：“前日杨龟山在我处，曾说起，据他的见识，大兵不宜由定陶竟取梁山，战必不利。”蔡京大喜道：“原来杨龟山先生在你处，快请他来。”张翥道：“他因探亲来此，我故与他相见。他昨日已去了。”蔡京忙叫记室写了书信，差一个从事赍了聘礼，同张翥追上去，“务要请他转来。说我蔡京军务在身，不能亲到。”那张翥同那从事领命，飞奔追去。

却说那杨龟山名时，字中立，剑南郡将乐县人，性至孝，熙宁年间举进士。是明道程夫子的门人，他与谢良佐、吕大临、游酢，称为“程门四先生”。后因见奸臣当道，政事不好，遂告休隐于龟山，人都称他为“龟山先生”。当日

因探亲在曹州，张鬲却也认识他，亲去见他，问及军情之事。杨龟山但说道：“大军若直出曹县、定陶直攻梁山，必受其困。”那杨龟山也恐蔡京来逼请他，所以闻得蔡京来，早已走了，竟回龟山去。谁知蔡京差人兼程追上，务要他转来。杨时起先也推有病，不肯就聘，怎奈蔡京连次书信追来，末后一信有几句说道：“先生无意功名，独不哀山东数十万生灵之命乎？”杨时被他这一句也说得心软了，又想了想，便当时应允。杨时有一门人随在身边，当时问道：“先生常说蔡京是个奸臣，为避着他，隐在岩谷，今日却为何就他的聘？”杨龟山叹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老死岩谷，原非我的本心。蔡京虽是个奸臣，今日却难得他这般谦下，天下没有劝不转的人。或者我的机缘，在此人身上，也未可定。蔡京不谙兵法，门下多是谄佞之辈，决非宋江、吴用的敌手。我若执意不去，那二十万大兵性命不知何如。且去走遭，看他待我何如，合则留，不合则去，主意是我的，有甚么去不得！”

当时杨龟山便同张鬲及那个从事，齐转到蔡京军营。蔡京闻他来了，大喜，传令开门迎接。相见叙礼毕，蔡京以上宾之礼待杨时。蔡京开言问道：“本阁久仰先生大德大才，如渴如饥，先生却何故远遁山林？”杨龟山道：“实因晚生常有采薪之忧，不能侍奉左右，勿罪。”蔡京道：“本阁奉圣旨提大兵征剿梁山，宜先取何路，应如何进兵，求先生教我。”杨龟山道：“太师明鉴：宋江那厮，起先不过潜伏草泽，今擅敢割据州县，倘使这厮兵力不足，何敢如此？所以此时贼势的猖獗，较从前更甚。那厮不取别处，单据嘉祥、濮州者，明是恐官兵直取他巢穴，故把重兵立成犄角。若由

定陶直攻梁山，正中他的机会。据晚生愚见，不如发精兵先攻嘉祥。嘉祥城小壕浅，呼延灼勇而无谋；更兼南旺营的百姓都是威势胁迫，不得已而从贼，天兵到处，必然反戈，嘉祥唾手可得。得了嘉祥，林冲不来救则势孤，必为众贼厌弃；来救，则濮州可图。攻倒了这两处，梁山还有什么倚仗？今舍此两处，先图梁山，那水泊辽阔，正面山势险恶，郛城一带港汊又多，急切攻打不下。那厮把嘉祥、濮州两路精兵，抄袭后面。虽是我兵分做先后二队，进去容易，退出却难。万一前路救不出，二十万大兵先失陷一半了。所以竟攻梁山之计，恐防不稳。”

蔡京听这一席话，大喜道：“先生真是妙算。”遂传令依计而行，把那先发的八万人马撤回，改攻嘉祥县。杨龟山又道：“天津府总管邓宗弼，开州统制张应雷，武定府总管辛从忠，广平府总管陶震霆，四人都有大将之材，望太师重用。更有那景阳镇总管云天彪，晚生也认识他。此人之材，仿佛春秋时的郤縠。此人若在军中，必能使上下一心，盗贼胆寒。”蔡京道：“云天彪乃种师道最得意之人，谅必不差，我叫他独当一面，攻梁山泊的后路。邓宗弼、辛从忠二人，今年斩了杨烈，擒了施威，我也十分爱他。陶震霆、张应雷，也有人说起武艺甚好。”便传檄文调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来军前听用。不日陆续都到，蔡京看了四个英雄，威风凛凛，大喜，便叫四人为前部先锋，领兵攻打嘉祥县。四个英雄得令，带了八万人马，旋风也似的杀奔嘉祥县去了。杨时又劝蔡京调云天彪亦到嘉祥，不必带景阳镇兵马，蔡京也依了。

这里蔡京将大军屯扎定陶，只等濮州的动静，便乘势进

兵。不到一二日，忽然接到河北天津府一角公文，上面插着鸡毛，蔡京拆开观看。不看万事全休，一看把那蔡京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看官也忙惊问道：什么事？这事也不关紧要，不要着忙，且把那申文读与众位听。上面写着道：“河北天津府知府为申报失陷命官紧急军务事：某月某日，有新任蓟州知府梁世杰，挈官眷，由卑府所辖盐山县地方经过。行至伏虎冈地面，遇一伙歹人，假扮盐山县知县，带领假扮人役，沿途殷勤迎接，酒内用蒙汗药，将该知府梁世杰，并上下一切人等，尽行麻倒，用车载劫入盐山。卑府半途闻知，急会同沧州兵马都监何武，督兵剿救。不防有梁山之大盗朱仝、雷横，伏兵两路突发。官军大战不利，都监何武阵亡，卑府亦遭重伤，折兵无数。现在探听盐山群贼，已将梁世杰等劫入梁山。卑府不敢隐瞒，除申报河北制置司外，合肅稟明宪台，作主施行。”蔡京看罢，魂灵儿还不曾叫转，忽又报梁山泊宋江差人下战书。蔡京大惊，忙看那封皮上，写着“蔡太师开拆”。蔡京拆开看时，上写着：

“梁山泊天魁星义士宋江致书于蔡太师阁下：宋江因奸臣擅权，不容人进步，故启请众位豪杰，聚义山东，一同替天行道。上应天星而列位，下随人志而抒诚。天既与之，人不能废。初未尝得罪于执政，不知阁下何故兴此无名之师？夫佳兵不祥，战者逆德。宋江不喜战斗，只得邀请令坦蓟州太守梁君，暨令爱恭人，光降敝寨，与之商议。蒙慨发尺素，祈阁下暂息雷霆，怡情富贵。如不获命，宋江不得已愿借重令坦并令爱之尊首祭旗，尊血衅鼓，慢散儿郎，以与阁下相戏。阁下勿将官家作推，阁下调元赞化，秉国之钧，有所指陈，官

家焉有不允。今日战与不战，悉请尊裁。守候回玉，书不尽言。”封套内又有梁太守并蔡夫人的亲笔信一封，都是哀求老儿、丈人退兵救性命的话。

蔡京看了，惊得个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口里只叫道：“这却怎好？这却怎好？”半日没摆布处，只得叫：“请杨先生来商议退兵。”杨龟山道：“太师差矣。天子亲临太庙，托付太师重权，非同小可。县君与贵人失陷，固是失意事，太师独不闻乐羊啜中山之羹，袁公箭射亲儿。这两个君子，岂真无骨肉之情哉？只为迫于大义，不敢以私废公。今太师为一女婿、女儿，轻弃君命，二十万大兵无故卷旗，岂不为天下所笑？”蔡京道：“我也深知此是正论，怎奈本阁这个小女十分孝顺，最可人意，不值便这般下得。”说着，吊下泪来。杨龟山道：“太师若要生全贵人、县君，火速进兵，宋江必不敢就下手。晚生料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勇冠三军，云天彪持重多谋。这五员虎将，八万雄师，取一嘉祥县，如大炬之燎鸿毛。就着落五将身上，务要生擒有名贼将一二人，与宋江兑换县君、贵人，看他如何！今一退兵，县君、贵人必无生还之日矣。”蔡京未及回言，杨龟山又道：“即使万有不幸，县君、贵人遇害，捉住宋江时，碎割碎剐，报仇有日。并非晚生心狠，把他人骨肉不关自己疼痒。”

蔡京不做声，摇着头只是叹气。杨龟山情知劝不转，便道：“如要退兵，须得有名，堂堂正正的，休吃天下人说太师怕强盗。”——看官须知：此言是杨中立深恐朝廷损威，并非为蔡京画策。——“只是晚生夜来肺病大发，军中医药不便，求给假回山将息。”蔡京道：“这个自然。但是先生如何便去？”杨龟山道：“委实有病。”再三告辞。蔡京也

明知不投机，虚留了一回，便厚以金帛相赠。杨龟山初时分毫不受，因见蔡京有不悦之色，只得略受了些。当日辞了蔡京，竟回龟山。一路便将蔡京所赠的金帛，散给贫民。直到后来宣和元年冬十一月，徽宗征他为秘书郎，他方出仕。后来做到右谏议大夫，兼侍讲、国子监祭酒。高丽国王都闻他的名，托中国的使臣路允迪问候。享寿八十余岁，成了一代大儒，配享孔庙。人多有议论他不该就蔡京之聘，不知他实出于不得已也。

闲话休题，且说蔡京送了杨龟山去后，便同众谋士商议。一个谋士道：“要救贵人、县君，自然还是退兵。”一个谋士道：“也须要他还了人再退。”蔡京道：“只是班师无名，恐官家见责。”一个谋士道：“值甚么！现在天气暑热，军马多病，太师奏上一本，只说军营瘟疫盛行，求降旨班师。官兵离乡背井，听说归家，谁不愿从！”蔡京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但我不便奏，童贯与本阁最好，我写信去托他转奏。”一面又发移文与河北制置使，教将蓟州太守被劫一案，且从缓动本；一面飞檄云天彪、邓、辛、张、陶五将，且慢攻打嘉祥县；一面写回信与梁山泊，说：“只要放回梁太守、蔡夫人，本阁便退兵。”又差一员心腹官员，能言舌辩的，同了梁山的送信人去。不数日，宋江又有回信，差一个小喽啰，同差去的官员一齐来，说道：“太师如果班师，便送太守、恭人回营，决不失言。先将恭人的亲随一人发还。”书后又写一行道：“太师如果愿战，望先示师期。”蔡京看罢，便叫那蔡夫人的亲随私问道：“县君怎地苦，他病尚未全好？郡马贵人好否？”那亲随道：“县君与贵人被劫了去，众头领都佛眼相看，并且置酒压惊。争奈那玉麒麟卢

俊义记得前仇，定要把贵人处死。众头领都劝阻不住，连宋江的号令都禁不得。幸亏杨志、索超二人抵死相救，再三哀求。卢俊义兀自怒气不平，将贵人捆翻，打一百背花。打到四五十，却得杨志覆在贵人身上哭求，索超夺去棍棒，众好汉都劝，方才放了。已是皮开肉绽，昏晕几次。如今杨志、索超领去将息，却也还转了些。县君虽是吃些惊恐，却未曾受苦，病已好了。”蔡京听罢，潸然泪下，便发回信，应许宋江，圣旨一下，即便退兵；又写信与蔡夫人、梁太守，慰他二人宽心。

不数日，天子诏到，说道：“据枢密使童贯奏称，蔡京军中瘟疫盛行，人马不安。如果属实，着蔡京核实奏闻，暂且班师，毋得俄延，以重朕愆。朕惟夙夜修省，祈禳天休。诏到，蔡京即便遵行，用示朕体恤将士之至意。”蔡京得诏大喜，便传令各营遵旨班师，并飞檄云天彪等即行收兵。各营军将听令，无不骇然，都说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我们都要建功报效，却怎地不见半个贼兵，就无故班师？”不数日，宋江又有信到，说：“太师退兵过了黄河，即送梁太守并恭人回营。”蔡京大喜，传令克日班师，挑选几员骁将断后，拔寨竟退。过了黄河，屯扎了，一面覆奏天子，一面差人问梁山催讨梁太守夫妻。宋江回报，必待攻嘉祥的兵马都退尽，方肯送还。蔡京连忙飞檄催云天彪等退兵。

却说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，那日得令，带领八万兵，如飞也似杀奔嘉祥县。呼延灼接战不利，闭城坚守。四将围住，八面攻打，一时难克。忽报景阳镇总管云天彪，奉檄前来助战。四将大喜，出营迎接。原来云天彪在景阳镇上正打探大军的消息，忽接到蔡京檄文，教他赴嘉祥节制四镇，一

同攻打，无须自己带兵等语，便将兵符印信都交与都监护理，自己带了随身五百名砍刀手，星夜奔赴嘉祥县来。邓辛等四将接入，看那天彪生得面如重枣，凤眼蚕眉，龙行虎步，美髯过腹，声如洪钟。四将十分惊喜，各行礼参见。天彪忙答礼道：“何故如此？”四将道：“小将奉太师钧旨，受总管节制，应得如此。”云天彪谦逊了一回，当时问起军情。四将答道：“连日攻打不能得利。”天彪便乘马出营，看了一回，入来说道：“此处城小壕浅，必为吾等所破。但城里钱粮充足，恐一时难拔。俄延时日，防那厮有救兵到。”邓宗弼道：“防濮州林冲来救。但蔡太师现把大军屯在定陶，那厮未必敢离巢穴。”天彪道：“林冲不来，也须防梁山来救。小弟愚见，攻打此城，不必用八万人的全力，只须五万人足矣。小弟愿领三万人去屯在城北，扼住他的咽喉，休吃那厮来救。南旺营的百姓皆有义气，不得已从贼，若以大义招抚，必然归降。降了南旺营，嘉祥势孤矣。素来只道蔡太师无谋，今先攻此处，却甚有见识。”邓宗弼道：“他聘请杨时为军师，杨时与他定的主意。”天彪惊喜道：“怪得！龟山先生在军中，我们不枉了一番气力。”只见张应雷、陶震霆起身禀道：“云将军为三军司令，岂可轻离此地！小将不才，愿领三万人马去守要害，误事甘当军令。”天彪大喜，就分三万人与二将同去。

却说那张应雷、陶震霆二人，都是河南鄆城人。两个是姑表弟兄。生得八尺以上身材，四十以内年纪。张那应雷使的是一柄赤铜刘，重五十斤；那陶震霆使两柄枣瓜锤，每柄重三十斤。张应雷现为河北开州统制；陶震霆现为广平府总管。两个都是拔山举鼎的英雄，当日得令，带了三万人马，

到城北要路去镇守。

这里云天彪同邓宗弼、辛从忠一应骁将，率领五万人马，将嘉祥县东南西三面围定，只留北门不围。架飞楼、竖云梯，弓弩枪炮，悉力攻打。呼延灼同彭玘、韩滔百计守御。连攻了数日，呼延灼等都有些困乏，守城兵卒伤了许多，忽然蔡京的飞报到来，叫且休攻打，“静候本阁军令，毋得故违干咎。”天彪与邓辛二人都吃一惊，道：“怎地这般没主意，忽起忽倒？不遵军令，又是我们错。”邓宗弼、辛从忠道：“再是两三日，此城必破。今无故退兵，真是可惜！”天彪道：“可不是么，如今只好丢开。”遂把兵马约退了。呼延灼见官兵忽然退了，也不知其故，只恐有计，不敢便出，只望南旺营来策应。云天彪与邓辛二人在中军帐内说道：“凡是攻城，全仗一鼓锐气。今牵延着，不许我们动手，养成敌人气力，一旦那厮的救应人马到来，却怎生取得？”

正说间，辕门外来报道：“外面有一壮士，口称是南旺营人，名唤杨腾蛟，斩了王定六、郁保四，带了百数人，前来投诚。”天彪大喜，传令叫进来相见。那杨腾蛟提着王定六、郁保四两颗首级，直到中军，伏地请罪。天彪忙叫请起，赐位坐了。小校上前接了那两颗首级。众人看那杨腾蛟，是个彪躯大汉，青黑色面皮，眼有神光，果然英雄。天彪问道：“壮士何方人氏？怎生斩得这两名贼将？愿闻其详。”杨腾蛟道：“小人姓杨，双名腾蛟，祖贯南旺营人。小人父亲砍柴为业，年老做动不得，靠小人打铁营生，养赡着他。小人有些膂力，生平最好枪棒武艺，也略识些文字。南旺营村前村后五七百家，都识得小人。叵耐去年梁山泊那

伙鸟男女来烦恼南旺营，俺那里寡不敌众，吃那厮平吞了去。那厮是什么单廷珪、魏定国，霸占住了，众百姓都不怯气。那厮见小人好武艺，要小人做亲随。小人看父亲病在床上，恐吃他害了性命，没奈何忍口鸟气，只得依了。那知小人的父亲吃他一吓，竟病重死了。小人一发恨那厮，屡次想杀他，只是没个帮手。今见相公们领兵到来，那厮两个正待要来救嘉祥县，要小人同这王定六、郁保四做前部。众百姓擗掇小人为头，小人暗地里集下四五千，约定时候，是小人刺杀这两贼，杀了他二千多人，余党都散。那单魏二贼吃他逃走了。特将首级来相公前请罪。”云天彪道：“这是壮士的大功，怎说是罪！”众人都大喜。天彪便叫辛从忠督兵前往南旺营，安抚百姓复业；一面备文申报蔡京，并将王郁二首级解去，留杨腾蛟在军中。

候了多日，不见蔡京教进兵。天彪与邓辛二人十分焦躁，张应雷、陶震霆也等不过，只管来问信。忽蔡京有紧急公文到，众皆大喜。忙接来看，却是因瘟疫奉诏班师的话，众皆大惊。邓宗弼、辛从忠道：“费了若干钱粮，到得这里，为何不战而退？”天彪道：“钱粮在其次，一路兵差徭役，百姓膏血都用尽了。”张陶二将也回中军，说道：“有甚么瘟疫！暑热天气，数十万人难保无人生病，这也算不得，此中必有别情。”便将来人细问，来人道：“闻知是太师的女婿梁世杰同女儿被梁山上掳去，太师恐他伤害，谎奏朝廷，只说有瘟疫退兵。”张应雷、陶震霆一齐大怒，道：“放他娘的屁！我等那个没有老小，单是他为一己之私，废天下大事？我等便死，也要灭了梁山方回！”天彪喝道：“二位将军休要胡说！诏书已下，岂可抗违。但是众位不伏

气，小弟设计，杀他一个落花流水，然后退兵。”众人大喜，大小军士都叫道：“如要厮杀，我等情愿死战！”天彪便吩咐四将如此如此；又给杨腾蛟提辖职衔，着他带一枝精兵，埋伏在嘉祥县东门外卧龙山内，吩咐道：“我一退兵，呼延灼必叫别将守城，亲自来追。我预使人打着梁山旗号，假作兵败逃回，赚他开门，却又故意露出破绽，教他看出，诱他来赶杀。待他出了城，你只看号火四起，便并力攻打东门。军前多用佛郎机，此城必破。倘或那厮竟被赚开门，你也看号火起，便来策应，也是你的功劳。不得有误！”杨腾蛟领令去了。

天彪传令军马一齐围城，鼓噪攻打。呼延灼忙上城督兵守御，不及一个时辰，官兵一齐退去，当时卷旗俱走。呼延灼已得梁山信，知蔡京讲和退兵；又见单廷珪、魏定国一齐奔入城来，知南旺营已失，王定六、郁保四遇害，正忿怒之时，见天彪等一攻便走，愈怒，便叫：“开城追赶！”彭玘道：“这厮恐有计。”呼延灼道：“非也。这厮定是得蔡京的号令退兵，恐我追赶，故先虚作攻打一番，以便退去。我想那王定六、郁保四的仇，如何不报，追上去杀他一阵，也稍出口闷气。”便提双鞭上马，叫单廷珪、魏定国守城，同彭玘、韩滔带领兵马开城追来。云天彪拍马舞刀转身迎战，不数合，拖刀便走。呼延灼驱兵追赶，只听号炮响亮，邓宗弼左边杀来，辛从忠右边杀来，三面夹攻。呼延灼望见本城火光冲天，无心恋战，忙收兵回去。三路兵一齐追转来。

呼延灼到得城边，只见吊桥拽起，一声鼓响，满城上都是官军旗号。一位英雄立在敌楼护栏边，正是杨腾蛟，指着城下骂道：“直娘贼，你来！”城上乱箭雨点般射下。呼延

灼大惊，同彭玘、韩滔夺路绕城而走，望正北投梁山去。追兵渐远，走不上十里，忽然山鸣谷响，两彪军杀出来。正是张应雷、陶震霆，大叫：“贼子休走，我在此等候多时了！”呼延灼、彭玘、韩滔一齐来迎，张陶二将各奋神威，酣战三人，五十余合不分胜败。背后杨腾蛟也到。那杨腾蛟使一柄蘸金开山斧，十分利害。当时陶震霆敌住呼延灼，张应雷敌住韩滔，杨腾蛟敌住彭玘，捉对儿厮杀，三军大战。只见张应雷卖个破绽，让韩滔一刀砍入来，撇到分际，张应雷右手倒提铜刘，左手伸开虎爪，揪住韩滔勒甲丝绦，生拖过来掼在地上。众官军上前按住，活捉了去。呼延灼、彭玘情知不是头，不敢恋战，回马便走，三位英雄一齐追赶。陶震霆赶呼延灼不上，便挂了双锤，背上卸下那杆溜金火枪，火药、铅子已是装好，当时扳起火机，上面自有玛瑙石自来火。陶震霆双手擎枪，钩动火机，扑通一枪，对呼延灼打去。这回也是呼延灼命不该死，那一枪却打在那匹马的后跨上，一颗铅子直穿入马肚里去。那马倒了，把呼延灼掀下地来。陶震霆上前去抢，吃那边救了去。可惜那匹御赐踢雪乌骓，竟死在陶震霆手里。云天彪拥大队都到，追杀了一阵，一齐收兵回嘉祥县。

呼延灼大败亏输，单魏二人也引败残兵马奔来，会在一处，商议不如且回梁山。恰好大刀关胜领兵来救嘉祥县，遇着呼延灼。知嘉祥县已失，关胜道：“那厮大胜之际，锐气甚盛。我却素知那云天彪用兵如神。我军新败，若再去攻打，战必不利，不如且回大寨商议。”当时定了主意，一齐回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云天彪等五员大将，并南旺营的好汉杨腾蛟，收聚

得胜兵，掌鼓回嘉祥县。进了县城，天彪传令安抚军民，将钱粮仓库一齐查盘封好，申文飞报蔡京，说道：“小将等遵太师军令退兵，叵耐呼延灼猖獗厮逼，小将等回兵大战，呼延灼败走，收复嘉祥县，生擒贼将韩滔一名，斩首八千余级，特此报捷。”一面将韩滔用囚车钉了，就差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解去，并请委文武官员来嘉祥治事，自己同杨腾蛟分兵在嘉祥县权且镇守。

却说蔡京已把大军退过黄河，只等梁山上放回梁知府、蔡夫人，忽接到云天彪捷书，说义民杨腾蛟斩了王定六、郁保四，恢复南旺营；接连又得捷报，云天彪恢复嘉祥县，生擒韩滔，押解前来。蔡京肚皮里叫不迭那苦，口里却说不出，只得与几个心腹谋士预先商议定了。不日邓、辛、张、陶四将解到韩滔，来禀见蔡京。四将齐说道：“小将营内仗太师洪福，兵马却都不病。遵大令退兵，叵耐呼延灼追逼不舍。小将等情急，回兵迎战，那厮败走，弃了嘉祥县而去。小将等捉了韩滔，斩首八千余级。云天彪恐嘉祥县复失，在彼分兵镇守，不敢擅离，请太师速委员弁下去。”蔡京怎敢说他们错，只得做出大喜之状，慰劳了四将，叫去各回本任，与云天彪一并听候号令。一面委心腹员弁二人，私下嘱咐了，去嘉祥县接印管事。只得买下一个顶替凶身，充作韩滔，趁黑夜绑出辕门，斩了号令。王郁两颗首级，早已换过。却私地将韩滔藏入后帐，开了囚车，请出来，只得再三陪罪，说道：“并非蔡京背盟，实因路远，号令呼应不及，以致冲犯了好汉。今暗地里送好汉回梁山，小女、小婿望乞照拂。”韩滔谢了。蔡京便将王郁两颗首级，用香木匣儿装好，只得差心腹数人赍了，护送韩滔，一同回梁山去了。

却说宋江探得蔡京已奏准退兵，大喜，正要商议要留梁世杰夫妻为质当，忽报大刀关胜领兵转来，呼延灼等都败上山来。宋江大惊，忙接进来。众人齐禀道：“南旺营兵变，王定六、郁保四被害，云天彪用诡计破了嘉祥县，韩滔遭擒，折兵一万二千人。”宋江大怒，道：“这厮安敢反覆不常！”即吆喝：“速把梁世杰夫妻捉出去砍了，与我王郁两位兄弟报仇！”正是：蔡相已成平地虎，中书又作釜中鱼。不知梁世杰夫妻二人性命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 蔡太师班师媚贼 杨义士旅店除奸

却说宋江大怒，要斩梁世杰夫妇。吴用忙劝住道：“哥哥容禀：王定六、郁保四已死，韩滔兄弟尚在他处，今杀了他女婿、女儿，蔡京绝望，必将韩滔伤害。不如留他两条命，诱他放回韩滔，再作商议。且差人去责问蔡京为何背盟，他若不明道理，再斩二人不迟。”宋江便将梁世杰夫妇叫到面前喝骂，吓得夫妻二人伏在地上抖做一堆。吴用道：“你二人快写信去，问蔡京为何背盟！”梁世杰道：“……奴……奴才就写。”夫妻二人就在阶前，铺纸磨墨，肱搭搭的写完，呈上与宋江看了。宋江又指二人骂道：“看你丈人老儿此番对答何如，倘不在理，便立宰你两颗驴头，祭我的大将！”喝叫：“牵去，着杨索二位头领处管押。”又发一角移文，并梁世杰夫妻的手书，差人赍去蔡京。还未送到，早接到蔡京的差官送来韩滔，并王郁两颗首级。宋江唤入，差官伏地请罪，呈上书信。宋江怒忿忿地拆信看了，双眉竖起，大骂道：“蔡京奸贼，安敢欺我！我倒有心放还他女婿、女儿，他反夺我城池，伤我大将，怎说得过？”差官磕头不止道：“请大王息怒，容禀：太师实不敢背盟，实因路隔遥远，军令招呼不及，以致误伤头领。今太师自知理屈愆重，特差小官膝行请罪，倘蒙赦回了贵人、县君，太师情愿送还嘉祥县、南旺营，已嘱咐了该处官吏，大兵到时，一鼓可

下。”言未毕，宋江愈怒，道：“放你娘的狗屁！我等一百八位好汉，替天行道，义同生死，不争被你们一起伤损我两个，此仇岂有不报。谁稀罕你还嘉祥县、南旺营！”便传令：“立斩梁世杰夫妻，将两个驴头付他带回，着蔡京来，刻日交兵。”差官未及开言，只见吴用、公孙胜一齐谏道：“请哥哥息怒。此事委实不干蔡京之罪，但他只如此陪礼，却不能轻恕。梁世杰夫妻且暂免其死，监禁在这里，问蔡京如何理会。”宋江道：“既如此，且看二位军师面上，蔡京须要依我三件事，便送女儿、女婿还他。半件有违，教他休想！”差官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三十件都依了。”宋江道：“一件，还我嘉祥、南旺，自不必说；一件，仍要十万金珠，作王定六、郁保四祭奠之礼；一件，三个月内，就要云天彪、杨腾蛟二人的首级照面。这三件趁早去说，等你回话。”差官诺诺连声，奔回去见蔡京。

没多日，差官转来说：“三件事，太师都依了。只是云天彪是种师道得意之人，种师道在官家前最有脸面。云天彪得他庇护，根基深厚，摇撼不得，只可觑机会下手，亦不过弄他落职。若取他首级，太师怕不肯，实恐力不能及。至于杨腾蛟首级，必当献上。”宋江道：“既这般说，也罢。只是你太师反覆不常，今把梁太守夫妻权居在我处，我佛眼看他。教你太师放心，等他三件事完毕，再还他不迟。”那差官那敢再说，只得领了言语，回覆蔡京去了。

却说蔡京因梁山泊变卦，深恨云天彪入骨。及差官回营，听了宋江这番言语，又见女儿、女婿仍讨不到手，一发懊恨，与心腹谋士商议道：“云天彪那厮，仗着老种的势，枉是动摇他不得。杨腾蛟却好收拾，我想不如取他这里来杀

了他，将首级把与宋江，换我女儿，件件依他到底，看他还有何说！”那谋士道：“弄他这里来，若寻事杀他，恐多延时日，且又费事；若暗地害他，又恐耳目众多。太师不如差心腹勇士去取他，伴他回来，只就路上如此行事，岂不机密？”蔡京大喜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便唤那心腹勇士刘世让，吩咐道：“与你令箭一枝，札谕一封，到嘉祥县，问云天彪讨取义民杨腾蛟来大营听用。到半路上，须如此结果他性命。首级不必将来，便同此书信，送至梁山上宋江处，回京来缴令，自有重赏。切切不可泄漏，首级休教腐烂，不得有误。也不必带伴当，恐走风声。”刘世让道：“闻知杨腾蛟那厮武艺也了得，小人独自一个，恐降他不落。且不能禁他不带伴当来。小人意见，有一个兄弟叫做刘二，也有些武艺，做事灵便。不如教他扮做伴当，同了小人去，也好做个帮手。”蔡京道：“可行则行，须要小心。”便将刘二叫来看了，即便准行。刘世让弟兄两个当时收拾起，领了令箭公文，投奔嘉祥县来。

蔡京班师回朝，不日到了东京，面圣谢恩，同童贯朋比为奸。官家竟被他们瞒过，只道真有瘟疫。不日，河北制置使奏到梁世杰中途失陷的本章，天子怒道：“这厮敢如此无状，且待将士休息，朕当亲统六师，剿灭此贼。”原来天子不知蔡京、梁世杰是翁婿。况且河北制置使的奏章故意延迟日期，天子如何想得到。朝中有晓得的，都畏蔡京的势，无人敢言。蔡京竟把收复嘉祥县、南旺营，斩王定六、郁保四的功劳，尽行冒了去。只将擒韩滔的功，归于云天彪等，仅奏请加了一级。官兵将弁，毫无奖励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云天彪在嘉祥，等候新任文武官弁到来，即将兵符

印信钱粮仓库地池地方都交代了，对杨腾蛟道：“足下忘生舍死，建此奇功，蔡京竟置之不问，且连军士儿郎们的犒赏，半点俱无，人人怨嗟。我也恐青云山、猿臂寨两处的盗贼，乘我不在景阳镇，窃发滋事，须得早回。这里嘉祥县、南旺营两处，是梁山泊必争之地。我看那两个官员，都是蔡京之党，那厮们害百姓有余，御强盗不足。你若仍归南旺营，日后必受人谋害。南旺营的百姓也甚可怜，我已晓谕他们都迁移了，省得遭梁山蹂躏，只恐有根生土养的一时迁移不得。足下只有一个人，如不见弃，何不同下官到景阳镇去，日后图个出身。下官得足下相助，多少幸甚。”杨腾蛟听罢，再拜流涕道：“小人蒙恩相抬举，愿终身执鞭随镫。只是小人昨夜得了个怪梦，梦见一个黑面虬髯的大将，手持青龙偃月刀，好象关王驾前的周将军模样，对小人道：‘你有大难到，切戒不可饮酒，不可带伴当，放心前去，临时候我来救你。’说罢惊醒，满屋异香，却不知何故。”云天彪想了想，也解不出。

正说话间，忽报蔡太师有令箭差官到。天彪接入，拆看了公文，知是要杨腾蛟“赴京授职，毋得观望”等语。云天彪也一时不道是计，甚是欢喜，便缮了申覆文书，叫杨腾蛟收拾起，同了刘世让起身。天彪吩咐杨腾蛟道：“足下一路保重。我想你所说之梦，莫非应在此行。你就不可带伴当，从此戒了酒。只是你有功无罪，又且与蔡京无仇，不成他来害你？但是此辈心胸亦不可测，你到了东京，见风色不好，即便退步，到我处来。”腾蛟顿首拜谢道：“恩相放心，便是蔡京肯用小人，小人亦不愿在他那里，今日只是令不可违。小人到京，不论有无一官半职，誓必辞了，仍来投托麾

下，便肝胆涂地，也不推却。”天彪大悦，又取三百两银子送与腾蛟作盘费，又赠良马一匹、宝刀一口。腾蛟都收了，拜辞了天彪，当时提了那柄金蘸开山斧，跨了那口宝刀，同刘世让都上了头口，起身往东京去。

云天彪公事都毕，仍带了那五百名砍刀手，回景阳镇去。众官兵百姓都舍不得天彪，沿途大摆队伍，扶老携幼的相送，哭声震野。天彪在马上也洒泪不止。那天彪所分一半大兵，得蔡京号令，只等山东制置使堵御兵到，都随了本部将领回京去了。

却说杨腾蛟同了刘世让一同上路。正是五月初的天气，十分炎热，三人都赤了身体。那刘世让见杨腾蛟身边有三百两银子，又不带伴当，心中甚喜，一路与刘二商量，趋奉着他。那刘世让本是个箠片走狗的材料，甜言蜜语，无般不会。那杨腾蛟是个直爽汉，只道他是好意，不防备他。世让说道：“杨将军，你此番到京，蔡太师一定重用，小可深望提掇。”腾蛟道：“你说那里话，你前日说你已是太师得意近身人，怎的还说要人提掇？”刘世让道：“杨将军，你今年贵庚？”杨腾蛟道：“小可三十七了。”刘世让道：“小可今年三十六。”便撮着嘴唇上两片掩嘴须笑道：“杨将军，如蒙不弃，小可与你结为盟弟兄，尊意何如？”腾蛟大喜，道：“刘长官见爱，小可万幸。只是小可不过一个铁匠出身，怎好攀附？”刘世让大笑道：“兄长休这般说，便是小弟也因铁器生涯上，际遇太师，得了本身勾当。”看官：凡是箠片走狗的话，十句没有半句作真。他见杨腾蛟说三十七岁，他便说三十六岁；见杨腾蛟说铁匠出身，他便说铁器上际遇。那杨腾蛟是个直性男子，那里理会得？当时心中大

喜，暗想道：“我为人粗笨，又是初次到东京，正没个相识。此人虽是武艺平常，人却乖觉。我到东京，即有人暗算，我也好同他商量。”

当晚投宿，杨腾蛟便教店小二预备香烛纸马，买下福礼，邀了刘世让，结拜证盟了，二人便兄弟称呼。就在那院子中心葡萄架下，散福饮酢。刘世让道：“可惜兄长不肯饮酒，今日我二人结了异姓骨肉，兄长何妨吃几杯？”杨腾蛟暗想梦寐之事，也不必十分拘泥，胡乱吃几杯打甚紧，便说道：“我不是不肯，委实吃下去便头眩颇胀，心里不自在。既贤弟这般说，我便吃几杯。”当时取个盏子放在面前，世让先敬了一杯，便把酒壶交与刘二。那刘二殷勤伏侍，腾蛟再不识得他却是真正弟兄。店小二进来说道：“二位官人欢聚，何不叫个唱的粉头来劝两杯？”刘世让道：“最妙，你去叫了来。”

不多时，店小二引着一个花娘进来，后面一个鸨儿跟着。刘二忙去掌上灯来。那花娘上前折花枝也似的道了两个万福，便上前来把盏。那店小二自去了。刘世让道：“你叫甚么名字？”那花娘道：“婢子小名阿喜。”杨腾蛟道：“你会跑解马否？”阿喜道：“婢子不是武妓。”世让笑道：“哥哥老实人，到底不在行。凡是跑解马的武妓，他那打扮都是单叉裤，不系裙子，头上穿心抓角儿。”阿喜道：“近来武妓好的绝少。有得一二个有名的，都是东京下来的。”腾蛟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阿喜问刘世让道：“二位大官人上姓？”世让道：“那一位官人姓杨，我姓刘。你好一副喉音，请教一枝曲儿。”那鸨儿便递过琵琶来。阿喜接过来告个罪，便去世让肩下坐了，把一只脚搁在膝上，把琵琶放在腿上，挽

起袖口，抱起琵琶来，轻轻挑拨，和准了弦索，忽然十个指尖儿抓动，四弦冰裂，先空弹了一套溜板儿，顿开莺喉，唱了一枝武林吴学士新制的《哀姊妹行·惜奴娇》。唱道：

“梦绕青楼。叹莲生火里，絮落池头。一任你娇红温玉，谁竟逢杜牧风流。堪愁，薄命红颜君知否？那里个匹鸳鸯联翡翠，下场头只落得花残月缺尽人憔悴。”

唱毕，世让喝采一番。阿喜笑道：“粗喉咙献丑。”腾蛟道：“你可有战场上的曲儿么？”阿喜道：“略有几套。”腾蛟大喜，道：“请教妙音。”便自己满斟一杯，一饮而尽。阿喜便又拨动琵琶，唱一枝《马陵道》的《中吕·粉蝶儿》。唱道：

“打一轮皂盖轻车，按天书把三军摆设，谁识俺阵以长蛇。端的个角生风、旗掣电、弓弯秋月，喊一声海沸山裂。杀得他众儿郎不能相借！”

那四条弦索铮铮的爆响，果然象金鼓战斗之声。欢喜得杨腾蛟一叠连声的喝采。阿喜便收过琵琶，执壶来二人前把盏。杨腾蛟连吃了五七杯，忽然想道：“不要太高兴了。”那刘世让便把阿喜抱入怀里，尽意的啰唆。杨腾蛟看不惯那恶模样，把眼去看别处。刘世让见了，就把阿喜推开，道：“兄长再吃两杯。”腾蛟道：“我吃不得了，贤弟宽用。明日是端阳佳节，我和你畅饮。”世让道：“这般说也罢，取饭来。”阿喜道：“婢子还有事去，不在此吃饭了。”世让便去身边摸出五两一锭银子，道：“这是杨大官人的。”又摸出照样一锭，道：“这是我的。你将了去。”阿喜收起，道个万福谢了，同鸨儿出去。

杨腾蛟道：“怎的要贤弟坏钞？”刘世让道：“休这般

说。小弟同哥哥知己弟兄，一切银钱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我无时向哥哥讨用，小弟有时哥哥只管来取，计较什么。”杨腾蛟道：“兄弟，休怪我说你，似你这般英年，正当要熬炼筋骨，将来边庭上一刀一枪，全仗身子做事。不争这花色上滑了骨髓，不但吃人笑话，抑且自己吃亏。贤弟须要依愚兄的言语。”世让笑道：“遵教。我也不过逢场作戏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见那鸨儿、阿喜拿着灯烛，着地照进来。店小二也随在后面。世让道：“你们寻找甚么？”阿喜道：“一枝翡翠玉搔头，不知怎地脱落了。”杨腾蛟惊道：“方才还见你插在鬓边。”刘世让道：“我却不留心。”刘二道：“你出去时还在你头上。”阿喜听得这话，心里越发惊惶，道：“外面都寻遍了不见，只道二位大官人与婢子作耍，故意藏过了，故寻进来。”杨腾蛟道：“谁与你这般恶耍！便是作耍，此刻也还了你。且不可心慌，要在总在。”那刘世让便把椅子、板凳都拖过一边，相帮乱寻乱照。店小二、刘二芸田也似的地面上寻看。杨腾蛟也看了，不见。只见那鸨儿指着阿喜咬牙骂道：“糊涂尿里挖出来的贱坯子，倒你娘的尿运，心肝里不知对付那里！回去剥了你娘的尿皮使用！”那阿喜吓得面如土色，立在那边不住的抖。鸨儿上前一个耳光子，打了个趔趄，啼哭起来。杨腾蛟不过意，便问：“你那搔头值多……”刘世让连忙踢腾蛟的脚，连忙丢眼色，腾蛟不便再问。鸨儿挽着袖口骂道：“你哭，你哭！”又要上前打。店小二架劝着，一阵儿都出去了。刘世让对腾蛟道：“这是衙院里的苦肉计，兄长去睬他则甚。”刘二道：“此等老把戏，小人见得最多。”杨腾蛟半信不信，只听得

外面不知是拳头、板子、巴掌一片价响，鸨儿平头的骂嚷，粉头的啼哭讨饶，众人的劝解，搅做一片。杨腾蛟忍不过，立起身要出去看，吃刘世让、刘二劝住了，好半歇方得平静。刘世让道：“夜不浅了，请哥哥安歇了罢。”腾蛟道：“再乘凉片刻何妨。”二人又谈说了些闲话，刘世让便诉说法家下十分窘急，老母有病不能赡养。腾蛟道：“贤弟何不早说！”便去取了一百两银子送与世让。世让也不谦让，径直收了。三人归寝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一早起身，正是那端阳佳节，一路上只见家家户户都插蒲剑艾旗。二人在马上说说讲讲，正是五里单牌，十里双牌，不觉走了多路。二人忽然说到夜来阿喜歌唱之事，腾蛟道：“十五岁的女孩儿，实是亏他。那枝玉搔头终不知怎的，贤弟聪明，所见谅必不错。”只见刘世让笑着，怀里取出一件东西与腾蛟看，道：“这厮们该晦气！昨夜我们不但不出钱，反得了他的。”杨腾蛟一看，认得是那枝翡翠玉搔头，吃了一惊，问道：“怎的到你手里，却为何不还了他？”刘世让笑道：“这厮自不小心，他坐在我怀里时，便脱在桌子脚边。我见他去了，不查起，我便收拾了。衙院中白受人的钱财多哩，叨他这点惠，值甚么！”杨腾蛟听罢，不觉心中勃然大怒，那把无明火烧上了焰摩天，正要发作，忽然一个转念道：“且慢！这厮既是这种人，枉是劝化不转，同他论理亦无益，不如剪除了他。这里人烟稠密，不便下手，且敷衍着他。”便笑道：“兄弟，你忒爱小，这搔头能值几钱。”世让道：“看不得，也值二十来两银子。”刘二道：“管他值多少，总是白来的。”杨腾蛟心内十分懊恨道：“不道我杨腾蛟这般瞎了眼睛，错认了一个贼，当做好人。我想

这厮在蔡京手下，这般得势，还要贪这小利，平日不知怎样诈害百姓。如今若除了这贼，却救多少人！这里人多，我想过了金银寨，地广人稀，今日还赶得到，明日就那里路上，砍了这厮，却投别处去。蔡京抬举，我要他则甚？有理，有理！”思量定了，便对世让道：“贤弟，我们今日赶紧走，到得金银寨，明日好趁黄河早渡。”世让应了，心中暗喜。当晚果然到了金银寨，投了客店。

原来那金银寨是个僻静所在，只得三五家小店。世让私地里对刘二说道：“这呆汉赶紧奔来此处，想是死期到了。我连日嫌人多，不好下手，今到这里，你把那蒙汗药端正在手头，今晚就用。正是阎王注定三更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。”刘二道：“此地虽是小所在，到底有人，不如明日路上动手。”世让道：“不过三五个人家，凑不到二三十人，谁敢拦挡我！况此去郅城县只得五十里，投梁山最近。你只依我去安排。”商议定了，世让来对腾蛟笑道：“我等赏端节，却在夜里”腾蛟也大笑。

那店里房屋甚窄，腾蛟独自一人在西边一间安了铺，世让同刘二在东边那间安了铺。世让便将酒肴摆在自己房里，掌上灯烛，邀腾蛟过来畅饮。刘二已预备下两角酒，把一角有药的放在腾蛟面前。腾蛟也一心要杀刘世让，更不转变，想道：“这贼有些气力，不如就今夜灌醉他，就这里砍了他，省多少手脚。”那刘二便把那有药的酒与腾蛟满斟一杯，又将那好酒斟在世让面前。世让举杯道：“哥哥请。”腾蛟便一饮而尽。不饮万事全休，一饮了那杯酒，便觉得天旋地转，浑身发麻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吃不得了。这杯酒下去，好不自在，我要睡了。”世让道：“哥哥如此量贵，且

去睡睡。”腾蛟忙走入房内，倒在床上。世让轻轻对刘二道：“药发了。且慢动手，待他透了。”

那杨腾蛟在铺上，说不出脏腑难过，心里明白，身子动不得，想道：“不要是中麻药，这却怎好？”心里正急，忽然红光满眼，一阵异香扑鼻，心内顿觉清凉，安然无事。但觉得腹内异样的搅疼，里急难忍，便去窗外天井里更衣。却又好了，方立起身，隔窗子只见刘世让同刘二两个，捏手捏脚的蹑进房里来，手里都拿着利刀。世让叫道：“哥哥好些否？”腾蛟隐在黑影里不做声，只看那世让、刘二笑道：“已着了道儿！”两口刀一齐剁下，却砍了个空。二人惊道：“眼见卧在床上，却怎的刀剁下去不见了？”刘二道：“必是药少，他醒得快，到后面去乘凉。我去看来！”世让道：“我在此寻觅，你去诱他来。”二人一齐抢出房去。腾蛟吃了一惊，叫声惭愧，“多亏神天保佑，这厮倒来捋虎须！”当时大怒，便从窗子槛上轻轻的跨进房去，抽出那口云天彪赠的宝刀，奔出房来。正迎着刘世让，腾蛟大喝道：“贼子焉敢害我！”世让大惊，措手不及，急忙一闪，早被腾蛟砍着腰胯，倒在地上。腾蛟抢进一脚，踏在胸脯上，骂道：“直娘贼，我与你无冤无仇……”世让叫道：“不干我事，蔡太师的差遣。”腾蛟骂道：“贪婪无厌的恶贼，正要除灭你，你却先来撩我。教你识得我，吃我一刀！”说罢，脍察一刀，割下刘世让的头来。

那店小二同几个火家，虽关了店门，还未睡，听见后面热闹，都点着灯火来照看。只见杨腾蛟杀死一个人在血地上，身首两处，吓得跌跌爬爬，都叫起撞天屈来。杨腾蛟提刀上前喝道：“那个敢叫，叫的便与他一刀两段！”众人见

他勇猛，俱不敢响，抖做一堆。杨腾蛟道：“你等不要慌，还有一个不曾收拾。”便去店家手里夺了烛台，翻身扑入后面园里去。那刘二见腾蛟杀了世让，心碎胆落，不敢往前面来，逃转园里爬墙，身子方过得一半。吃腾蛟赶上，左手撒了烛台，拖定后腿，扯离了墙头，往草地上一贯，只听得扑的一声，跌得个发晕章第十二，动弹不得。腾蛟去一把揪了头发，曳到前面。

那几个店家早都开门出去，喊叫邻舍。叫得几个拢来，却都在店门外厮觑，不敢进内。腾蛟高叫道：“既有高邻，同店家齐请进来，有话说。我不是歹人，休得惧怕。”众人听了，方敢进来。店小二道：“杨爷杀了人不打紧，只是苦了小店。”众人道：“壮士贵乡何处？既做了事，与我们做主，不要就走了。”杨腾蛟左手揪着刘二，右手把刀指着众人，说道：“众位听者：我杨腾蛟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再不连累平人，你们放心。且取绳索来，把这个活的捆了，听我说。”杨腾蛟这席话上，有分教：销声匿迹，武士权归岩壑；辨奸折狱，文官显出经纶。不知杨腾蛟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高平山腾蛟避仇 郟城县天锡折狱

— 152 —

内。腾蛟又搜出蔡京与宋江那封信来，就灯下拆开看了，骂道：“奸贼焉敢如此！”遂把来揣入怀里，另取纸自具亲供，写道：

“具亲供人杨腾蛟，本贯南旺营人，年三十七岁，某年月日随大军征讨梁山，斩贼将王定六、郁保四，建立军功。讵料蔡京欲救其女婿梁世杰，差心腹刘世让、刘二，将腾蛟诱至金银寨地方，欲取杨腾蛟首级，献于宋江。奸谋败露，杨腾蛟知觉，将刘世让登时杀死，远颺走脱。并不干金银寨店小二及一切邻佑等人之事。现有刘二活口供单可质。所具亲供是实。”

写罢，便把自己行李收拾，牵了马，提了大斧，预备要走。

众人见这亲供，又见他要走，一齐叫起苦来，道：“壮士，你方才说不害我们，今却不与我们做主，我们便死也不敢放壮士去。”又对店小二道：“这是你家的事，不要害别个。”腾蛟道：“胡说，不成我偿这厮的狗命！有刘二的活口，我的亲供在此，你们都洗得脱。”说罢，便取赠世让的那一百两银子与众人道：“这银子原是我的，与你们做官司本钱够了。余外是他的，不干我事，不去动他。你们拦定不许我走，恼了我的性子，再砍几个，我也仍就走了。”店小二磕头捣蒜也似的道：“杨爷吩咐，怎敢不依。只是官府前怎容得小人分辨，说杀总是我们放走了凶手。”众人都拜求不已。杨腾蛟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有了，我再与你们一个凭据。”便提了那开山大斧走出店来，叫众人随了出来，把火照着，去溪边松树里拣了一颗拱斗粗细的老松，抡开大斧，乒乒乓乓只得三五斧，那颗松树虎倒龙颠，往溪里倒下

去。众人都吐出舌头。杨腾蛟道：“官府来检验，把与他看。这松树还吃不起我的钺斧，何况你们的头颈。”众人都不敢则声。腾蛟又道：“你们休要疑惑，我也是走得脱时落得走。我在前面探听，如果累众位吃屈官司，分辨不脱，我再挺身投首不迟。蔡京这封信索性也送了你们，也好替我剖白。”众人都拜谢。腾蛟提了斧，重复同众人进店，指着刘二骂道：“我要救这一干人，造化你这直娘贼！”又索性把刘世让的尸首剁成十七八段。可惜那枝翡翠玉搔头，在刘世让身边一齐剁碎了。杨腾蛟当时收拾起，便取了蔡京那枝令箭，点起灯笼，扑翻身拜谢了众人，飞身上马就走。众人谁敢拦阻他，看他远远的去。

杨腾蛟离了金银寨，仍复往东，一路马不停蹄，有路便走。五月天气夜最短，看看晓星离地，东方发白，腹中好生饥饿。细认那个所在，已到了栖霞关热闹的地方，说道：“却怎地岔出这里？”又想道：“虽是云总管有这言语，叫我去投奔他，只是此刻我已杀了人，追捕得紧急，须连累了他，不如休去。只是不投奔他，却往那里去托足安身？仔细思量，不如竟去投首，也落得出个好名声。却只可惜爹娘生我这副铜筋铁骨，又学成全身十八件武艺，不曾与皇家出得半分气力，不争便这般罢休？”在马上踌躇半晌，好生委决不下。

看看太阳离地，人家店面都渐次开了，只见左侧一间生药铺，也下了排门，有人出来悬挂招牌。猛然记起一个人来，不觉笑道：“我呆么，现放着钜野县我的知己好友徐溶夫。我同他幼年莫逆至交，此人义气深重，必能救护我。近來他在高平山乡卖药度日，屡次有信来叫我去耍子，如今正

好去探望他。只是他十分贫困，我又怎好去累他。我想把这两百两银子帮助了他，在他那里暂避几时，再作道理，他也好了，我也好了。”主意已定，便下马去寻个吃食店，沽了两角酒，切了三五斤牛肉。腾蛟问过卖道：“这里到钜野县还有多少路？”过卖道：“进这栖霞关，往南走，顺着官塘，六十五里。”腾蛟道：“这里到高平山乡多少路？”过卖道：“这却远哩。你若到了钜野，再到高平，还有五十里；若不往钜野转，从孤云汛分路，脚下去只得八十余里。”腾蛟问了备细，便会了钱钞，骑马到关上来。关尚未开，等了好歇，方才放炮开关。

那栖霞关是个险峻要害，堵御的将弁兵丁果然森严。少刻，一位将官坐出来放关。杨腾蛟下马，捧着令箭，上前道：“蔡太师军令，到城武县公干。”那将官连忙起身，请过令箭来验了，见是真实，便问差官名姓。腾蛟捏造了个鬼名字。那将官便吩咐注了面貌册。注毕，那将官拱一拱手道：“差官请。”杨腾蛟收回令箭，飞身上马，倒提金蘸斧，径闯过关去了。那将官与众人猜疑道：“这差官好古怪，既是奉大令，却不叩关，直等我放他，又自己下马，却是何故？”

杨腾蛟骗过了栖霞关，奔上官塘大路，一气走了四十余里，已到了孤云汛。腾蛟问高平山的路，有人指引道：“往这小路上向东去再问。”腾蛟走了一程，想道：“我这般装束碍眼，方才关上那将官只管朝我看，想是有甚破绽动疑，不如改扮了。”便开包袱取出那条单被，把令箭钺斧齐包了，军装衣服都换下，方才慢慢的前进。一路都是乡村小路，真是大路生在嘴边，腾蛟陪着小心，见人便问，随湾转

湾，到了高平山。只见万树蝉声，夕阳西下。那杨腾蛟一抹地寻着了徐溶夫家里，二人会面大喜，各诉离怀。自此以后，杨腾蛟便隐藏在徐溶夫家，不题。

再说金银寨客店内一千人，见杨腾蛟去了，只得商量着人到南村去请张保正，邀他亲来。原来那南村还有五里多路，店小二与众人只得哀求刘二方便。刘二道：“你这厮们螃蟹把来放了，鸡蛋倒把来缚了。我不晓得，我是苦主，见了官府，我有分辨处。”众人越慌，又求够多时，刘二方才道：“要我方便也容易，你们把杨腾蛟的亲供，并勒我写的供单，都烧了，只说他劫我的财帛，杀死我的哥子。你众人来救，他已得赃逃脱。并把那一百两银子还了我。我便包你们都没干系。”一个老者道：“且等保正来了商议。”刘二道：“你等既要我方便，须解放了我。”众人怕他行凶，却不敢便放。

正俄延着，只听得门外人声热闹，那张保正骑着马，带了十几个庄客到来，店外下马。众人一哄出来，把张保正围住，备细诉说了。张保正道：“这一起无头公案，你们须精细着。刘二这话由他不得，这知县相公盖青天，不是胡乱蒙混得的，一个显了底，大家都洗不脱。刘二放刁，有我对付他。你且再把那亲供另写一副假的；这一百两银子大有关系，切不可与他。”众人大喜，一齐到里面。张保正叫解了绳索，放了他起来。原来那刘二吃杨腾蛟这一贯，左边大腿撇脱了臼，行立不得，店小二忙掇把椅子与他坐了。你看他还大刺刺的装龔虎。那张保正板着脸道：“刘客官，你休要拿捏我们，不要倚仗着你是个苦主。你弟兄两个行歹事，须知败坏了，想在那个身上来翻本？我们无故为你拖累，口供

便依了你的，那杨腾蛟一百两银子，你休妄想。就是你的，也要借我们用用。你不顺从，就此刻送你上西天，教你回不得东京。我们左右只不过会了一场人命。”刘二见不是头，便道：“你们既依了我的口供，我再说什么。”张保正做个眼色，叫众人把那两张假口供，当他的面烧了。一面自具禀单，盖了钤记，叫人飞奔到郓城县去报官，天色已是大明。

却说那郓城县知县姓盖，双名天锡，祖贯汝南人氏。他父亲曾任河北沧州太守，那年梁山泊宋江、吴用要收朱仝上山，用计叫李逵杀死太守那个小衙内，便是盖天锡的同胞兄弟。那太守捉拿朱仝不得，后来接高唐州高廉移文，收捕柴进的老小，带讯出杀小衙内一节，方知是吴用毒计，不干朱仝之事。太守切齿痛恨，过得几时，因老病告休，退归林下，临终吩咐天锡道：“吾生平爱贤重士，自谓文教武功，略省一二，不能大得志，今日将死，这佩刀赐你。我看你日后必然发迹，梁山泊害你兄弟之仇，不可忘了。你有日能替朝廷出力，捉住吴用、李逵、柴进那厮，就把我这口刀剐那厮们，泄我一口无穷的怨气。”天锡哭拜收了。三年服满，由进士铨选山东郓城县知县。那盖天锡年方二十六岁，身长七尺五寸，论武艺也骑得劣马，盘得硬弓，文才自不必说。独有一件及不来的本领，最善长的是决狱断案，不论甚么疑难讼事，经他的手无不昭雪，因此上人都呼他为“还魂包孝肃”。到得郓城不久，便就兴利除害，风清气绝，吏民无不欢喜，又呼他做“盖青天”。

那日盖青天正升厅理事，忽接到张保正的禀报，说金银寨有过客杀人、凶手在逃一起事件。盖天锡见是命案，怎不当心，即标委案下县尉，带领了书吏衙役刑件，速往前去检

验报来，并查凶手下落。当时那县尉领了知县的堂谕，带了一干做公的飞奔到金银寨来。到那客店内，将刘世让的尸骸凑好，扛放平明所在，如法检验，一一填注了尸格。那县尉唤齐众人，将大概情形问了一番。众人都说凶手杨腾蛟，武艺利害，膂力过人，众人不能擒捉，吃他逃走了。又将砍倒的松树指点与县尉看，县尉也是心惊。当时责令保正备棺木将刘世让尸首浮封了，一面多派公人开具杨腾蛟脚色，四散查拿，天已将晚。县尉将案内有名应讯之人，并刘世让行李马匹等物，一齐带了，连夜回郢城来。那刘二因闪了腿，行走不得，只得取扇门板抬了他。

次早，盖天锡升厅，县尉禀覆了退去。天锡将尸格供单看了，便唤刘二上来讯问。刘二道：“小人刘二，与刘世让同胞兄弟，世让是哥子。今年某月某日，蔡太师差哥子刘世让，赍令箭往嘉祥县提取杨腾蛟进京，小人同行，随身带有六百多两银子。取了杨腾蛟正身回程，五月初五日行至金银寨客店，不料杨腾蛟见财顿起不良，乘小人等睡熟，将银两窃取，希图逃走。吃哥子惊醒看见，当时吆喝，起身捕捉。腾蛟情急，擅敢行凶，杀死哥子世让，打伤小人右腿，抢去银子、令箭，即刻脱身逃走，众人来救不及，求相公伸冤。”那盖天锡看那刘二生得蝇头鼠面，满脸奸诈，已有五分瞧科，又听他这番口供，一发动疑，又亲验了刘二的伤痕，当时叫带过一边，叫店小二一千邻佑上来。店小二道：“小人在金银寨，领公牌开设客寓。本月初五日，有东京差官刘世让，又一军官杨腾蛟，同着这伴当刘二，齐到小人处投宿。当日天晚，他三人俱在后面吃酒。小人同伙计在前面算账未睡，忽听后面喊叫，急去看时，见杨腾蛟已将刘世让

杀死。小人喊起邻佑，怎奈杨腾蛟凶猛，捉他不得，他又砍倒松树一株做样，小人等害怕，不敢阻他，吃他走了。”众邻人也都这般说，又道：“实是小人等力弱畏死，不敢擒捉，并非故意放走凶手。”

盖天锡听了，叫张保正上来，问道：“这节事你必尽知底里，有无别项情节，从实说来，不许隐瞒。”张保正道：“小人家离金银寨五里，四鼓时分，店小二差人来报说，他店内有客人杀死人命的事。小人急忙奔到金银寨，那杨腾蛟已逃走了。据刘二说，是杨腾蛟抢他的银两，杀死事主，拿赃在逃。小人亦曾再三盘问，刘二矢口不移。不知有无别项情节，求恩相研问刘二。”盖天锡听罢，忽然大怒，喝道：“亏你这厮充当保正！怎敢与众人串就，欺瞒本县？”张保正道：“小人怎敢欺……”天锡喝道：“你这厮还敢强！现放着县尉检验尸格，刘世让只有腰跨一伤与斩断头颈一伤是生前，其余俱是死后，决不是一时砍的。我又验刘二伤痕，见他手足腕上都有绳索捆伤痕迹，此是从何而来？眼见杨腾蛟不是一杀了人便走。至于抢银一节，亦大有可疑，杨腾蛟既抢此银，却为何刘世让包袱内，又剩此三百余两？他敢道嫌多，不好一总将去？显然有别项情弊。你从五鼓候县尉至日中，难道竟毫无风声消息？便是刘二不肯说，这店小二一千人必有些在眼里，他们岂肯瞒着你？你不实说，我先斥革了你的保正，再夹断你的腿。”张保正磕头道：“恩相明鉴：小人如何识得到，只求细审原告。”天锡道：“你这厮还支吾推托。”吆喝皂隶：“整顿夹棒，先把这店小二夹起来！小二招了，不怕你这厮赖那里去。”店小二慌了，大叫道：“青天老爷，小人招也，招也！不干小人事……”遂把那杨

腾蛟怎样写亲供，刘二怎样勒指，小人等不依他，又恐怕被他连累，一是一、二是二的都说了。张保正也磕头道：“小人也教店小二等不许欺瞒相公，争奈他们畏惧刘二诬扳，央求小人。小人一时不忍，徇着情依了。今被恩相勘出，罪该万死。他现有凭据在此。”遂将杨腾蛟的亲供并刘二的口供呈上，又说道：“杨腾蛟临走，又留一百两银子，与众人做官司本钱。小人等不敢擅受，一并呈验。”盖天锡看了道：“胡说！杨腾蛟正身在逃，这一面之词何足为凭，眼见是你们得他这一百两银子，卖放了凶手。”张保正道：“恩相不信，现有蔡太师的书信，系杨腾蛟留下，现在店小二处。”店小二便把那书信呈上。

盖天锡细看，认得是蔡京的亲笔，图书也不错，暗忖道：“杨腾蛟那厮，我也多听人说他是个义士，杀了梁山贼目，投诚大军。如果贪财忘义，何如仍向梁山？况且据说他武艺了得，并非走不脱，却又留此一百银子买嘱什么？那蔡京往往陷害平人，这节事必有蹊跷。我且研讯这刘二。”便把张保正一千人隔开一边，叫刘二上来，问道：“你哥子在蔡太师手下做甚官职？”刘二道：“骁骑都尉。”天锡道：“他武艺如何？”刘二道：“却也了得。”天锡道：“比你怎样？”刘二道：“小人却不及哥子。”天锡道：“你两个人为何却还对付他一人不过，反吃他杀人走脱？”刘二道：“杨腾蛟那厮，委实凶猛异常，小人弟兄两个都输了。”天锡道：“他还是先伤你，先杀你哥子？”刘二道：“他先打坏小人，小人动弹不得，哥子一人敌他不过，被他害了。”天锡道：“他杀你哥子之后就走，还是俄延着？”刘二道：“他得了手便抢去银两、令箭走了，众人也不拦他。”天锡道：

“现在众人都供你拦他不住，追上去吃他打坏；又说并不曾见有银两抢去，到底怎样？”刘二道：“小人实是先被打坏，喊叫众人，又都厮看，由他走了，抢去六百多两银子。众人明明都看见，只因杨腾蛟就将一百两送与众人，所以众人相帮他厮赖。”天锡道：“我也因追出这一百两银子，心中有疑，所以问你。是你的可认识？”刘二道：“为何不认识！”天锡就将这银子与刘二，认定丝毫不错。天锡道：“你二人从东京到嘉祥，来回盘缠，也用不到六百多银子，不要是你浮开。日后捉住杨腾蛟，追赃不出，须是本县的干系，你不要累我。”刘二道：“小人浮开甚么！这六百多两银子，是太师发出来采买物件的，并这盘缠，一总在包袱内，怎说没有？相公不信，现有太师是见证。”天锡道：“真个有，本县怎好不与你追。只恐你将别样银子算在太师项下，不得不问个明白。”刘二道：“都是太师府里领出的，都是内库的银两，有甚两样出来？譬如相公的仓库钱粮，敢怕也有甚两样？如今只求捉得凶手，诸事俱明白了。”天锡道：“你既被他先打坏，动不得，他然后抢银子，你这手足上的伤痕又是那个捆坏的？”刘二吃了一惊，半晌道：“这是那厮怕我不倒，又捆了我。”天锡道：“你这厮老大脱卯，自不识得。他捆你，少不得有一时半刻。你方才又说 he 抢了银子，即刻就走，众人救不及。你前言不对后语，现有你的口供在此，众证确凿，你自去看来！”便叫张保正一千人齐来质对，把那两纸供单掷下来。

刘二暗自叫苦，方知着了众人的道儿，便道：“小人不识字。”天锡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诈那里去？”就叫书吏读与他听。刘二听罢，叫起撞天屈来，道：“这是何人捏造的？又

非我的亲笔，又没我的花押，怎便作得真？”众人都道：“你老实认了罢，省得害别人。这盖青天相公前，比你再高些的也漏不过。”刘二叫道：“你这厮们得了赃，卖放凶手，却捏这字据陷我。”天锡道：“你这厮不用赃不赃，现在这一百银子都是棋子块儿，上有嘉祥县军饷的戳记，与你那三百余两内库印子迥别，怎说不是两样？杨腾蛟既要抢劫，不好连包袱齐抢去，却又留些还你？你这厮一虚百虚，不用强辨了。”刘二已是心怯，又请原银看了看，道：“小人方才不看明白，这是景阳镇总管云天彪赠我们的盘费。”天锡大怒，喝令掌嘴。两边虎狼般的公人，一声答应，一个上前绑了手，一个揪住头发，将头按在膝盖上，一个举起黄牛皮的掌子，一声呼喝，向那左边面颊上足足的轰了二十个大嘴巴。刘二叫屈叫皇天道：“苦主这般吃亏！”天锡大怒道：“便活打杀你这狗才值什么！”喝声再打，掉转头来，右边又是二十个，方才放了。只见满口流血，那张脸汤泡屁股也似的红肿起来。天锡道：“你既称你哥子怎般了得，又有你相助，尚且近杨腾蛟不得，却怎说这些老弱男女卖放他？还有一个凭据在此，莫非也是他们捏造的？”便把蔡京的原信掷下。刘二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。“你既不去谋害人，无故自己的亲弟兄，乔扮甚么主人伴当？包袱内带这一大包蒙汗药何用？你这厮狐假虎威，将蔡京来唬吓本县。本县就先将你处了死，叫那蔡京识得我，不问你招不招！”原来宋朝的法律，待守令最宽，知县官便治得人的死罪，所以盖天锡敢说这话。当时刘二见堂讯利害，干证确凿，又恐天锡认真做出来，理屈词穷，抵赖不去，只得招认了，因说道：“实是奉上差遣，盖不由己。哥子的冤枉，求相公伸理。”

天锡当堂录了供，唤过押司来叠了文案；一面加紧责令公人，画影图形，严拿杨腾蛟。对张保正等一干人道：“叵耐尔等通同欺瞒本县，本当重责，姑念因人受累，又是热审减刑之际，从宽豁免。日后休得如此！”众人叩谢。就着张保正领了店小二一千人，回家保释，再候呼唤。杨腾蛟的一百两银子封寄入库。刘二着去城隍庙内安置，令医士调治，令公人伴着他，行李盘缠马匹俱发还收管。

不日，押司将申详文案办齐，天锡过了目，画稿盖印。那捕捉公人来禀：“杨腾蛟不见影迹。只有栖霞关面貌册上开载，初六日卯时有一蔡太师的差官王福，奉着令箭过关，口称到城武县公干，面貌、衣装、马匹、军器，与所拿未获之杨腾蛟符合无二。守关将官验得令箭是实，放他过去。”天锡道：“多应那厮仗着令箭，撞关到城武、钜野一带去了，移文过去，一同缉捉。我本为另有一起公事，正要上府，顺便就亲解了刘二去。”叫县尉权理县事，自己带了护从，解刘二到曹州府来。不日到了曹州。

那曹州府知府张翥，平素最敬爱盖天锡，上司下属，可称莫逆。当日盖天锡见了张翥，参谒都毕。天锡禀到刘二这一起命案，将文书送上。张翥看了，便请天锡内厅叙坐，开口道：“这起案被盖兄如此勘出，足见明察秋毫。只是依下官的愚见，却照直办不得。”天锡道：“若照刘二的原供，杨腾蛟是用强劫抢，杀死事主，获到案时，照律定罪，应得斩决梟示。今照此真情议罪，杨腾蛟不过一时忿怒，擅杀有罪之人，尚到不得死罪。一轻一重，出入悬殊，若不照直办，卑职怎敢，望太尊三思。”张翥道：“并非说不当如此办。此中有老大碍手处，盖兄且听下官说这情由。”那张翥

说出这段情由来，有分教：奸邪太师，反感知县恩德；避难豪杰，直共日月争光。诗云：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其斯之谓欤！

## 第八十一回 张翥智稳蔡太师 宋江议取沂州府

却说张翥对盖天锡道：“足下所定之案，原是真情实理。只是此刻的时风，论理亦兼要论势。蔡京权倾中外，排陷几个人，全不费力。你此刻官微职小，如何斗得过他？枉是送了性命，仍旧无补于事。圣人云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无道，危行言逊。若只管直行过去，圣人又何必说这句话？孔子未做鲁司寇，不敢去动摇三家；郑子产不到时候，不敢讨公孙皙。后来毕竟孔子堕了三都，子产杀了公孙皙。足见圣贤干事，亦看势头，断不是拿着自己理正，率尔就做。足下如今将此案如此办理，蔡京可肯服输认错？足下之祸，即在眼前。那时足下无故捐了身子，却贪得个什么？蔡京虽是我的至亲，此事却并非我帮他。”天锡道：“太尊之论，固是至言，但是此案如何办理，不成当真照了刘二的初供？”张翥道：“非也。此案只要不去伤触蔡京，只办做刘世让、刘二窃取杨腾蛟的银两；腾蛟看破，与世让理论；世让不服，反殴打腾蛟；腾蛟一时性起，杀死世让在逃。如此杨腾蛟拿获到案之时，仍问得个擅杀有罪人之罪。我却将这封信还了蔡京，私下写信去劝诫他，叫那厮知罪。古人又说得好：小人当令他畏惧，不当使他怀恨。盖兄休要疑心下官帮助他，须知此事不但你我远祸，也须要周全杨腾蛟的性命。据你说来，杨腾蛟倒也是个好男子，若认真擒来办了

他，岂不可惜。蔡京处我荐杨龟山与他，他为女婿、女儿之故，竟不能用，便见得他胆虚气馁。我此一封信去，管教唬吓得他不敢十分追究。我虽与他亲戚，实不肯趋奉他。他班师之际，无故要将我叙入军功，我再三辞脱，他有怪我之意。我也不久便谢职归家，不肯恋恋于此了。”盖天锡听罢，大喜道：“太尊高见，真非常人所及，卑职遵教便了。”当时天锡将文书都改换了，仍呈与张翥。天锡辞了回郛城县去。

张翥升厅，唤过刘二来，顺了口供。此时刘二已是搓熟的汤团，不由他不依。张翥办了转详文书，将刘二送到山东制置使处，转解入京；一面飭各处捉拿杨腾蛟。张翥又备细写了一封书与蔡攸，正要差心腹人送去，忽门上来报：“登州太守蔡攸进京，过路求见。”张翥笑道：“好，来得凑巧！着他进来。”原来蔡攸是蔡京的儿子，是张翥的侄辈，又年幼时曾从学于张翥。当时蔡攸进来参拜，张翥扶起，赐位坐了。寒暄慰劳都毕，张翥屏去左右，对蔡攸道：“怎的你父亲掌握朝纲，却做出这般荒唐事来！”蔡攸道：“爹爹为姐夫、姐姐无故退兵，侄儿也甚骇异。”张翥道：“岂止此。”便把杨腾蛟一起事说了一遍，取出蔡京与宋江的原信与蔡攸看。蔡攸见了，笑道：“爹爹做这等事，岂不是活得不耐烦！如今怎的了？”张翥道：“还问怎的！幸亏落在郛城县知县盖天锡手里，他来连夜与我商量，如今定了如此如此的公案，可好么？”蔡攸叩头流涕道：“深感老师师救了我爹爹的性命。此恩此德，何以报之！我爹爹爱家姊真是性命一般，小侄亦屡次几谏，今日做出这般事来，想都是手下人撮弄。”张翥道：“这信我本要还你父亲，如今你已见了，也

是一样，把来烧毁了。我另有书一封，你寄去与你父亲，劝他杨腾蛟一案，切勿再题。你父亲无故退兵，糜费无数粮饷，军民怨声载道，今又因此一案，物议纷纷。你父亲若再追下去，一旦激出事端，我却拼挡不住。”蔡攸道：“老师吩咐，一一去说便了。爹爹这封信，仍带去还他好。”张翥道：“万一失误，留他则甚！”便取火来烧了。

当晚张翥留蔡攸酒饭。张翥酒兴微酣，问蔡攸道：“贤契可曾学跑路否？”蔡攸道：“侄儿却不曾学。”张翥道：“此事最要紧，为何不学？我有学跑的妙诀：两腿上各缚铅条两枝，各重四两，带着铅条飞奔，一日三次。铅条日逐加重来，路也日逐加远来，熬炼得一年半载，解放铅条，便举步如飞，行及奔马，岂不妙哉！”蔡攸笑道：“侄儿出入有人护从，旱路有轿马，水路有舟楫，此事却学他则甚？”张翥道：“咳，你那里晓得！这是我为你的身命打算，你却看得不打紧。天下大事，被你家的老子搅乱得是这般规模了，天愁民怨，四海之人都恨不得食你父亲的肉，你还想安稳得到底哩！一旦贼发火起，你父亲必第一家遭殃。所以我劝你趁早学会跑路，临时也好逃命。”蔡攸听了，默然不语。停了片时，张翥亦自己觉得嘴闲多说，便托醉散席，归寝。

次日，张翥送了蔡攸起身，独坐想了夜来那番话，忖道：“我却是何苦！我劝诫盖天锡危行言逊，自己却去犯他，不如同他撒开了。”又挨了几日，竟递病本，辞官归乡去了。那张翥本贯福州人，日后蔡京败露，他仍复起用为剑南太守，破巨寇范汝为，救了无数生灵，众百姓无不感激。这是书外之事，不必题他。

却说蔡京自差刘世让、刘二去后，眼巴巴的只等成功报

来，好救女儿、女婿。望了多日，忽接山东制置使咨文：杨腾蛟杀了刘世让，打坏刘二远扬，严拿未获；刘二半途患病已死等语。蔡京见了，叫不迭那连珠箭的苦，正与谋士商量，怎生严缉。不数日，蔡攸到来，将张翥的书信呈上与老子看，又将上项事说了一遍。蔡京又惊又愧。蔡攸故意铺张，说道：“各处的人民都知道此事，痛恨爹爹。众口一词，说如果拿了杨腾蛟送与梁山，大家都要进京叩阍，击登闻鼓。孩儿想，姊姊与姊夫到底是外人，不如弃舍了罢休。”原来蔡攸素日深恨他父亲久占相位，更恨爱着姊姊、姊夫，待自己淡薄，所以把这话来唬吓他老子。俗语说得好：奸臣生逆子，天理昭彰。那蔡京果然惶惧，深恐嚷到天子耳朵里，只得不敢认真，只移文与山东制置使，行个海捕文书。刘世让、刘二本无家小，尸棺就着地方埋葬。山东制置使见蔡京不上紧，把这起案也放慢了。蔡京只得差心腹人报知宋江。

那心腹人到了梁山，见了宋公明，呈上书信，说道：“并非蔡某不尽心，争奈机缘不巧，至于如此。头领不信，郓城一带俱可探听。所许十万金珠，业已办齐，因路途遥远，起解不便，不如就近盐山交纳，此刻想已解到矣。务望放还小女、小婿，感恩无涯”等语。宋江对来人道：“你太师的心事，我也尽知了，实是苦了他。但是我王郁两兄弟平白遭杀，此仇怎容不报，你那贵人、县君未便送还。你太师如不放心，我叫你看了去。”便叫请梁世杰、蔡夫人到面前，道：“本欲放你二人回去，无奈我王郁两兄弟的仇人未到，且暂留你二人多住几日。你夫妻二人便算了我的女儿、女婿，就此刻拜认了，我同你爹爹、丈人一般爱惜你们。只

是书信来往须从我这里过目，不得私通消息。你二人心下如何？”二人怎敢不遵，况已是出于望外，当时拜倒在地，称宋江为“爹爹”、“泰山”，叫得一片响。宋江便吩咐打扫宽绰的房屋，与他夫妻二人居住，拨人去伏侍，衣食器皿，供应不缺，并留来人也暂住几日。宋江宴会众好汉，也叫他夫妻二人来吃，坐在宋江肩下。不数日，盐山有文书到，说已收到蔡京金珠十万。宋江大喜，便吩咐蔡京的来人道：“你只如此去覆你的太师。我想不久是六月十五，你太师的生日到了，我有些礼物付你带去，与太师庆祝。云天彪、杨腾蛟的首级，总望太师留意，有心不在迟。贵人、县君在此，叫他放心。”差官只得领了礼物、书信，回东京去回覆蔡京。蔡京得了这信，真是无可如何。

却说宋江打发差官去后，对吴用笑道：“军师此计，果然大妙。蔡京竟被你牵制得动展不得，东京一路兵马，不必忧矣。”便择日安葬了王郁二人，对众人流泪道：“我等一百八人聚义，不料先坏了两个兄弟，怎不伤心！若有日捉了云天彪、杨腾蛟，剖心沥血祭奠他。”众人无不感叹。吴用道：“王郁两兄弟为大义捐躯，虽死犹生，况招贤堂上又添多少新弟兄，仁兄休要烦恼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军师说得是。”

却说众头领因蔡京退兵，酬神谢将，连日欢饮。盐山、清真山、青云山的头领，都遣人来申贺。那招贤堂上，除施威、杨烈、邝金龙、沙魔海、邓云、诸大娘已死之外，尚有青云山的艾叶豹子狄雷、瘦脸熊狄云、饿大虫姚顺、铁背狼崔豪，清真山的锦鳞蟒马元、铁城墙周兴、飞廉皇甫雄、黑熊神王伯超、鬼见愁来永儿、烈绝大郎赫连进明，盐山的截命将军邓天保、铁枪王大寿，并东京范天喜，共是十三位好

汉的坐位。宋江记起冷艳山的事来，对吴用道：“邝沙二位兄弟遇害，仇尚未服，陈希真那厮不知逃往那里去了？”吴用道：“前日曾闻王俊说，他那挑行李的人说到山东沂州去。那厮真在沂州，也未可定。”卢俊义、公孙胜一齐道：“哥哥容禀：昔日汉光武不因伏隆之仇杀张步，天下豪杰归心。今陈希真虽杀了邝沙二位头领，也是出于不得已。倘能寻着了，还是劝他来聚义好。愿兄长思之。”宋江道：“他如果肯来，却胜于邝沙二人远矣，我岂肯再记前仇。只是知他在那里！”吴用道：“多敢在沂州。兄长如此爱他，小生愿亲自同戴院长往沂州踹缉，撞着了，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他来入伙。”宋江大喜。周通便道：“陈希真父女的模样，小弟都认识，愿同军师一往。”吴用道：“如此最好。只是再得一位勇力的兄弟，同去更好，万一那厮真个说他不动，竟刺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”李逵便大叫道：“既如此，我同了你们去。”吴用道：“你奇形怪状，恐吃人疑，却去不得。”李逵道：“你要我装聋作哑，便用着我，今去杀人，偏不许我上前！”戴宗道：“我们此去，都是作神行法，你要去便同了我们走。”李逵叫道：“阿也也！让你们去罢，我是不要作兴。”众人都笑。吴学究便教行者武松同行。宋江送他们四人去了。

次日，只见呼延灼上厅，俯伏在地启请道：“小弟前日失机败事，兄长只从薄谴罚，感愧交并。小弟自思，既是蔡京有言，肯送还嘉祥县、南旺营，小弟愿去收复二处地方，以盖前愆。不知兄长肯再用小弟否？”宋江连忙扶起道：“贤弟前日失机，原是公罪，故暂革去五虎将之职，法律如此，不敢徇情，贤弟休怪。我正欲收复二处地方，贤弟愿

去，有何不可。明日便与贤弟饯行，仍与单廷珪、魏定国、彭玘、韩滔同去。”呼延灼大喜。

第二日，宋江正调遣人马，要送呼延灼起兵，忽山下朱贵差人报上山来道：“店内有一军官，自称呼延绰，说要求见宋头领，并呼延灼头领。”呼延灼便起身禀道：“此是小弟堂房兄弟，向在延安为廉访使，端的一身好武艺。今到此处，不知何事。”宋江忙叫：“请上来相见。”小喽啰去不多时，引那好汉上来，先参拜了宋江，又与呼延灼相见。宋江看那呼延绰，生得面方耳大，膀阔腰细，果然英雄，便问道：“壮士远到荒山，有何见谕？”呼延绰道：“小人向在延安府充当廉访使，叵耐本官上司苛求太过，一口气上杀了那厮，亡命江湖。因闻得宋头领招贤纳士，替天行道，家兄在此，深蒙提挈，为此斗胆来投奔麾下，望赐收录，充一名小卒。”宋江大喜，便教与众弟兄相见，就在招贤堂上坐了第十四把交椅。便叫与呼延灼为先锋，一同领兵，往嘉祥县、南旺营去。呼延灼等领命，带领人马，杀奔嘉祥、南旺二处。那蔡京的两个心腹官员，闻梁山兵马到来，便开门投降，迎接呼延灼兵马。百姓只得扶老携幼，焚香迎接。呼延灼、呼延绰、单廷珪、魏定国、彭玘、韩滔一齐入城。呼延灼便传军令，尽洗嘉祥、南旺两处的百姓，以报昔日背叛之仇。可怜那两处的军民，不论老幼男女，直杀得鸡犬不留一个。差呼延绰回山寨报捷。宋江大喜，便仍叫呼延灼等五人镇守嘉祥县、南旺营，复了旧职。自此以后，梁山兵马每破了城池，常洗涤百姓，实是从这一回开手。

不觉已是六月尽的天气，吴用同戴宗先回山寨。宋江忙问陈希真的消息，吴用道：“小弟等四人，在沂州府城里城

外各处寻觅，竟撞不见他。如今倒另寻出个好机会，报与兄长得知。”宋江问：“什么好机会？”吴用道：“小弟看那沂州城内钱粮充足，各乡村人民富庶，高封那厮贪婪不仁，人人怨嗟。若攻取了来，山寨中却有一二年用度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此事虽妙，只是云天彪这厮好不利害。他镇守在景阳镇正当要路，此去恐难得意。”吴用道：“我也见到此，云天彪在景阳镇勤于训练，深得军心，此去真要小心。我已计较定了，那景阳镇东北上有一山，名曰神峰山，正当沂州、景阳冲衢的要路，我等先将一枝兵马守在神峰山口，着那厮们接应不迭，方可取事。不但如此，现在云天彪复兴烽火高墩，我等若从本寨发兵前去，不惟吃他预先防备，更恐兖州府飞虎寨的官兵半路上邀击，我们也老大不便。我想不如新近发青云山的兵马前去，狄雷兄弟了得，他那里有一万七八千人，都精壮可用。我来时已留武松、周通在彼等候，这里再请几位头领去相助，成功必矣。”宋江大喜，道：“军师真是高见，此事还须得军师亲自一行。”便首点霹雳火秦明。这里派没羽箭张清、董平、徐宁、丁得孙、龚旺、黑旋风李逵、陈达、杨春、孔明、孔亮、呼延绰、白胜，共十三位头领，只带百余名喽啰，改扮了，随着吴用齐到青云山来。狄雷等迎接上山，酒筵欢聚。

次日，吴用传令，教没羽箭张清、双枪将董平，带同徐宁、呼延绰、丁得孙、龚旺，共领七千兵马，攻打沂州府，“但见东门内火起，悉力攻打。那沂州府兵马都监黄魁，武艺了得，须防着他。”张清等领令去了。又对狄雷道：“云天彪那厮了得！他若来救沂州，必过神峰山。你可同武二、杨春，领三千兵去把住山口，休要放他一人一骑过去。直等

我大事成功，即来接应你收兵。切勿轻与他战。”狄雷领令去了。又教跳涧虎陈达，同孔明、孔亮、周通，共带二千兵马，在胭脂山各村庄上收罗油水，就移兵去接应秦明的兵马，同去助张清攻城；沂州乡庄只有安乐村、卧牛庄最富庶，就教霹雳火秦明，同崔豪、姚顺，带二千兵马，先打两处庄子。秦明、陈达等领令去了。却教白胜带领二十名精细喽啰，扮演了趸进城去，探听消息，东门内觑便放火，接应张清的兵马。白胜领令去了。派令将毕，李逵大声道：“这番又用我不着么！”吴用笑道：“我早留下一项差使，正要派你去，你却先嚷起来。”李逵问：“甚差使？”吴用暗忖道：“此人太莽，去亦无功。但教他去游奕村落，助助声势，亦无妨碍。”便道：“你可带领步兵三百名，沿途哨探接应。”李逵欣然领令去了。吴用在青云山寨坐等捷报。按下慢表。

却说云天彪自那日由嘉祥起程，一路上观看形势，甚是辽阔，见有旧设烽火高墩，尽皆坍塌。因想到梁山强寇贪婪无厌，吴用又诡计绝人，如其遍处寻衅，兗沂二州亦可径到。现在虽无其事，亦当早备不虞。因即咨檄各处，将烽火台各复旧制，传令守汛弁兵，加紧防守，毋稍疏忽，遇有贼盗，递相举报。不日间回到景阳镇，护理官送交印信，各营官弁齐来禀安。天彪便问道：“近日青云山、猿臂寨二处强徒，尚知敛迹否？”众将对道：“匪徒畏相公虎威，近日毫无举动。”天彪道：“虽如此，汝等总宜格外防守，不可懈怠。”众将诺诺称是而退。护理官请内衙复叙，并送交云太公书信而去。天彪拆阅家信，得知太公身安，甚为欣慰；并知陈希真父女现在刘广处一事，叹息不已。正欲消停数日，

命驾往访。

这一日，沂州府高封差人投文，因府城修整完固，移请督同阅视。天彪即于次日进城，会同查阅，果然城郭如新，砖石坚固。高封治酒相请，接谈之间，都是套谈，并无关切。只因一佞一忠，平素本不相合，不过共事一方，各完门面而已。其余各官稟安道候，不必细表。又因拈香拜客，住了两日出城，遂传谕绕道到安乐村，便拜刘宅。

不多时到了刘家，公人投进名刺。刘广正与希真在后堂闲谈，见了云天彪的名刺，便对希真道：“云亲家来也，我与你同去见他。”希真欣然，即偕刘广出厅相见。天彪已在厅上。希真看那天彪，果然天表亭亭，轶类超群，心中先已敬佩。天彪见希真仙风道骨，仪度非常，便向刘广道：“这位想就是东京陈道子兄了。”刘广道：“正是。”希真道：“久钦山斗，未识荆颜，今日驾临，实为深幸。”天彪道：“渴慕大名，相见恨晚。小弟前在东京，极欲奉访，因公程迫促，无缘相遇。难得仁兄适到此间，真天赐也。”彼此欣然就坐。刘广道：“亲家嘉祥一役，威震人寰，未知几时回署的？”天彪道：“因人成事，一无功绩。方于旬日前返署，现因公事由城里而来，专诚奉候两兄。”希真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在尊府蒙太公厚谊，多多打搅。本欲趋叩台阶，因知阁下王事勤劳，尚未进谒。”天彪亦道：“岂敢。”又道：“家父来示，云及仁兄到此原委。小弟于未接家信之前，先见东京殿帅府一角公文，即为仁兄之事，并牵连令爱，甚为惊异。料想其中必有不平之事，正在无计。到底如何起衅，再望细谈。”刘广道：“一言难尽。总而言之，高俅该死。”希真遂将丽卿打伤高衙内说起，从头至尾，直说到冷艳山遇

贼，云太公相留，现在权避此处的缘故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天彪叹道：“世事不平，英雄遭屈。难得贤父女如此有才有勇，甚为敬佩。当天子圣明，必有昭雪之期。即如亲家怀才不遇，亦是暂且之事耳。仁兄乐天安命，毫无怨尤之气，真是可敬。”希真道：“吾兄过奖。小弟因游心方外，已无心于世，故尔一切荣辱得失之事，勉强看开耳。”

正说间，刘麟出来告：“请太亲翁便饭。”刘广便邀天彪进内厅去，希真亦同进去，只见里面酒筵早已摆好，彼此相逊入坐。三人席间畅谈，酒至数巡，天彪对希真道：“吾兄超游物外，固是高旷，但据吾兄这副奇才，似宜先为朝廷出一番大力，然后恬退，方是正理。”刘广道：“小弟也这般奉劝道子。据道子说来，实是道味已深，世味已淡。”希真道：“弟非不知君臣大义不可轻弃，但因时运一定，不能妄求。更兼自幼好阅丹经，参究秘籍，性之所近，专在于此。至于今，日引月长，个中玄理，略解一二，愈觉爱恋不能忘怀。承吾兄之劝，只好看日后机会何如，再行定见耳。”天彪叹息不已。三人又复纵谈一切，情投意洽。希真又提及太公相待之情，天彪因记得太公信中，命其照应希真，便道：“仁兄在此，离敝署不远，弟意欲屈吾兄过临，盘桓朝夕，千万勿却。”希真欣然领诺。刘广亦道：“相去无多，可以常来常往，彼此皆不寂寞。”三人说说笑笑。酒饭毕，天彪遂命备舆，邀希真同回景阳镇。

二人辞了刘广，一同起行，不多时同到了景阳镇署内。天彪邀希真到一所精舍坐地，从人看茶，二人坐谈。希真看那里面，两旁架上，图书卷帙，鱼鳞也似排着；正中间供一幅关武安王圣像，又供一部《春秋》，博山炉内焚着名香；

桌案边架子上，竖着那口青龙偃月钢刀，套着蓝布罩儿。天彪指着那部《春秋》道：“小弟不揣愚陋，窃著《春秋大论》一编，囊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尚不曾脱稿。昔年泰山居士孙复曾著《春秋尊王发微》十二卷，便是我的粉本。我看那孙复之论虽好，却嫌他有贬无褒，殊失圣人忠厚待人之意。今我此编，颇与他微有不同。”说罢，便取那稿本与希真看。果然议论闳博，义理渊深，希真十分惊服。那天彪与希真食则同案，寝则同榻，十分爱敬。希真每念起刘广那封回书在张百户处，深自忧虑，时常对天彪说起。天彪道：“这不妨事。仁兄恐此地不稳，不如仍到舍下家父身边去。令爱或在此，或同去，都好。只是目下天气炎热，且待秋凉动身。”希真犹豫未定，有时回刘广家看看，慧娘时常把术数劝解，希真只得暂住在云天彪处。光阴迅速，不觉已是七月初旬天气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群居家小，忽遭意外干戈；失势英雄，另建草茅事业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 宋江焚掠安乐村 刘广败走龙门厂

却说陈希真在云天彪署内盘桓，光阴迅速，已是七月初旬天气。那刘广家中老小，安闲无事，慧娘、丽卿与二位娘子商量，安排酒脯瓜果，一同乞巧。慧娘道：“我们今年乞巧，不如到后面晒台上去，又高，又凉快有风。今年的七夕，月姊与天孙同度，巧云飘渺，必定分外鲜妍。”众人甚喜，便叫使女养娘们预先先把晒台打扫干净。

次日正是七夕，看看天晚，刘广已命刘夫人备下酒筵，同两个儿子请刘母出庭来庆赏七夕。刘母道：“我今日早上《高王经》未诵满，晚上要补足。既如此，生受你们，我出来略坐坐便了。”那希真已在景阳镇吃了，天彪留住。丽卿、慧娘、二位娘子，便将那纠办的香花瓜果酒醴一切供养，你一盘我一盒的都将出来，叫养娘们先去插了香烛，盛了净水，将供养都去铺陈好了。刘夫人见他们要去乞巧，预先安排酒饭，着叠他们先吃了。慧娘为首，同丽卿等人去禀告了刘母、爹、娘，去后面乞巧。刘母、刘夫人都笑道：“恭喜今年乞个好巧，你们大家都吉祥如意。”

四人欢欢喜喜，都来到后面晒台边。丽卿一向性急，撩起罗裙，踏着梯子，三脚两步先跳上台去了。这里二位娘子道：“秀姑娘脚小走不来，我们一个在先，一个在后，扶着你上去。”慧娘道：“不必，二位嫂嫂先请，我有养娘们扶

持。”二位娘子便先上去了。上得台来，只见丽卿在那里四面瞭望，喝彩不迭。回头看二位娘子道：“二位嫂嫂，太阳落山好久，怎么天上还是这般通红？你看这些房栊树木，好象笼罩在红绡纱帐里的一般。”二位娘子道：“便是奇怪，却从不曾见。”说不了，慧娘已上台来。三人正指与他看，只见慧娘定睛细细一望，大惊失色，叫声“呵呀”，惊得往后便倒，面如土色。三人同两个养娘都吃一惊，连忙扶住，问是什么。慧娘道：“我等合家性命，早晚都休也！你等不知，这气不是什么红光，这气名曰赤尸气，兵书上又唤做洒血。这气罩国国灭，罩军军败，罩城城破，所罩之处，其下不出七日，刀兵大起，生灵灭绝，俱变血光。却怎地罩在我们村庄上？我们这些人却怎好也？”三人都将信将疑，还要问时，慧娘道：“快请爹爹上来。”丽卿道：“我去。”飞跑下去了。

不多时，引着刘广上来，慧娘与二位娘子把这话细说了一遍。慧娘道：“吉凶在天，趋避由人。孩儿常对爹爹说，此地当遭刀兵，想是就应在此时了。望爹爹做主，速速携家远避，可免大难。”刘广沉吟半晌道：“我儿，你果然看得准么？”慧娘道：“孩儿受师父指教，自己又参悟得，那得有错！快把细软先收拾起，我看这气已老，起得不止一日了，看来还挨不到七日，多则五日，少则三日，吉凶便见。”刘广道：“我们一时搬到那里去？只有定风庄乡练李飞豹，我同他认识。虽然认识，却不甚亲近，怎好就去投托？想来除非到你孔叔叔家里。我们且下去商议。”众人都下了高台。刘广同夫人说了，夫人道：“秀儿的话比神仙还灵，怎好不依！我们赶紧收拾，慢慢禀告婆婆。”刘广道：

“有理。”众人都点灯烛，纷纷乱乱去集叠细软。众庄客都知道了，也有信的，也有笑的。

那刘母正在佛堂面前，跪念《高王经》，见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，便起身查问。刘广不敢隐瞒，只得实说了。刘母坐下道：“你去叫了秀儿来。”把慧娘叫到面前，刘母道：“你这贱人，发甚么昏！无缘无故撺掇你老子搬家，待要搬到那里去？我请问你！”慧娘道：“禀告祖母：孙女委实识得望气，今见刀兵将到，大灾临头，故劝爹爹请祖母避难。”刘母骂道：“放屁，什么大灾不大灾！一家灰火，移入别家屋里，从新再搬回来，遗亡物件，再吃别人笑话。你这贱人，着什么邪！单是你会望什么娘的气不气，天下不会望气的人，都好死光了不成？”刘广道：“方才那气果是奇怪，孩儿也从不曾见过，母亲却不看得。孩儿往常也听得他们出过师的说，军营中不论城池营寨，有血光黑气下罩，皆主凶兆。又兼本村社庙前老柏树夜哭，多人都听见。秀儿之言，宁可信其有。”刘母便骂刘广道：“你这畜生也来混说！偌大年纪，听个女孩儿驱遣，连我前都不来禀明，七夕佳节，却恼我动气。那个再敢乱说搬家，我老大拐杖，每人敲他一顿。”骂得刘广诺诺连声，不敢再响。刘母直骂到二更天，方去睡了。

慧娘到刘夫人房里来，向着娘垂泪道：“孩儿是为一家性命的事，祖母如此阻挡，怎好？不成束手待毙？”少刻，刘广同两个儿子进房来。刘广问慧娘道：“我儿，你果然不错么？恐你万一拿不稳，认真弄出笑话，却不是耍处。”慧娘道：“阿呀，连爹爹都疑心起来，这事怎好？孩儿如果看错，由爹爹处治。”刘广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趁老奶奶睡熟，

大家连夜先把要紧的东西打叠起，把车子装了。”回顾刘麒、刘麟道：“你兄弟两个带几个庄客，先押运到沂州城内孔厚叔叔家里去。明日便写信去景阳镇，追你大姨夫回来，老奶奶不肯动身，也好央他代劝。”二刘领命，大家都去收拾，瞒着刘母忙了一夜。天色未明，已将那些东西满满装了 two 辆太平车子，二刘便带了五七名庄客，押着运了去。

早上刘母起来，刘广领着夫人、慧娘、两个媳妇上堂请过了安。刘广上前求告道：“老娘容禀：非是孩儿乱听秀儿的话，只因青云山和那猿臂寨两处的强人，时常有心看相这几处村庄，只惧惮着云亲家镇守景阳，不敢蠢动。不是孩儿夸口，若自己不落职，亦不怕那些贼男女怎的。如今无尺寸之权，我这庄上又没个守望，万一那厮当真来，却怎生抵挡？孩儿愿奉请老娘，到孔厚家去暂住几日，另寻个稳善的所在迁移。”那刘母隔夜的气还未曾消，听了这话，未及开口，慧娘又说道：“万一那厮们有见识，先截住神峰山口，再烦恼此地，景阳镇呼应不及，莫说这几个村庄，便连沂州府也摇动。闻得那山口营汛上只得五十几名官兵，济得甚事！”刘母大怒，指着刘广骂道：“你父女两个，都敢是失心疯了！好端端居在家里，无故见神着鬼，夜来我这般训诲，大清早又来放屁。佛祖云：家有《高王经》，兵火不能侵。我每日如此虔诵，佛力维持，甚么刀兵敢到这里？不见上面所载，当年高欢国孙敬德诵了千遍，临刑时刀都砍不入。我活了这七十多岁，永不曾见过甚么是刀兵，你们这般嚼舌！”慧娘笑道：“都要见过，方才算是有，孙敬德砍不落头，祖母又几曾见来？这等说，天下凶恶囚犯，只要会念《高王经》，都杀他不成了？祖母不听爹爹的言语，恐后悔

不及也，望祖母三思。”刘母气得暴跳如雷，拍着桌子大骂：“贱婢！把我当做甚么人，这般顶撞。将什么凶恶囚犯来比我么？”刘广同夫人齐喝慧娘道：“小贱人焉敢放肆，还不跪下！”慧娘只得跪了。刘母连叫：“取家法来！”刘夫人只得捧过戒尺来，跪下道：“婆婆息怒，待媳妇处治这贱人。”刘母劈手夺过戒尺道：“谁稀罕你献勤，好道扑杀苍蝇！教这贱人自己伸过手来。”二位娘子一齐跪下去求，那里求得。

却说丽卿当夜将希真的法宝行头收拾了，又帮他们集叠了一夜，早上梳洗毕，正在楼上掠鬓，听得下面热闹，忙赶下来。胡梯边撞着刘麟的娘子，道：“卿姑娘快来！只有你求得落，老奶奶打秀姑娘哩。”丽卿忙赶到面前，双膝下跪道：“太婆看丫头面上，饶了秀妹妹罢。”慧娘已是着了好多下，刘母见丽卿下跪，连忙撇了戒尺，扶起道：“卿姑请起，不当人子。”便骂慧娘道：“本要打脱你的手心皮，难为卿姊面上，饶你这贱骨头，起去！”慧娘拜谢了丽卿，哭着归房去了。刘母又把刘广夫妻痛骂了一顿，弄得合家都垂头丧气，谁敢再说。

丽卿与二位娘子都去看慧娘，只见他靠在几儿上，脸向着里只是痛哭。丽卿笑道：“秀妹妹烦恼则甚！什么娘的刀兵不刀兵，那怕他千军万马团团围住，我那枝梨花枪也搅他一条血衿堂，带你出去。”二位娘子道：“秀姑娘且莫性急，从长计较。”慧娘道：“我只恐时不待人，早得一刻是一刻。大姨夫不知几时来，也好与他设法再劝。”丽卿笑道：“太婆真不肯去，我倒有个计较：太婆最喜饮高粱烧酒，一醉便睡。待我去劝他，把来灌醉了，扛在车子上，不由他不走。

便是半路上吃他醒了叫骂，已是白饶。”二位娘子笑道：“这却使不得。”引得慧娘也笑出来。不说慧娘只盼望希真回来，心似油煎。不觉挨到天晚，养娘来请吃晚饭，慧娘只得来到面前。刘母兀自板着脸没好气。

众人正吃饭时，只听泼刺刺一声响，一只鸽子钻入屋来，随后一只角雕追进来，抓了那只鸽子夺门而去。丽卿放下饭碗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弓箭不在手头，造化这亡人！”慧娘大惊，推开椅子大叫道：“快走，快走，难星已到了！”众皆大惊，只见刘母摇摇头叹一口气。慧娘跪倒面前，拖定祖母的衣服，磕头捣蒜也似的道：“祖母，祖母！我并不虚谬，再挨着，都是刀头之鬼。”刘母回转手，椅子边捞过拐棒，向慧娘没头没脑的劈过来。刘广夫妻都手足无措。

正吵闹间，只听庄外鸾铃响亮，一人飞奔进来，气急败坏，正是陈希真。大叫道：“祸事了！青云山贼兵遮天盖地价杀来也，景阳镇官兵都起。我来时卧牛庄已都沉没，贼兵已在桃花堰，就要到此处，我们飞速快走！”原来桃花堰离安乐村只得五里。众人都大惊失色，刘母立起身道：“当真？”刘广道：“叫庄客们快备牲口。”希真道：“腰间带些盘缠，手头细软也备些。”慧娘道：“细软早上已都运到孔叔叔家里去了。”正说间，只听得庄外人喊马嘶，只见刘麒、刘麟都归跑进来道：“贼兵已在攻打沂州，城门都闭，车子进不去，现在只好寄在龙门厂雷祖庙内，留几个庄客同车夫在彼看管。贼兵就到，为何还不走？”慧娘发恨道：“那里肯依我的话，直弄到如此！”刘母吓得只是发抖，说不出话。刘广上前道：“母亲，母亲，你休要惧怕，我们大家管住你。”众人乱纷纷的扎抹，备马，取兵器，点火把。

希真道：“且休乱，定个主意，怎样保老小？”刘广对两个儿子道：“你等同我管住祖母，余外丢开。”刘麒、刘麟怎敢不依，便对二位娘子道：“母亲全仗贤妻护持。”二位娘子应道：“丈夫放心，再得大姨公助我们方好。”希真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丽卿道：“我只好管着秀妹妹。”刘夫人道：“丈夫须要小心。”慧娘道：“我跟定卿姊不妨事，爹爹、母亲不必记挂。”刘广扶持刘母上了头口。那刘母口里不住的“南无佛，南无法，南无僧。佛国有缘，佛法相因，常乐我静。人离难，难离身，一切灾殃化灰尘”，颠三倒四价念那《高王经》。

此刻安乐村各家已都得知了，霎时间一派哭声，携儿挟女，觅母寻爷，分头逃难。刘广家内妇女并使女养娘们，幸而都会骑牲口；二十多庄客都省得武艺，各持兵器护从。那刘麒的娘子使一口雁翎刀，刘麟的娘子使一对雌雄剑。忙忙乱乱，出得庄门，只见丽卿早已绰枪挂剑，骑以枣骝马上。只听西边村庄上喊声大震，鼓角喧天，贼兵已到。众百姓抛儿弃女，自相践踏，各逃性命，哭声震天。火光影里，已望见“替天行道”的杏黄旗，当头大将正是霹雳火。刘母、刘夫人心胆俱裂，大家一齐取路，投东而走。欲过大溪木桥，转弯往南去，只见桥上人已拥满，两边都挤落水去；不移时桥梁压断了，满溪里都是人。刘广等见了，只得沿着山再往东走。已到安乐村东边尽头，只见林子里飞出一片火光，无数贼兵都在火光背后，正是黑旋风李逵的步兵，顺风胡哨杀将来。东风正大，黑烟卷来，人马皆惊。刘广叫道：“左有高山，右有大水，前有烈火，后有追兵，这却怎好？”希真忙叫一个庄客，就地下挖起一把沙土来，念动真言，运

口罡气吹入，撒开去。只见一阵怪风，飞砂走石，把火头倒吹转去，烧得李逵并那些贼兵，叫苦连天，各逃性命。刘广等趁势闯出村口。行得不远，又一片喊声，拥出一二百兵马来。只见丽卿挺枪跃马，大喝一声，当先冲杀过去。这里众英雄各奋神威，带领庄客，舞剑抡枪，一拥杀上。好一似虎入羊群，那一二百人都落花流水的散了。

众英雄护定老小，只顾往前走。前面已是丁字坡，那条大路一头往南，一头往北。刘广回顾老小人等，幸喜一个都不失散，并无损伤，稍为放心。杀声渐远，大家都下马就坡上少息，商议投奔的所在。望那安乐村，已变做了一座火焰山。慧娘问希真道：“大姨夫来时，可知道神峰山口失陷不曾？”希真道：“我也恐贼兵在那里堵截，对你公公说。你公公说不妨，已预先准备了。倘得那里不失陷，你公公必能来救，贼势不久便退。我等若迎上去投他，一则路远，二则贼多，又恐杀不出。不如先投定风庄去，那里有碉楼濠堑，李乡练又同你爹爹认识。”刘广道：“贼兵骤来，我恐府城里不作准备，吃那厮们打破，那肯便退。”希真道：“不妨，城里已有准备也。昨夜云令亲的青龙刀啸响了一夜，早上正同我说吉凶，日中便接着沂州的飞报，说孔厚拿获了梁山上的细作白日鼠白胜，并喽啰十五名，禀交高封，审出情由。这贼兵都是青云山来的，城里已点兵守城。接连又得你的书信，我即忙回来。”刘广道：“我等细软家私，都运在龙门厂神霄雷院，不如到龙门厂去。”希真道：“我说定风庄近，投北去恐撞着贼兵。”慧娘道：“方才我们出来是酉时，此刻走得没多路，不过酉未戌初，天马在午，正南大吉。”刘广道：“既如此，就投定风庄。”

说不了，只见正南上火光冲天，喊声大起，逼近来。众皆大惊，刘广忙扶了娘上马。众人一齐都上马，投北便走。不多时，撞着一队贼兵，正是陈达、孔明、孔亮的兵马，来接应秦明、崔豪、姚顺，同去打城。秦明等劫了安乐村，正杀过来，合兵一处，将刘广、陈希真等一班英雄老小都裹在乱军之中。那知道正南上的兵马，倒是他们的救星，他们却反投北去，也是数该如此。当时众英雄在乱军里面，彼此不能相顾。话内单表刘广同两个儿子，紧紧护着刘母，只往前厮杀。拦头一员贼将，乃是跳涧虎陈达。当时陈达大喝道：“你是甚么鸟人，敢在大军内乱搅！”刘广更不答话，拍马舞刀，直取陈达。陈达正抵敌不住，斜刺又来了旄头星孔明，双斗刘广。刘广奋勇厮杀，孔明、陈达败走。刘广回头不见了刘母并两个儿子，心里甚慌，急转旧路杀回来，一口刀逢人便砍，竟寻不见母亲。刘广越慌起来，遏不住心头乱跳。不防黑影里弓弩射来，一枝箭正中腰窝，坐不住鞍辔，跌下马来。背后陈达已到，举刀劈面就剁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却得刘麒的娘子一马赶到，大喝：“谁敢动手！”挺手中雁翎刀敌住陈达。那孔明又转来相助，刘广已跳起身来，抡刀步战，希真也保着刘夫人赶到。三位英雄，两马一步，又杀退陈达、孔明。刘广道：“我的娘在那里？”又要杀转去。希真道：“太亲母好象已在前面。”刘广便转身往北追。希真道：“你受了伤，步战不便，我的马让你骑。”刘广便骑了希真的马，希真步下提枪保护。

且说孔明、孔亮、陈达聚在一处道：“这是一伙甚么人？如此猖獗，休吃他走了。”便呐喊杀拢来，声声吆喝：“不要放走这几个牛子！”后面又有崔豪、姚顺的人马拥上

来，四面贼兵围住。希真、刘广、刘麒的娘子保着刘夫人，苦战不得脱。刘广只叫得苦，希真一时也用不迭那都筹大法。正危急时，只见孔亮一边人马大乱，火把丛里一位女英雄杀入来。你看他撕去红纱衫儿的两只袖子，赤着两条雪藕也似的臂膊，舞动梨花枪，纵开枣骝马，好一似降魔的哪叱太子，风掣电卷冲进来。众人见丽卿到来，大喜，忙护着刘夫人，杀上前来接应。丽卿大叫：“爹爹见秀妹妹否？”孔亮不识高低，便去抵敌，吃他一枪对心窝里刺个正着，翻筋斗撞下马去，一道灵魂回梁山泊去了。贼兵乱窜。希真道：“我儿前面开路！”众人护着刘夫人，奋勇杀开一条血路，透出重围。希真顺便夺一匹马骑了，大家离得贼兵已远。那刘母、刘麒、刘麟、刘慧娘、刘麟的娘子，一切庄客仆妇养娘，俱失陷在贼里。陈达、崔豪等见他们勇猛，不敢便追，恰好秦明也到，大家说有如此一伙人，孔亮被他坏了。秦明大怒，便要奋力追上。忽报：“正南上一彪乡勇，为首一个军官，是长髯大汉，十分利害。周通哥哥抵敌不住，败下来，伤了好些人。”秦明转怒，便同陈达、崔豪、姚顺、孔明杀奔正南大路去，不来追赶希真等人。

却说希真、刘广等都去溪涧边鹅卵石滩上息下，星光下，刘广中的那枝箭透入数寸，拔出来血流不止。希真看了箭疮如此深，也大吃一惊。暗里又辨不出血色，不知有毒也无。刘夫人忙撕下袖衫儿的里襟，与他裹定。刘广道：“我娘的性命好道休也，我再去寻来！”希真、刘夫人一齐劝道：“你这般伤痕，去不得了。”刘广喝道：“你是媳妇，也这般乱说！”便忍着疼痛提刀上马，怎奈疼痛难忍，跨不上鞍鞵，跌倒在地。希真、刘夫人忙去扶住。希真道：“姨丈

依我言语，你们在此，待我再杀转去，务要寻了太亲母出来。”刘广咬着牙齿点点头。丽卿在旁叫道：“爹爹在此保护，不要离开。孩儿总还要去寻秀妹妹，接应他们，一同救了太婆出来。”希真道：“既是你去，须要小心。”丽卿绰枪上马，重复杀入虎窟龙潭去了。刘麒的娘子已带重伤，战斗不得，撇了刀，倒在露水滩上厮唤。刘夫人流泪，一面按摩刘广的箭疮，一面念诵着道：“天地佛爷，可怜见婆婆一生好善，丈夫孝敬无罪，得能转凶化吉，垂佑则个！”刘广果然觉得疼痛减了些。希真自去滩上那鹅卵石堆里，只顾口诵真言，步罡踏斗价禁咒。只见正南上天都通红，哭声不绝。

刘广等了许久，不见丽卿消息，更耐不住，又要上马自去。忽见一人匹马单刀奔来，希真只道是贼，忙提枪在手。再近来一看，却象是刘麒。刘广、希真齐叫道：“我们在这里！”刘麒下马，见了爹娘甚喜。刘广道：“祖母那里去了？”刘麒道：“孩儿保着祖母寻爹爹，不意祖母、兄弟都失散了。孩儿寻了几次不见，又恐爹娘有失，追寻到此。”刘广听罢大怒，拿过刀来便杀刘麒。慌得希真连忙劝住。刘广骂道：“畜生，叫你保护祖母，你撇下他自己走了，谁要你来看着我！”吓得刘麒俯伏在地，不敢则声。希真道：“姨丈息怒。”刘广又骂道：“如今用不着你这畜生，待我自去！”便飞身上马。希真、刘麒忙追上去，不到得一望之地，刘广箭疮迸裂，又跌下马来，晕了过去。希真、刘麒忙去靠住，叫了半晌，才醒转来。刘夫人也赶到，哭着叫道：“丈夫耐耐。”便对刘麒道：“我儿，你快去罢！”刘麒连忙提刀上马，仍回旧路。刘麒的娘子看见，痛哭不已。

刘麒赶到乱军中，没命的杀进去，来往寻觅，可怜那里

见个踪迹。忽然撞着丽卿，浑身血污杀将出来。丽卿道：“哥哥见他们么？”刘麒道：“别人由他，只是我失陷了祖母，爹爹要斩我。我救不出祖母，回去不得了。好妹妹，帮我同去寻寻。”丽卿道：“我方才遇一员贼将，载了四五车的妇女。我恐秀妹妹也在内，杀败那员贼将，只见车内都是别人家的妇女，邻舍王美娘亦在内，我也无暇救他。再杀转来，却撞着你。我听那壁厢喊杀连天，枪炮震动，这些狗男女都纷纷投南去，不知是那里的兵马同他厮杀。我和你索性望正南上去寻，或有些踪迹。”二人便一齐纵马往南去，将近丁字坡，天已黎明，只见满地男女老少的尸骸纵横，血流成渠。刘麒道：“我祖母多敢是休也，这却怎好？”丽卿道：“不到黄河心不死，索性再上去，寻不着也是无法。”

正说着，只听山坡上有人叫道：“哥哥、妹妹快来！”二人抬头看时，只见山坡上一个小庵，刘麒认得是白衣观音庵，只见庵前一人开门出来，手持黄金双锏，喊叫他们，正是刘麟。二人大喜，忙纵马上山坡，到庵前。刘麟道：“你等冲散后，我同浑家保着祖母，冲杀不出。祖母胃脘病又发，他坐的马又受伤了。是我挟了祖母，投这庵内，将祖母藏在佛柜里面。我孤掌难鸣，只得关了门，从门内张望，盼个人来，同救祖母出去。”刘麒大喜，便同丽卿进庵下马，佛柜内扶出刘母。那刘母哭道：“虽承你们救我，我却不愿活了。是我心里糊涂，不识好言语，累你们遭此大祸。你们顾自己去，由我这老骨头死罢。”刘麒跪下垂泪道：“祖母休说这般话，爹爹、母亲眼巴巴的盼望，请祖母就去。”刘母哭着问道：“我那秀儿心肝肉怎的了？”丽卿道：“正还不曾……”刘麒忙接口道：“秀妹妹已在前面，祖母放心。趁

此时贼兵稍散，快请动身，再挨着，恐那厮们掠进庵来。”刘母道：“我胃口疼得紧，骑不得牲口。”刘麒道：“孙儿背了你去。——只是将甚么兜缚？”刘麟便去僧房内寻看，那几个和尚影也不见，却寻出些酒肉来。大家都饿了，就乱吃了一回。劝刘母吃些，刘母那肯破荤。把那几匹战马，都去后面菜地里，由他啃嚼。刘麒、丽卿问道：“二嫂也冲散了？”刘麟垂泪道：“他已身带重伤，又同一个贼将厮杀，失手死在乱军里了。我救祖母要紧，那里还顾得他。”说罢，止不住痛哭起来。刘麒、丽卿大惊。

众人又悲哭了一回，刘麒便将大士面前两挂长幡扯下来，兜了刘母，背上，扎缚得牢了，便提了三尖两刃刀上马。刘麒、丽卿都上了马，各拿了兵器保护着。出得山门，远远的望着胭脂山脚西边大路上，那些贼兵将打劫的油水，大小车担解回山寨去；正南上喊杀连天。众人下了山坡，一路投北去，幸喜不遇贼兵。丽卿见路上已是太平，便道：“二位哥哥保了太婆去，我再去寻秀妹妹。”说不了，喊声大起，一彪贼兵斜刺里冲出来，阻住去路，比夜里的更是利害。原来正是狄雷、武松、杨春，抢神峰山口不得，奉吴用号令，知白胜失陷，景阳镇官兵已出，速来接应秦明、张清等，火速收兵，所得油水先运上山。也是刘母、刘麒难星入度，巧巧撞着。丽卿大叫道：“二位哥哥顾着太婆，跟我来！”便左手舞枪，右手抽出青镵宝剑，旋风儿也似的卷过去，大喝：“让路！”二刘保着祖母，一齐冲过去。丽卿正遇着武松，步马相交，狄雷、杨春三面夹攻，众喽啰一齐来助。二刘保着祖母，只好各顾自己混战。丽卿见贼兵愈多，不敢恋战，长啸一声，往横头闯去，开一条血路走了。狄雷

等三人惊讶道：“那里杀出这一个女子，却恁般勇猛，竟被他滑了去！”有几个喽啰道：“正不知那里来这女子，听说在大军中混杀了一夜，没人近得他。”武松道：“如今军师号令，去接应秦明要紧，这女子只好由他去。”三人便催兵往南杀去。只见东边一阵兵马，呐喊扬威杀来，正是沂州府都监黄魁，见解了围，引官兵追到，与狄雷等两军相遇，开旗大战。

却说丽卿一抹地枪挑剑砍，冲出重围，却撞到西边大路上。回看刘麒、刘麟、刘母都失散了，便纵马到那土岗上瞭望，只见各处烟尘障天，喊杀之声盈耳，那队贼兵都投南去，并不见刘母等人的下落。丽卿想道：“厮杀了一夜，救不得一个人出来，怎好回去？爹爹便不骂，也须对不过二姨夫。方才那两个，不知是什么强盗，倒也了得。不要管他，再杀上去，寻他们不得，便多砍些头颅来，也好壮观。”便插了剑，双手抡枪，拍马下了土岗，仍复杀转来。未到一望之地，只见树林内转出五七十喽啰，把许多妇女都反剪了，连连串串的牵着走，后面老大的杆棒赶打。那号哭之声，那里听得。丽卿又恐慧娘亦在内，便大喝一声奔上前，杀散了喽啰，细看里面，却又没有慧娘。正待转身，只见后面又是许多喽啰，拥着一个大王。那个大王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，鬓边插一枝秋海棠，赤着上半截身子，露出一身肱 肱筋，系一条销金包肚红搭膊，着一双对掩云跟牛皮靴，骑一匹高头卷毛大白马。丽卿却不认得，那大王便是小霸王周通。那周通马旁边一个喽啰，背上驮着一个女子。丽卿看见，吃了一惊。那女子大叫：“卿姊救命！”果然是刘慧娘。丽卿便来抢夺。

看官听说：原来周通并不干正经，只带领喽罗各处抢掠妇女。这慧娘自半夜里与丽卿失散之后，在乱军中不见一个亲人，心急意乱。其时天昏地暗，星斗无光，那里辨得东南西北，幸亏得一双慧眼，看黑夜如同白昼，便纵马加鞭只顾望黑地里无人处乱走。不防遇着二三十火把，都是周通部下的喽罗，当时把他捉了去，献与周通。周通把火来照看，那曾见过这般美貌娉婷，欢喜得浑身发寒噤，魂灵儿飞去半天里，忙吩咐不许绑坏了，只叫一个老成喽罗驼着，厮傍着马前进。周通当时恨不得就回山寨，只恐吴学究埋怨，只得勉强再巡逻着。慧娘在那喽罗背上，正没法寻死，恰好正撞着丽卿到来。

当时周通却认识丽卿，一见了大喜，叫道：“我的心肝，那里不寻遍，你却在这里！”便拍马舞枪来捉丽卿。丽卿正挺枪奔过来，交马不到两个回合，被丽卿一枪刺中肩窝，一个倒栽葱拄下马去。丽卿那有工夫去杀他，忙顺手带定了那匹空马，便来夺慧娘。众喽罗见搦翻了周通，发声喊，撒了慧娘，一哄都散了。那周通连滚带爬逃了性命，前面那几个喽罗救了去。丽卿忙拉慧娘骑在周通的马上，保着他投北就走。只见背后一骑马追来，大叫：“二位妹妹少待！”丽卿、慧娘回头，只见却是刘麟，也杀得浑身血污，气急败坏到面前道：“哥哥与祖母竟不知去向了，这却怎好？我本要再寻转去，怎奈贼兵都是生力军，越杀越多，战马又受了伤，实在支持不得也。”丽卿道：“我已寻得秀妹妹，只好先送了他到前面，再作商量。”慧娘流泪道：“卿姊既说大姨夫也在前面，快去与他商量，必定有妙策，好歹要救祖母、哥哥出来。”

大家都奔到夜来的那石子滩上，却又不见了希真、刘广一千人。丽卿大惊，道：“明明记得是此处，兀那不是二姨夫折断的那枝血箭还在，他们却都到那里去了？”众人正惊疑间，只见后面尘头大起，风吹胡哨，鼓角震天，大伙贼兵追来，望去何止一千余人。只听得一片声叫：“陈丽卿想逃那里去！”此时丽卿、刘麟都已人困马乏，刘麟的战马已倒，眼见是走不脱。便使人不乏，马不倒，也只得丽卿、刘麟两个人，又要保着慧娘。这两个便都算了三头六臂的哪吒，也怎生与这一千多生力兵马相持？务要问个明白，只好请看下回。

## 第八十三回 云天彪大破青云兵 陈希真夜奔猿臂寨

却说丽卿等三人正寻不见希真、刘广，心中惶惧，只见后面大队贼兵追来。看官须知：这一路贼兵，并非凭空捏造，你道是那几个？便是张清、董平、徐宁、呼延绰、龚旺、丁得孙。原来这六筹好汉正攻打沂州城，忽接吴学究的军令，说机谋已泄，景阳镇救兵都到，攻必不利，速速收兵，会合各路，全师归山。六筹好汉急忙遵令退兵，来到此地，正遇着周通带伤来见，诉说遇见陈丽卿，吃他伤了一枪，投北去了。随行的喽啰又说道：“得知孔亮哥哥也吃他坏了。”六筹好汉一齐大怒道：“这贱人焉敢如此！我等就追上去，誓必生擒活捉了来。”周通道：“这婆娘果然了得。”张清道：“那怕他了得，叫他先吃我一石子。”董平道：“周兄弟平日只管说起陈丽卿怎样了得，我倒要会他。”呼延绰道：“小弟上山无寸箭之功，愿擒了他来献与众位。”徐宁道：“我也随了你们去。”四筹好汉吩咐龚旺、丁得孙将人马去接应各路，又多派军汉送周头领先回山寨将息。这里四人带了一千人马，飞风追来，声声只叫拿住陈丽卿。

丽卿对刘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得不同他拚个死活。”刘麟道：“正是。”慧娘跳下马来道：“二哥、卿姊，休要顾我，这马二哥骑了去。”那慧娘便看看两边，决意要寻个自尽。正忙乱间，那贼兵已逼近来。丽卿、刘麟正要放马，忽

听背后刮刺刺起一个震天震地的惊霆霹雳，贴着地往前面打过去。只见霹雳到处，那滩上的鹅卵石子平空飞起，随后希真一马飞到。希真又念念有词，向巽地上呼风，只见狂风大起，那滩上布过罡气的石子，遮天蔽日价起来，随着狂风满天飞舞，骤雨雹子般的落往那贼兵队里打过去。那些贼兵魂飞魄散，喊不迭的神灵垂祐，又只恨爹娘不与他生个铜头额、铁脊梁。只见连人带马打倒无算。张清头上也着了一下，鲜血迸流，几乎落马，身上不消说得。四筹好汉都伏鞍而逃。欢喜得个丽卿扑着手不住口的喝采。希真见石子落尽，贼兵都退，方收了风势，对刘麟等三人道：“我道此地凶多吉少，把姨丈等都先护送到神霄雷院，急忙转来寻你们。这些贼果来寻死，却吃我先准备了。如今祖母、大哥、二娘子都何在？”刘麟道：“都失陷了。”希真伤感不已，说道：“如今且同回神霄雷院，再计较。”

四人便都起，刘麟仍把那马与慧娘骑了，到得那神霄雷院。那龙门厂是僻静之处，有许多得命的百姓也在。被几个庄客先看见，便道：“老爷等都在后殿的楼上。”四人齐进去，刘夫人正叫庄客们去行李内寻出些金创药，与刘广、刘麒的娘子敷治，见他们进来，忙问消息。四人细说前由，刘广、刘夫人、刘大娘子闻知刘母、刘麒失陷，不知生死，二娘子阵亡，一齐放声大哭。众人无不悲恸。刘广便教慧娘起一数，看看吉凶。慧娘拈着符头，掐指寻纹，心中大惊，口里不敢直说，但云：“灾星尚未退，不久便有救。”却私对希真道：“此课大凶，祖母与大哥俱有牢狱之灾，杀身之祸。大哥或有救星；祖母本命乘死炁，挨不到六七日子了，这便怎好？”希真听了这话，一发焦急，对刘广道：“我等都

已人困马乏了，且过一夜，明日我同卿儿再去寻觅，务要得个实信。”刘广顿首拜谢。慧娘道：“孩儿看此地天英星坐镇，有吉无凶，居几日不妨。”当晚希真意欲收视内观，开辟元关，探个吉凶消息，争奈整日价厮杀劳顿，百神扰乱，再也澄不下。

且慢表希真、刘广都权息在雷神庙，却说张清等四筹好汉兵马，吃希真的都筑大法一阵石子打得七零八落，逃走了性命，查看军士，打死了小半，其余带伤者无数。董平、徐宁、呼延绰也略伤了些。大家说道：“不料这贱人却会妖法，早知不去惹他。”正说间，只见小校来报道：“狄雷头领杀败黄魁，秦明头领也得了胜。那些乡勇都退入定风庄去死守，请众位将军速去策应，定风庄就好破也。”董平大喜，对众人道：“若打破了定风庄，钱粮却不少，须速前去。”便请张清领带伤的兵马后面屯住，却与徐宁、呼延绰三个头领，督令精兵，前来助战。

且说那定风庄的乡练使李飞豹，自前半夜率领乡勇来剿贼，杀至丁字坡，遇着秦明厮杀。直战到天明后，贼势浩大，黄魁的官兵又退，抵敌不住，退入定风庄。秦明、狄雷赶到，四面围住攻打。碉楼上灰瓶金汁，弓弩枪炮，雨点也似的往下打。渐渐也支持不住，庄里哭声喧闹，幸亏黄魁又来声援。那黄魁虽然骁勇，争奈兵微将寡，那防御阮其祥，上起阵来全不济事，只望后面退。正在支持不得之间，忽报西南上杀气冲天，枪炮动地，景阳镇官兵齐到。狄雷忙领兵迎敌，只见那官兵旌旗严肃，部伍整齐，也是心惊。两军便交锋合战，景阳镇的兵马端的如虎如黑，中军队内五百名砍刀手，捧出一员大将，凤眼蚕眉，绿袍金铠，青巾赤面，美

髯飘动，骑一匹大宛白马，倒提偃月钢刀，大骂：“无端草寇，焉敢犯境！”杨春拍马来迎，只一合，天彪青龙刀起，杨春身首异处。狄雷见天彪斩了杨春，大怒，抡两柄赤铜锤，直奔天彪。天彪挥刀迎战，十余合，胜败不分。武松舞戒刀来夹攻，天彪不慌不忙，施展神威，大战二贼。背后秦明也到，忽听得景阳兵阵后一个号炮，飞起半天，两旁喊声大振，左有谢德，右有娄熊，两位团练使分两路抄出，截断归路。只见天彪的兵马，翻翻滚滚，变成常山阵势，铜墙铁壁价裹来。秦明、武松、狄雷困在垓心，死战不脱，亏得董平、徐宁、呼延绰狠命杀入来，谢德、娄熊抵敌不住，吃救了出去。却又遇见黄魁，大杀一阵。

李飞豹望见官兵得胜，也放下吊桥，开了庄门，领乡勇来助战。只见阴云四合，惨雾漫漫，半天里一团黑气罩下来，空中无数精兵猛兽，力士天丁，纷纷杀下，乃是沂州府太守高封，带领三百名神兵亲到。云天彪只顾驱兵掩杀，那阵里的枪炮，好一似轰雷震电着地卷去。青云山的贼兵，那里挡得住，杀得大败亏输，弃甲抛戈而逃。高封追到五里，便收了法。原来高封的妖法，只有五里路好使，再过去便不灵；便是当年他哥子高廉的妖法，亦只有七里路好使：却怎及得希真的都篆大法，包含先天真乙之妙，变化无穷。

当时天彪直追过卧牛庄方回，斩获无数，夺了许多器械马匹，大获全胜。原来天彪自初八日中午得了孔厚的飞报，与希真商量，料道贼兵必从鳌背踵来，堵截神峰山口。那鳌背踵虽是条正路，却两边树木丛深，百草丰茂。天彪即火速传令，就叫那山口营汛里五十名官兵，先去就彼放火，烧断贼兵进路。狄雷等领兵杀到鳌背踵，吃大火阻住，只得绕道

由皂荚岭进来。比及赶到山口，天彪已领大队兵马渡过神峰山了。谢德问云天彪道：“恩相在先何不就在皂荚岭埋伏，截杀狄雷，岂不大妙？”天彪道：“你那晓得兵贵养气，不在遇敌便斗。若先与狄雷厮杀，把人马都用乏了，怎好救此地？只图赢狄雷，却弃了沂州府，岂不是贪小失大，正中吴用的计。”谢德拜服道：“恩相神算，真不可及。”这一场胜仗，幸亏得孔厚先捉住了白胜，断了内线，城中先有准备；又亏云天彪救兵来得早，虽失了几个村庄，却不吃贼兵全得了便宜去，皆二人之功也。

且说贼兵败回青云山，宋江正差时迁来探听消息，吴用大惊。查点人马，坏了孔亮、杨春二位头领，伤了张清、周通二位头领，失陷了白胜一位头领，李逵被火烧去髭须，风沙眯了两眼，先已救回山寨，其余马步头目军兵折了五千余人，此外中箭着枪受伤者无数，虽打破几处村庄，得了许多钱粮油水，金银子女，却是功不补患，吴用大怒道：“吾自用兵以来，未尝遭此大败。今误了众位兄弟，皆我之罪。”一面差戴宗、时迁先回梁山报信，“我随后就回，誓必兴兵灭了沂州府、景阳镇，以报此恨。”便问狄雷道：“白胜兄弟失陷在城内，怎生去救得他出？”狄雷道：“闻得那东城防御阮其祥，这人最贪财，高封最听信也。小弟差人去他那里，多费些金银，通了关节，先留了白胜的性命，再去劫牢救他。”吴用道：“正合吾意。我恐沂州城内经此一番，加紧防备，倘劫牢不便，不如诱他解上济南，就半路上救他也妙。须要机密小心。”便留周通、张清在青云山养病，李逵两眼已好，同了吴用回梁山。

却说戴宗、时迁回梁山报与宋江，宋江大怒，便要尽起

山寨兵前往报仇。戴宗道：“军师就回，待他来商量。”不日，吴用同众好汉一齐回山，宋江便议起兵。吴用道：“要报此仇，非大队兵马，必不济事。云天彪那厮极会用兵，更兼高封有妖法，须得公孙先生一行。只是这一番厮杀，若非旷日持久，不能成功。东京一路，虽不必忧，也防赵头儿另委别个，可叫梁世杰夫妻再写信去，托他丈人周旋。别的都不害事，我只恐大队兵马一出，运粮之路甚是不便，兖州府飞虎寨的兵马虽不敢十分猖獗，他若来劫我粮草，阻我归路，这个伎俩却能。那时瞻前顾后，却甚费力。那飞虎寨总管真茂，虽也有些武艺兵法，却为人狐疑不决；那兖州知府，更不在话下。小生之意，不如先去打破了兖州、飞虎寨两处，一者绝了后患，二者也好取那里钱粮使用。那时长驱大进，直捣沂州，还怕甚么！猿臂寨仍不归顺，便一总剿灭了他。”宋江道：“此计最妙。”当日便点李应、杜兴、孙立、孙新、顾大嫂、乐和、邹渊、邹润、解珍、解宝、时迁，共十一位头领，带领马步军三万，吴学究为军师，——倘若得了两处，便分派十一位头领镇守。——克日兴兵。又差杨雄、石秀，往青云山助狄雷，救白胜。按下慢表。

却说那日云天彪大败贼众，掌得胜鼓收兵，会合了高封、黄魁。天彪请高封速发号令，抚救百姓，一面申报都省，并查勘被难地段人口，分别赈恤。天彪又对高封道：“李飞豹这人，才勇出众，堪以重用。屈在乡练，却是可惜。”高封道：“我早晚便保举他升授团练，调去沂州城外西安营把守。”

天彪别了高封，领兵回景阳镇，发放三军都毕，即忙差得力军弁去探听刘广家口人等的消息。正要退衙，只见辕门

官稟道：“沂州有一差官，说有机密事禀见相公。”云天彪唤来，只见那人相貌清奇，吏员打扮，向天彪声喏施礼。天彪一看，在刘广庄上也曾会过，认得是沂州的当案孔目孔厚。天彪大喜，忙下座答揖，让到客厅相见。天彪道：“先生何事到此？沂州保全，幸仗先生之力。”孔厚道：“小吏有机密事禀报。”天彪道：“左右皆吾心腹，但说不妨。”孔厚道：“阮其祥那厮，苦死要与令亲刘防御作对，昨日在乱军中撞着刘大公子背负着祖母逃难，他竟把作贼人擒捉。刘大公子寡不敌众，连刘母都遭那厮擒去，却特地瞒着总管。阮其祥又买通白胜，诬扳刘防御父子作梁山内线，拷逼刘防御的财帛。大公子不招，已吃了刑法，连刘母也下在班馆。今日又接着高太尉文书，说东京捉着了陈希真家内王苍头，从张百户处追出刘防御的回书，已知陈希真藏匿在刘广家。提出刘公子来审问，公子抵死不肯承认。高封将刘母请入后堂，甜言哄骗，刘母却被他赚出来。现在严拿刘广、陈希真，那刘母并大公子眼见难活。小吏官微职小，拗不过，因想总管相公是他至亲，特地偷身来此商量，怎生救得。”天彪听罢大惊，想了半晌，说道：“我无别法，只有去向高封处替他二人分割。但他二人此时不知在何处。多感先生大德，请先回府，下官即来也。舍亲在狱，山高水低，还望足下照看。”

天彪送孔厚去了，独坐书斋，半晌没摆布处。正待唤从人备马上府，忽报刘二公子到，求见。天彪大喜，忙接进来。刘麟拜见毕，诉说：“全家避难在龙门厂雷祖庙内，家祖母并家兄都失散了，本要去投孔厚，因小妹慧娘说城中杀气甚盛，为此不敢去。家父说只好聒噪太亲翁，来此暂住几

日，再购房产。”天彪道：“贤侄只知其一，现在宅上另有一起奇祸，孔厚才去……”便把上项事说了一遍。刘麟大惊，几乎跌倒，便道：“太亲翁可好相救？”天彪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你速去请你爹爹一千人，先来我处躲避。便避不得，也送到我父亲处。令祖母、令兄，我再设法去救。我弃了官也不打紧，好歹要与高封剖个曲直。你快去，我便上沂州府也。”刘麟忙出衙上马，飞奔回龙门厂去了。这里天彪带了三五十个亲随，都是关西大汉，各跨口腰刀，飞奔沂州。

却说刘麟一口气到了雷祖庙，报知此事。众人一齐大惊，刘广叫苦道：“这却怎好？既蒙云亲家高谊，不如就去。他与高封同僚，或说得下。”希真道：“断乎去不得！去了不但自己无益，反害了云亲家。若到云太公处，千里迢迢，带着老小逃难，更不稳便。高封那厮怎肯听人情，云亲家不去说还好；今已去说，云亲家为人心肠耿直，性如烈火，素来又看不得高封，不来头与高封闹起来，这祸愈速。我想这事，皆是我来害你，怎敢不生条计救太亲母、贤甥还你。”刘广道：“姨丈怎说这话，你只要有妙策救得我的娘，要我怎地，我都依你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云天彪着体己人到。刘广唤到楼上，那人呈上书信，说：“家老爷快请二位老爷并官眷，速到景阳镇去。现在城里城外各乡村，挨门逐户查拿二位老爷。若不趁早动身，必遭毒手。”希真答道：“虽承尊上救援，我们委实去不得，去了两边不美。我写回信与你，多多拜谢尊上。”希真便写信谢天彪，又劝他从长计较，切不可与高封恶识，便将信付了那体己人。那体己人又苦劝了几番，刘广、希真是不肯，那人只得领了回书去了。慧娘道：“此事

药线最紧，既要救祖母、大哥，又要避得自己之难，大姨夫速速定计。”希真道：“自然。”丽卿道：“孩儿不如同爹爹趲进城去，刺杀了高封、阮其祥两个狗头，岂不完结了。”希真道：“你不要来乱说。”希真打发一个精细庄客，趲进城去，到孔厚家探消息。那庄客领命，又恐天晚赶不出城，急忙去了。

当晚，刘广、慧娘、刘麟等，都在后殿楼上商议。陈希真独自一人在楼下，千回万转没个生发，心里念里只有走那一条路，只是碍着道理，又不好向刘广说。绕着那回廊走去走来，地皮都踢光了，把一个足智多谋的陈道子，弄得半筹都拍划不开。只见月色盈阶，银河耿耿，希真不觉走近雷祖面前，看那香炉边有一副杯玦。希真动个念头，便向神前跪倒，叩头无数道：“弟子陈希真与刘广，终能报效国家，不辱令名，当赐弟子一副立玦，圣、阴、阳三者，俱不算。”祷罢，捧过杯玦望空掷去，月光下，只见那副杯玦壁直的立在阶下，希真吃那一惊。只听胡梯上脚步响，看时却是慧娘下楼来。慧娘道：“大姨夫主意若何？”希真道：“未得良策。”慧娘道：“甥女有个见识，不好便向我爹爹说。我想只有猿臂寨的苟桓，认识我爹爹，又感激大姨夫的洪恩。他那里有四五千兵马，事到其间，也说不得，何不竟去投奔他，哀求他发兵，打破沂州，只救俺祖母、哥哥何如？”希真叹一口气道：“我想了许久，也只有这条门路，方才如此向神灵祷告。”指着阶下道：“兀那不是一副杯玦还立着。”慧娘看了，也是惊异。希真道：“事不宜迟，便去向你父亲说。”

希真收了杯玦，叩谢神恩，便同慧娘上楼。只见刘广坐

在那床上只是哭，刘夫人、刘麟、丽卿都坐在旁边。希真道：“襟丈怎样计较？”刘广道：“我主意已定，高封那厮止不过要我的家私，我把带来所有的都与了他；再不肯时，我便挺身而出，由他碎刀万剐，只要他完我的娘活便了！这几个孽障，都托与姨丈罢。”刘夫人、刘麟、慧娘听了，都放声恸哭。希真道：“你这却是甚么意见！你便舍了一百条性命，也救不出太亲母、大贤甥。”刘广道：“依你却怎地？”陈希真道：“我有妙计，恐你依不得。”刘广道：“我已说过，不论汤里火里都依你。我此刻箭疮已好，竟无痛苦，你快说！”希真就把投苟桓求救的计说了，刘广听了泪如雨下，叫道：“襟丈，听我说！我同你都是大宋臣民，活着是大宋的人，死了是大宋的鬼，你怎说这没长进的话，岂不是上辱祖宗，招那万世的唾骂？”希真道：“襟丈，你也听我说：须知忠孝不能两全，你依了我，报效朝廷有日；不依我这计，眼见太亲母有杀身之祸，如何解救？况这事药线甚紧，那里去耽搁十日半月，再迟疑一时半日，遭了那厮毒手，悔之晚矣！”慧娘道：“大姨夫的话也说得是，望爹爹权且依了，祖母的性命要紧。”刘广道：“日后却怎的？”希真道：“日后再说日后的话，……”

说不了，只见到孔厚家去的那庄客奔回来，喘着气说道：“老爷快走罢！高知府要带做公的亲来此踹缉了。”丽卿跳起来道：“这厮亲来最好，捉这厮来先与太婆、哥哥偿命。”希真喝住了他。刘广忙问：“老太太、大衙内怎地了？”庄客道：“老太太、大衙内险被高封斩了，已自上了绑索，只争不曾开刀。却吃阮其祥劝住了。”众人大惊，问其原由，庄客道：“云总管见了高封，替老爷再三分割，争

奈高封全不容情。云总管发怒，与高封争执，要与高封到都省质对。高封也怒，立意要先害老太太、大衙内，与白胜一齐斩首。阮其祥说斩了白胜一千人，恐老爷到案没把柄，因此才都放了，仍旧监下。这都是孔老爷对小人说的。孔老爷又说，此庙内切不可再存留，高封正猜疑此地，要亲来稽查，请老爷速避到别处，再作计较。城里实是盘詰得紧，小人进去吃查问了多次。”只见刘广霍地立起身，便要下楼。陈希真扯住道：“襟丈往那里去？”刘广道：“去看看我娘，便死在一处到也安耽，哥哥与我报仇。”希真那里肯放，说道：“姨丈，你不要心乱，但依我言语，管要救太亲母出来。”刘麟、慧娘都跪下痛哭。刘广道：“依你便怎么？”希真道：“你依我方才的言语，如救不出太亲母，我誓不立于天地之间。”刘广道：“既是姨丈拿得稳，全仗着你。如此，我们就走。”便去唤醒那几个庄客车夫，套好那两辆太平车子；刘麒麟娘子伤痕未愈，也载在车子上；其余众人都上了头口，点齐火把，连夜动身，投猿臂寨去。希真见刘广身体无事，甚是欢喜，说道：“我也在军营里多年，每见箭疮如此深重，多是性命不保，今姨丈如此好得快，岂非孝感所致。”

众人连夜奔走，天色发白，已到芦川渡口，觅了船只，流到那岸。刘广对刘麟道：“此去猿臂寨不远，你可先去报信，不要造次，我等在此等候。”刘麟领命，挂了双铜，纵马前行，一二程路，到那山南燉煌边。只见林子里一棒锣响，跳出五七十喽啰来，喝道：“兀那牛子，留下买路钱，放你过去！”刘麟高叫道：“列位好汉，我非过客，是苟大王的故交，来探望他的。”众喽啰道：“说了姓名，好去通

报。”刘麟道：“我姓刘名麟，排行第二。我爹爹刘广，与苟大王、范大王都是至好。”众喽啰道：“原来是刘防御的二公子，快去通报。”

却说苟桓，表字武伯，河南卫辉府人氏，乃是战国时名贤苟变的后裔。苟变有大将之材，子思夫子也器重他，荐于卫君，卫君不肯用。到宋朝，这一支派流在卫辉。那苟桓的父亲苟邦达，政和年间曾为殿前都虞侯，端的是忠良正直，不畏权势，时常去恶识童贯，童贯恨他入骨。那时童贯主谋，要与女真国金邦讲和，夹攻辽邦，天子准了。苟邦达苦谏，天子不从。童贯就在天子前进了谗言，便将苟邦达下狱。童贯深恨苟邦达，与赵嗣真商议用计，在官家前奏称：“臣在辽时，曾见苟邦达时常遣心腹人与辽主往来，馈送礼物，有他的亲笔呈览。”天子听了一面之词，又见捏造亲笔，不觉大怒道：“怪道这厮要与辽邦讲和！”便传旨将苟邦达绑出市曹处斩，众臣都求不下。可怜那苟邦达一片丹心，匡扶社稷，竟被奸臣陷害，军民无不流泪。

那时陈希真已做了道士，闻朝廷要斩苟邦达，大惊，连夜见高俅，求他圣上前求救，那里救得。童贯知道苟邦达还有两个儿子苟桓、苟英，武艺了得，恐日后为害，又假传圣旨，捉拿苟邦达的眷属进京，除灭了以杜后患。苟邦达的夫人闭门自尽，只拿了苟桓、苟英两弟兄到来。希真一闻此信，又素知苟桓是个英雄，再四哀求高俅设法救拔他兄弟两个。原来高俅自富贵之后，最好风水，见希真有块坟地在东京城外凤凰山内，端的水抱沙环，龙飞凤舞，多少高手地师都说此地当发十八世公侯将相，希真却葬了他的浑家。高俅方才晓得，正要商量谋算他的，一时不便开口。适值希真来

求他救苟桓兄弟，高俅假醉着笑道：“仁兄要我救苟桓不难，须知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仁兄肯把那凤凰山的牛眠佳城相让，我立救苟桓。”希真便一口应承，认真把浑家的灵柩移去别处葬了，将那地献于高俅。高俅得了那地，大喜，连忙设法与希真定计，差心腹人依计就半路上放了苟桓、苟英，只做了个中途脱逃。也免不得费了些钱财，买通了童贯的左右。高俅又去里外打点，童贯前弥缝。童贯却被瞒过，便各处行文严拿。

那苟桓、苟英得了性命，兄弟商议投奔何处去。苟英道：“不如去投真将军。”兄弟二人夜行昼伏，赶到马陞镇，来投指挥使真祥麟。那真祥麟乃是苟邦达旧日帐下的将弁，山东曲阜县人氏，受过苟邦达的恩惠，最有义气，一身好武艺，深晓兵法，为人精细。当时收留了苟氏弟兄，住了多日，怎奈缉捕得紧，真祥麟便弃了官职，同了苟氏兄弟，逃奔山东沂州府兰山县范成龙家。那范成龙与真祥麟至好朋友，也是能文能武，深通算法，最有家财，好结交英雄豪杰，开一个骡马行，又在本县充当里正。怎奈那骡马行仗，官府科派徭役十分烦重，范成龙有时被人擗掇不如落草，范成龙却不肯下得。那日真祥麟领了苟氏弟兄投奔到来，祥麟说起是旧日的小主。范成龙见了甚喜，便藏了他三个人在家里。范成龙又与刘广相厚，引了他们三人见刘广。刘广说起希真迁葬献地与高俅的话，并将出希真称赞他兄弟二人的书信。苟氏弟兄方知性命全是希真再造，当时放声大哭，遥望东京叩头，对天证盟，誓愿为希真效死。

那范成龙的父亲，曾做过开封府尹，曾将高俅发遣过。高俅富贵，欲待报仇，范成龙的父亲已死，数日内新任兰山

县知县到任。那知县却是高俅的一个门客，到任后放参点卯都毕，那知县便细察范成龙的祖贯脚色履历。范成龙闻知风声，大惊，便与苟桓等三人商议道：“这厮如此查察我，必然要与高俅报仇。我若不及早预备，必受其害。科派又煎熬不过。我想就不如权去落了草罢，不知三位肯同去否？”苟桓等三人想了一想，实是无路可奔，叹口气只得应了。三人问到何处去落草，范成龙道：“我常说起投北二百五十里那猿臂寨，有平地雷强大力，聚集七八百人霸占了，我们就去投他入伙。”真祥麟道：“仁兄与他向不通款，且先发封信去。”范成龙道：“他若不肯容留，就并了他。”商量定了，便将家财暗暗收拾起，将妻小先运开了。范成龙同苟氏弟兄、真祥麟，都带了兵器，点了五七十名没老小的士兵，只说奉知县相公的密谕，去访拿盗贼。到得猿臂寨，那知强大力那厮正如邓飞所说“不成器的小厮”，果不肯容留他们。吃那真祥麟用了条妙计，诱他下山，四筹好汉攒他一个，活擒了过来，招降了那七百多人，夺了山寨。范成龙见苟桓人材智勇，件件不及，便让苟桓坐了第一把交椅。那强大力受伤深重，将息不好死了。那苟桓同范成龙、真祥麟，并兄弟苟英，连本山七八百喽啰，并带来的五七十名士兵，不上一千人，占了猿臂寨。招兵买马，积草屯粮，数年来渐啸聚至四千多人，也免不得打家劫舍，抢夺客商。梁山上屡次来招致他们，众人都不肯从。刘广亦有书信，劝他们不可通梁山。

到了这日，苟桓探知梁山上来攻打沂州府，恐他来攻山寨，小心防备。后又探知梁山兵被云天彪战败回去了，众人都放下心。当晚苟桓得了一梦，梦他父亲苟邦达，金冠玉

珮，叫苟桓道：“明日大恩人到了，速去迎接。上帝怜我忠耿，已封我为神。你也在天神数内，切勿背叛朝廷，错了念头，坏我的家声。”苟桓惊醒。次日，正与众好汉说起，都甚诧异。苟桓道：“我的大恩人只有陈提辖，几日前闻知人说起，他恶了高太尉，逃亡不知去向，正在此忧苦，莫非是他到也？”范成龙道：“梁山兵马焚掠了安乐村，那刘广家不知怎的了。他与陈希真至亲，必有些风声，何不差孩儿们去探刘广的消息？”苟桓道：“是极。”正要差人下山，忽然报上山来道：“刘广的二公子刘麟，单骑到此求见。”众人都吃一惊，范成龙叫苦道：“想是刘广家都沉没了，只逃得刘麟来也。”忙迎接上山。刘麟诉说：“家父同姨夫陈希真，被官府、强盗逼得无路可奔，齐来投托大寨，望乞收留。”苟桓听见陈希真三字，那一天欢喜从九霄云里滚下来，忙问道：“我的大恩人在那里？”刘麟道：“同家父齐到了芦川渡口。”众人都大喜。苟桓连忙吩咐兄弟苟英：“跟随刘公子，迎上去接恩公并刘将军来。”又吩咐道：“须要穿了青衣去。见了恩公，务要亲身执鞭随镫，勿得怠慢。”苟英领命，随了刘麟先去了。苟桓连忙点齐合寨大小兵马，尽行全身披执下山，五里外排队迎接。自己也连忙换了青衣，同真祥麟下山去接希真，请范成龙守寨。范成龙道：“大哥与众头领都去，小弟何得落后，愿一齐去。”苟桓大喜，便一同下山。

且说苟英随同了刘麟，到了芦川渡口，迎着希真一千人。苟英上前参拜了，便来执鞭。希真那里肯，让苟英骑马，苟英也不肯，大家都下了头口步行。刘广的家眷都随在后面，一齐往猿臂寨进发。不多时已近山前，只见路旁无数兵马，旌旗蔽野，刀枪如林，一齐俯伏，高称“迎接”。那

苟桓擎着香炉，跪在路旁。希真忙上前扶住，回拜道：“老汉有何德能，敢劳如此恩礼！”苟桓那里肯起，噙着两汪眼泪道：“垂死囚徒蒙恩公全活，今见金容，如睹天日。”希真再三谦让扶起来，从人上前接过香炉。苟桓又与刘广等相见了。八个喽啰抬上一乘暖轿，请希真坐了。众人都骑了马。苟桓传令发放，号炮飞起，众军大呼虎威，一齐起去，散了队伍，面前头踏执事，开锣喝道，把希真抬上山去。

希真看那猿臂寨，果然雄壮：左有芦川，右有虎门，后面靠着峥嵘山，面前一望尽是良田桑木，水深土厚，直接青云山；山上要害之处，都有关口，松杉树木围抱不交，各处都有镇山炮位，吊挂着礮石滚木，精严无比。好多时，方到了山寨。那里又有迎接伺候之人，鼓乐喧天，寨门大开，把希真的轿子飞拥抬上正厅。众人都到。苟桓弟兄扶了希真出轿，去正厅中间摆一把虎皮交椅，纳希真去坐，二人叩头便拜，阶下大吹大擂。希真大惊。这一番有分教：烟霞笑傲，清流权作绿林豪客；锦绣城池，街市变成血海尸山。且请看：报仇雪恨英雄士，放火偷营娘子军。不知希真所惊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